Şi eu am iubit-o pe mama. *Mult, mult de tot am iu-bit-o eu pe mama, însă n-am apucat să-i spun. A murit, a murit de-adevăratelea şi eu n-am apucat să-i spun c-o iubesc, n-am apucat să-i mulţumesc că m-a adus pe lume.*

Ar fi putut să nu mă aducă pe lume. Dacă n-ar fi vrut să mă aducă [illegible] ori la Untu-rica cu cîţiva gologani legaţi în colţul batistei şi i-ar fi spus :

〔罗马尼亚〕扎·斯坦库 著

我多么爱你

— Iar am rămas grea, mătuşă. Am casa plină de copii. Nu mai vreau. Scap[illegible]

— Cum doreşt[illegible] ?

— Trage-mă şi pune-mi oala, mătuşă, poate nu m-o durea prea tare şi-oi sîngera mai puţin.

Dar a făcut bine mama că m-a adus pe lume ? Cu-noştea viaţa aşa cum o cunoşteau toţi oamenii de pe Valea Călmăţuiului şi totuşi a avut curajul să mă nască şi să-i mai nască şi pe cei ce-au venit după mine : Elisabeta, Ştefan, Stela.

O fîşie de nor se aşează în dreptul lunii şi dintr-o dată străveziul nopţii se întunecă. Tata îşi fumează mai departe ţigara. Norul lunecă, luna se arată iarăşi în toată plină-tatea ei.

Uitînd de tot ce s-a petrecut mai înainte, tata spune :

— Ia te uită ! S-a făcut noapte şi a răsărit şi luna !

— E noapte, tată, ba chiar e trecut de miezul nopţii !

— Se poate, zice. Se poate să fi trecut şi miezul nopţii.

Priveşte cerul, îndelung îl priveşte, bucată cu bucată îl priveşte. Cunoaşte fiecare stea şi fiecare grup de stele. Ştie cînd răsare fiecare stea. Ştie cînd apune fiecare stea. Odată, mai de mult, l-am întrebat :

— Cum se face că tu cunoşti atît de bine cerul ?

— M-am plimbat mult cu ochii pe el. M-am plimbat şi cu mintea. Nesfirşirile lui Dumnezeu sînt nemaipome-nit de frumoase.

— O fi Dumnezeu ?

— O fi, n-o fi, te-ar supăra dacă ar fi ?

— Nu.

— Atunci de ce întrebi ?

我多么爱你

〔罗马尼亚〕扎·斯坦库 著
张 增 信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ZAHARIA STANCU

CE MULT TE-AM IUBIT

EDITURA ALBATROS,

BUCUREŞTI, 1983.

我多么爱你

Wo Duome Ai N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4}$　插页 2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940

ISBN 7—5016—0004—X/I·5

书号 10208·281　定价 1.50 元

最初的回忆

母亲的乳房是苦的，
我吮吸出的乳汁多么苦涩！……
桑树的上方
乌云翻滚。

风把尘埃吹进我的眼睛，
一群饿狗围着我转。
我所看见的人们
赤着脚在流浪。

火有翅膀,但是不能飞，
它被禁锢在炉膛。
即使我们不向昼夜开门
它们也照样走进家里。

我因寒冷而感到恐惧。寒风刺骨。
我的躯体深深地感到寒气的獠牙。
我感到遗憾的是
没有把太阳缚在苍穹。

不是妈妈和爸爸的所有孩子，而仅仅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子女，在欧米达村我们的房子前面会面了。我说我们的房子，也就是我们所有兄弟姐妹们的房子，我这样说是不对的。我妹妹爱丽萨贝塔在欧米达村住了好多年的那所房子，如今已不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产业，而是她的房子，完全是她的财产。况且这所房子也不是从前我们在里面生、在里面长的那所老房子了。爱丽萨贝塔妹妹的男人瑟敏泽从我们这里，从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手里得到单独继承这所房产的文书以后，把旧房子拆了，在离老地基往南仅一步远的地方另盖了一所新房子，这所新房子和原来那所别无二致：又小，又黑。拆掉一所房子，就象死了人一样丧气。谁死了……反正是死过人……在那儿，在我妹夫瑟敏泽拆掉的那所房子里，跟我同名的祖父死在那里，我姐姐拉达和我哥哥阿历克塞死在那里，母亲也死在那里。父亲死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夹在厨房和我妹夫那个小铁匠作坊之间。而在新房子里咽了气的恰恰是那个用自己的钱和汗水盖了那所房子的人，也就是瑟敏泽妹夫。有什么好懊恼和悲伤的?!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在我们欧米达村的其他房屋里，死的人要比在我们的屋子里死的多得多。在一些屋子里，凡是在里面住过的人全都死了……全都死了……凡是在里面住过的人全都死了。对我们这些图多尔①和杜米特拉②、图多尔和马丽亚③、马丽亚和拉杜·欧奇安④所生的子女来说，我们的命运还算是好的。我认为，首先要数阿历克塞哥哥的命运好。

“可怜的小乖乖……可怜的小乖乖，”正象妈妈想起他的时候说的那样，“他只活了七天！既没有享受到生活的甜蜜，也没有尝到人间的悲伤和辛酸。”

拉达姐姐死得很惨，象任何一个被枪击中喉咙的人一样，她受了很多罪。她完全应验了民歌里的话，虽然对这有人相信，有人却不相信。民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世间谁有福？
未出嫁的女儿早入土；
世间谁能把福享？
半路夭折的小儿郎……

妈妈是在午夜去世的。几年以后，爸爸也是在午夜死去的。那时，我住在布加勒斯特，平时很少回欧米达村。有一天夜里（时值初秋），我突然在睡梦中醒来。不是什么嘈杂声把我吵醒的，而是觉得一股浓重的熏香味快使我窒息了。我连忙跳下床，拉开电灯，打开窗户，挨屋看了看，但愿不是房子因为有人大意起了火。空气中仍然飘着熏香味。我看了看表：半夜一点。我就让窗户那么开着，重又躺下去，并且睡着了。平常我总是在五点钟醒来。烟色的曙光笼罩着城市。我洗了脸，修了面，穿好衣服，带上早点，在六

① 作者的父亲。
② 作者父亲的第一位妻子。
③ 作者的母亲。
④ 作者母亲的前夫。

点钟的时候我已经坐在编辑部的办公桌旁了。我担任编辑的那家报纸上午出版，通常是十一点，而有一半的稿件连同编者按语和最新消息在早晨就写完了。到九点钟，我每天编辑工作的前一半已接近尾声。我离开编辑部，穿过胜利大街，走进卡普沙咖啡馆。在这个钟点，在开始为第二天的文章或报道物色一些题目之前，我习惯在那儿吸几支烟并喝上一杯咖啡。半个小时以后，采访记者萨弗和我弟弟什特凡在咖啡馆里找到了我。弟弟到编辑部找我是为了给我送信：欧米达村来电话通知他，母亲在夜里去世了。我为一次体面的葬礼置办了一应物品。在市场租了一辆汽车，随后便和什特凡弟弟一起动身去欧米达村。

过了五、六个小时，我们到达那里，泪眼模糊、面容消瘦的爱丽萨贝塔妹妹出来迎接我们。我问她：

“妈妈是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夜里，半夜一点。”

“你怎么知道她不早不晚是在一点钟死的呢？”

“她咽气的时候，夜间一点的火车刚好开过去，然后我又看了看钟 刚好是一点整。”

我走进屋里。妈妈直挺挺地睡在床上。在那张床上，她躺在我爸爸的身边睡过无数年真正的觉。她的脸是黄色的，如同涂了蜡。她的眼睛紧闭着，面容略微有些忧愁，而嘴唇……她的嘴唇早已失去血色，白得象纸。她戴着黑色的新头巾，穿着黑色的新坎肩，黑色的新裙子，黑色的新袜子，黑色的新鞋，—— 她一生几乎都是赤脚的，过了一辈子

贫苦的生活！她的双手叠放在胸前，手也是黄色的。小屋里散发着熏香和蜡烛的气味，烟雾凝重，空气污浊。妈妈穿着崭新的黑色寿衣，那被久病熬干了的躯体静静地躺在床上。我也有这种遗传病，毫无疑问，我也会得这种病而死去的。黄色的蜡烛和鲸脑蜡烛在燃烧，我们的呼吸犹如轻风使烛光摇曳。在妈妈闭着的眼睑下面是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由于长期艰难的生活，这双眼睛流出的泪水汇成了河，最后完全干涸了。她就是用这双眼睛看着我长大，看着我离开家庭和穷山沟的。

“你，”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小的时候就病恹恹的。有一年你连站都站不起来，后来连续两年都是这样。我当时再也没有力气抱你，就把你驮在肩上。我驮你把我肩上的皮都驮厚了，就象长期拉套的牛，脖梗子的皮变厚了一样……”

我真想俯下身去，解开她的坎肩，从领口一直解到胸部，然后再解开她雪白的衬衣（这件衬衣她一次也没有穿过，而是把它保存在箱子里临终时穿），抚摩她的双肩，尤其要抚摩一下那只驮过我的肩膀，那儿也许至今仍有一块厚皮。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也没动。周围的人使我感到赧然，我还是呆立在那里。来为妈妈哭丧并参加她的葬礼的本村和邻村的亲戚们望着死者。他们瞻仰完了死者以后也瞥了我一眼。爱丽萨贝塔妹妹对我说：

“我和妈妈点着灯睡在这间小屋里。你知道，妈妈从前老是怕黑，所以要点着灯睡觉。昨天夜里她醒了以后，喊着

求我把蜡烛给她点上。

“‘干吗要点蜡烛？

“‘我要死了。我觉得我马上就要死了。’

“我把灯挑亮，出了小屋，走上大路，来到列娜姐姐家里，让她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妈妈要死了。我回来以后点上蜡烛，把它放在妈妈的手里。这时列娜姐姐也来了。

“‘你回去，’妈妈对她说，‘叫醒你的男人，让他到神父那里去，请神父来给我做弥撒，然后再让他到邮局去，往布加勒斯特打个电话，叫孩子们都回来，我要看看他们，我好久都没见到他们了。催他们快点回来，说不定我还能赶上看他们一眼。’

“半夜一点钟的时候恰恰驶过了一列火车，把窗户都震响了。妈妈手里拿着蜡烛靠在墙上。她突然尖叫了一声（我还从来没听见过那样的尖叫），同时嘴里涌出一股鲜血。几分钟以后她的身子就凉了。人很快就死了，人一死身子也就凉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不说话了，两眼干涩地呆立在那里。她对死尸已经习惯了。她也不怕夺走了妈妈生命的死神。

死神要拉着女尸或男尸的灵魂绕着房子和庭院走三天。出了躯壳的灵魂在哭泣，但是人们看不见灵魂的眼泪，也看不见这些灵魂。

“泽利古察①，’我姐姐艾宛杰丽娜说‘泽利古察．你为

①扎哈里亚的爱称。

什么这么长时间没回家？”

她把目光转向什特凡弟弟，也把他训了一顿。亲戚们默默地听着，虽然没说话，但眼中却充满了责备的神色。

“泽利古察,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回家？”

通常，有些话听过之后就忘到脑后了。可是，我姐妹们的这些话却铭刻在心，仿佛一些沉重的铅块压在我的心上。（我今天写这些段落的时候，我就是从心底深处掏出了这些话。）为什么我很长时间没回家？没回来就是没回来！为什么我姐姐老是用这样的问题来难为我呢？

我突然想起来，爸爸还活着。妈妈已经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爸爸还活着，他一定呆在附近的什么地方。白色的蜡烛在燃烧。黄色的蜡烛在燃烧。小屋里弥漫着蜡烛的烟气。所有的窗户（实际上只有唯一的一扇窗户）已经打开，可是外面很热，可能比屋里还热，所以停放着妈妈遗体的那间小屋一点也不透气。我冲爱丽萨贝塔妹妹转过头去,请求她：

“带我到爸爸那儿去。”

我们从亲友们身边挤过去，来到外面。

“到房后去。”

我们跟着她来到房后。场院里有两个草棚和一堆码成圆形的牛粪饼。草棚的那边长着一些野生的、带刺的洋槐属的荆棘。爸爸光着头呆在太阳地里，坐在一个枯树墩子上抽烟。他的脸又黑又粗糙，象土坷垃似的，两鬓已经斑白。同爱丽萨贝塔一样，他的眼睛也是那么干涩。他脸上

长满胡须，已经有三、四天没刮脸了。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衬衣（平时，他特别喜欢穿干净的衬衣出门）和一件胳膊肘打了补钉的黑毛衣。脚上的鞋子又旧又破。他先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了看什特凡弟弟，仿佛不认识我们。我明白了，我应该马上在脑子里找一些该对他说的话。我思索着，脱口说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干吗坐在这个树墩子上？坐了多久了？”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我只是在这里晒晒太阳，好让我的老骨头暖和暖和。从昨天夜里，打你妈死了以后，我的骨头就僵了……我的骨头完全僵了，怎么也缓不过来……我在这里晒晒太阳，大概从今天早晨我就在这里晒太阳了，我等着我的骨头缓过来。”

我咬紧牙关，咬着舌头，咬着嘴唇，直到咬出血来为止。

什特凡弟弟还年轻，可能比天使还脆弱。他忍不住，突然失声痛哭起来，那声音很刺耳。

爸爸从光滑的老树墩子上站起来，走近我弟弟，训斥他说：

“笨蛋,你怎么啦？”

“妈妈,”什特凡弟弟回答道,“妈妈死了……”

爸爸不做声了。我继续咬着腮帮子、舌头和嘴唇。我看见他在望着场院。他在寻找什么。他说：

“这儿,在我们的场院里曾经有一棵白杨树。”

“对，”我回答他，“曾经有一棵白杨树。”

我用手向他指着从前长着白杨树的地方。

“那儿。”

“对，”爸爸说，“我们的白杨树确实长在那儿。是在那儿，不是在别的地方。”

此刻，我弟弟的哭泣变成了呜咽。爸爸不安地问我：

“可是，咱们的白杨树后来怎么样了？”

“你把它砍了，”我回答他说，“我小的时候，你根据爷爷的说法要在它的树根那里找到财宝，你把它砍了……”

“是这样，”爸爸说，“我早就忘了是我把它砍了。”

“爸爸，你一生砍了很多树吗？”

“很多。但是我也栽过很多树。有时当我砍掉一棵树的时候，我的心在哭，仿佛我砍了一个人。”

他又坐在树墩子上，说：

“可能这个树墩子就是那棵白杨树的一部分。”

树墩子几乎没有皮了，光溜溜的。

“不是，”我对他说，“我们把那棵白杨树劈了，把它烧了，用它生火了。整整一个冬天我们都是用那棵白杨树取暖的。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树墩子是一段桑树……”

爸爸感到奇怪。

“哪棵桑树？”

“房前的那棵桑树。”

他越发迷惑不解：

“可是，房前那棵桑树还在那儿呀。”

“不，爸爸。现在房前长着的那棵桑树是我们说的那棵桑树的小树，而那棵老桑树只剩下我们坐的这个树墩子啦。”

我不做声了。爸爸也沉默了。只有什特凡弟弟还在哭。

八月中旬的天空是湛蓝的，晴朗的，炎热的。空气中散发着被骄阳炙烤得龟裂的泥土气息，散发着晒焦的干草的气味，散发着行将枯萎的树叶的气味，当风从铁路那边向我们这里徐徐吹来的时候，也带来了向日葵和成熟了的葡萄浓郁的芳香。有人在铁路那边种了向日葵。葡萄园离得稍微远一点，在丘陵上，但是，已经成熟了的葡萄的香味还是飘到了我们这里。

场院的深处，在洋槐属的荆棘的旁边，长着又高又肥实的酸模和苋菜……酸模叶……苋菜叶……我喝过用苋菜叶做的汤。我喝过用酸模叶做的汤。我毕竟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并且长大了。

“财宝，”爸爸说，“你刚才提到的财宝，我找了很多年。我想找到它，想把它挖出来，随着金币的响声我就能把贫穷赶出咱们家门了。我没有找到。可能我没有福气找到它……可能咱们家的人谁也找不到……”

他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他又抽了一口。后来他就把手里的烟忘了，把它忘了，忘了再抽了。现在屋子里和场院里一片宁静。没有人再哭妈妈，没有人再怜悯她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走进屋里，在炉灶那儿耽搁了一会儿，

回来的时候兜了满满一衣襟面包圈。死人有死人的事，活人有活人的事。死人再也不需要什么了。活人会饿，会渴。你得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她给了我们每人两三个面包圈。

“吃吧，吃吧，你们早就饿了。”

我妹妹不仅给了爸爸面包圈，还给了他几小块方糖。

“爸爸，你就着糖吃面包圈吧。糖清心败火。”

爸爸就着糖在吃热面包圈。他闷声不响地吃着。听不到他的声音，相反，却听到了他的咂嘴声。

恰恰在他准备嚼最后一小块方糖、吞下最后几口面包的时候，教堂的大钟响了，紧接着小钟也响了：当—当—当！爸爸把剩下的面包圈和还没来得及用牙咬碎的方糖塞进毛衣的口袋里，看着我说：

“这是丧钟……这是丧钟……谁死了？！……”

虽然他的眼睛在企求我回答，但是我没有回答。我没有回答他，这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忘了，妈妈，是妈妈而不是别人在我们村里，在欧米达，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里死了。

什特凡弟弟吃了热面包圈以后变得平静了。尽管他的眼睛早就干了，泪迹甚至在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就没了，但是这时他还是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假如我的干姐姐康斯坦蒂娜不是在那时突然从萨耶莱闯到我们这儿来的话，一切都会进行得很顺利。她身材矮小，面色黧黑，两眼炯炯有神。她累得大汗淋漓。她步行穿过田野，几乎是跑着来的。虽说是奔丧，可是她进屋之前却

先同我们见了面，因为她来就是做给我们看的。她很冷静地与我和什特凡弟弟握了握手，然后扑到爸爸的怀里。

“爸爸，爸爸，妈妈死了，没有妈妈我可怎么办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妈妈我可怎么办哪 ?!”

从失神状态抑或从梦幻中清醒过来的爸爸姑妄听之，他用手轻轻地推了推她，让她站得离他远一点。

“唉,别这么大吵大闹的,康斯坦蒂娜,你很机灵,你有办法活下去，你总是有办法的。而且……据我所知……你那位住在萨耶莱的亲母亲身子骨还很结实。”

听了他这番话，康斯坦蒂娜不哭了，她惊呆了。

“可是，爸爸……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说话呢？萨耶莱的妈妈甚至连一小块土地也没给过我，我有地契的那一小块地，我有权支配的巴掌大的那块地，是我这儿的妈妈，是我这儿好心的妈妈在很早以前连地契一起送给我的，爸爸，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给了我。”

她的话使爸爸感到厌烦，康斯坦蒂娜的话使爸爸感到极为厌烦。

“那么,姑娘,你去哭她吧,你还等什么呢 ?!”

康斯坦蒂娜快步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妈妈,妈妈,你为什么死了,妈妈,你怎么把我一个人撇在世上，妈妈！……我给迪格生了五个孩子，妈妈，可是迪格还是怀疑我，妈妈，他还是打我，妈妈，他说我不规矩，妈妈,他打我,妈妈,他劝我不要总是盯着那些小伙子们,妈

妈,可是我还是舍不得他们,妈妈,人有眼睛,妈妈,就是为了看世上美好的东西，妈妈，就是为了快活，妈妈。迪格活着的时候总是打我，妈妈，他一直打我，直到死神把他带走的时候,妈妈,可是妈妈,我现在还经常梦到迪格打我,妈妈！……”

爸爸点燃了另一支烟。但是这次他不再让它白白燃烧了。他慢慢地、但是使劲地吸着，仿佛在品尝多汁的水果，他品尝着每一口烟，直到把它吸完。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掌把它踩灭。他说：

“什特凡,你去把你姐姐爱丽萨贝塔叫到这儿来。”

我弟弟走了，他把我妹妹带来了。

此时爸爸的心绪坏极了。我感到我从来也没见过他这么忧愁。可能我从来也没见过。

“你去,”他对我妹妹说,“你去对康斯坦蒂娜说,让她安静点，你再跟她说，要是她不安静，我去就地把她宰了。把她宰了，明天把她和你妈一起埋掉。”

爱丽萨贝塔妹妹说：

“你好象还不了解康斯坦蒂娜！就当她是个疯疯癫癫的女人算了!”

“不管她疯癫不疯癫,你对她说,让她安静点,你再跟她说，要是她不安静，我去就地把她宰了。把她宰了，明天把她和你妈一起埋掉。”

片刻间，我妹妹忘了家里的丧事，微微露出笑容。

“你不是那种破坏妈妈葬礼的人。”

钟声又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由于我妹妹的劝告，康斯坦蒂娜安静了。但是，她不安于沉默。她到我们这儿来了。她在离爸爸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说：

“那么说，你不让我哭妈妈，你制止我？那好吧。那我今天就不哭她了。如果这就是你的愿望的话，那我明天也不哭。不过，等你将来死的时候，谁制止我哭你呢？那时我不仅要哭你，也要哭妈妈。我要哭你们俩，一直哭个够。”

艾宛杰丽娜姐姐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正常。她走过来抓住康斯坦蒂娜的肩膀，轻轻地推了推她。

“嗨，康斯坦蒂娜，跟我来，你让爸爸清静一会儿吧，康斯坦蒂娜！”

我的干姐姐听任艾宛杰丽娜姐姐的推搡，到院子前面去了。康斯坦蒂娜走出院子，随手带上大门，用两手抓住水井的辘辘，忘了她向爸爸许下的诺言，又哭起来：

“妈妈，妈妈，你为什么死了，妈妈，你怎么把我一个人撇在世上啦，妈妈？”

其他的亲戚们也受了康斯坦蒂娜的感染。女人们先哭妈妈，他们一边叫着她的名字，一边叨念着她从青年时期到昨天夜里死去为止所遭到的不幸。在我们这里，在欧米达村，在狭长的格尔莫祖依河谷，人们彼此是相当熟悉的，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全部情况，几乎是全部情况，直到那些琐碎的事情。

没过多久，除了我的姐妹们以外，屋里和院子里的所

有女人都忘掉了妈妈的丧事，开始哭起她们已故的亲人来。

天哪，死者的数目太大了，当你想到他们的时候你不能不问，那么小的墓地怎能容下那么多人！可是它容下了。一次埋掉的死者在土里腐烂了，和土结合在一起，变成泥土，而在那些泥土里又埋了其他的死者，永远有其他的死者，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当轮到他们在土里……

“伊利耶……伊利耶……你为什么死了，伊利耶？……你死了，伊利耶……你为什么把我撇在这个世界上，伊利耶？……”

艾宛杰丽娜姐姐悄悄地说：

“她是克伦古什的老婆马丽察。一个星期前，她男人在多瑙河里淹死了。当时他在驳船上装小麦，掉进多瑙河里，水把他卷走了，淹死了。”

“死者扔下几个孩子？”我问姐姐。

“就五个，”我姐姐回答说，“就五个。他本可以多扔下几个，可是马丽察把两个胎儿打掉了。乔考莎把瓦罐放在马丽察的肚子上，她就流产了两个。她几乎为这个送了命，但是她没死。”

“那就好，”我说，“没死就好。”

“没死怎么还好？”

“我怎么知道？！说说而已。”

在我们那里，在欧米达村，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很多人说死了倒比活着好。这可不是说笑话。

傍晚,基督复临教① 教徒、我哥哥伊昂也来给死去的妈妈吊孝，当然，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老婆欧莲卡嫂子。我哥哥和他老婆同爸爸握了握手，说：

“爸爸，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妈妈死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妈妈死了，我们更感到遗憾的是你成了鳏夫，你还年轻。”

“命运如此,”爸爸说,“你不能和命运作对,就是这样。”

“我们好久没到这儿来了,”欧莲卡嫂子低着头说,“死去的妈妈容不得我。自从我和伊昂入了基督复临教，她更容不下我们了，她再也不愿意看我们，即使看的时候也是带着厌恶的眼光。”

“是啊,”爸爸说,“她就是这个脾气,在信仰这件事上，她是不饶人的。”

爸爸不做声了。基督复临教教徒、我哥哥伊昂沉默不语。欧莲卡嫂子也沉默了。钟又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薄暮笼罩着村庄。附近驶过一列火车，那是一列长长的货车，共有十节车皮。黑色的烟尘在我们的上方飘了片刻，散发着煤烟味。火车走远了。烟散了，在空中消失了。煤烟味也消失了。基督复临教教徒、我哥哥伊昂和我嫂子到屋里去了，他们从满满一屋子人当中挤过去,来到停着妈

①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美国，由威廉·米勒创立。宣扬“末世论”,即声称世界已近末日,耶稣基督即将再次“从天降临”。米勒还两次“预言”基督复临的年代是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随着“预言”的破产，该派陆续分化成为一些互相独立的集团,其中最大的名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主要分布于美国。

妈遗体的床边，跪下去吻了她又黄又干又凉的手。

我沉默着。时间在流逝。我站得几乎都要贴着爸爸了，我还是默不作声。我沉默了许久，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对爸爸说：

“天黑了。外面凉了。进屋吧。”

“不，”他低声回答我，“我不走，我热。我太热了，好象衬衣都起了火。”

“那么，我们在场院里散散步吧，你的腿在这个树墩子上都坐麻了。”

“对，”他说，“你真说对了，我的腿真麻了，或者至少我有这种感觉。”

为了搀扶他，我把手伸给他。

“不，”他说，“用不着，我自己还能站起来。”

他试了试。他站起来了。突然，他又跌坐在树墩子上。他忍不住哭起来。哭啊，哭啊……我在他旁边坐下，握住他的双手，想抚摩它们。然而，爸爸的手是那么粗糙，那么僵硬，手上有那么多老茧，以致他一点也感觉不到我的抚摩。他的手象一块老树皮，象一块树皮。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爸爸的手是那么粗糙，那么僵硬，手上有那么多老茧。那双手受了多少罪啊！噢！……上帝呀，上帝呀！……难道妈妈的手不也是这样吗？我没有勇气进屋再去看看妈妈的手，再去吻它们……不……我没有勇气！

为了抚养我们，为了抚养我，爸爸的手受了多少罪，

妈妈的手也就受了多少罪。而我……至今一点都没注意到……一点都没注意到。

爸爸一直在哭，时而发出一声叹息。要是我把他的泪水收集起来，准能装满一小桶。可是，人们却没有收集别人眼泪的习惯。人们也没有收集自己眼泪的习惯。

“啊！人啊，人啊，纯洁得象泪水。”

从前我们都“纯洁得象泪水”。可是后来……咳！还想以后的事儿干什么？生活变得肮脏了。

“我很了解马丽亚……尽管有的时候我们还吵架……穷人吵架比富人多，他们吵架都是为了一些小事……都是为了一些小事……”

钟又响了……又响了……为妈妈当当地敲起了大钟！……每个人死的时候都要为他敲钟的……当人们为他打钟的时候……不，并不是每个人死的时候都打钟。男人们在战争中死去的时候就不敲钟，而是放炮，鸣枪，开机关枪。

在我年满十四周岁的那年秋天①，从我们欧米达村，从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数百名身强力壮的人动身去打仗了。他们当中的一大半人没回来，再也回不来了。哪个钟为他们响了？什么钟也没响。对死者来说，反正敲不敲钟都一样。如果事情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那么，我们说为活着的人敲钟而不是为死者打钟，为死者撇在世上的那些生者敲钟，好让他们哭，为死者而哭，这不是也一

① 作者生于一九〇二年十月五日，这样算来，“那年秋天”当指一九一六年秋，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样吗？

现在，在我们家和我们的院子里几乎有一百人，几乎有一百位活人—— 家属，亲戚，朋友，熟人—— 和一位孤独的死者。所有的人都在想着唯一的死神，想着妈妈的死。没有一个人不在想自己的死或者其他在场的人的死。确实，在这天边染着殷红晚霞的傍晚，在我们家和我们家附近，那些来祭奠死去的妈妈的妇女们—— 和我们有亲戚关系的，或者没有亲戚关系的，现在都在为她们死去的亲人哭泣。但是，这些哭号的女人所流的眼泪却感动不了任何人。她们咧着大嘴所提到的和现在正为之哭号的那些死者早就死了，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愿他们安息—— 实际上很早很早以前就死了，并且被忘怀了。妇女们哭他们，回忆起他们，那是因为她们看到了死去的妈妈，她们念念有词地哭他们，等她们一回家马上就会把他们忘记的。

基督复临教教徒、我哥哥伊昂原先在屋里，跪在停放着妈妈遗体的床边，现在他回来了，坐在树墩子上。他看我在抽烟，他的烟瘾也上来了。他在克制。他的新信仰使他习惯于克制自己的几乎所有欲望。他的两眼发干，但是嘴唇在哆嗦，仿佛片刻之前他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恐怖。在伊昂哥哥成为基督复临教教徒之前，他抽烟象蛇一样凶。后来，他不再抽烟了，滴酒不沾，也不再吃猪肉了。圣洁，而不是别的。等他将来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说不定头上还真的要戴上桂冠呢。

“嗨，戴着桂冠上天堂吧……戴着桂冠……”

至于升天堂或者下地狱，任何人都可能升入天堂或者下地狱。如果在什么地方有天堂的话……如果在什么地方有地狱的话……至于回到人间……没有一个人从天堂或地狱回来。人死了以后就走上一条有去无返的路。现在妈妈死了，她的灵魂已经走上一条有去无返的路。

“你相信灵魂吗？”

“信，也不信。很难不信。”

我对伊昂哥哥说：

“你自愿地放弃了很多：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猪肉……”

“说得对。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我放弃了很多，但是在另一个世界我将享有一切。”

我忘记妈妈死了并且还没有安葬，我笑了，于是，我收敛了笑容，然后对哥哥说：

“要是没有另一个世界呢？那可要上当喽！”

伊昂哥哥的嘴唇哆嗦得更加厉害，他的嘴唇全干了。如果此时我打他的嘴巴，他的嘴唇就会象一些装针剂的小玻璃瓶似的碎掉。他的脸突然变得煞白。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不可能……不……不可能……”

“要真的是那样呢？……”

“那太可怕了，你不知道那有多可怕！”

“不，我知道。你自我作践也是徒然。你节欲也没用……没用……”

我把烟头熄灭了。我把它弄灭了，因为它烧了我的嘴唇。我又点了一支烟。烟是苦的，我的嘴是苦的，我的肌肉是苦的，我相信，要是我把我的手指头咬破（从前我有这个习惯),要是我吮吸我的血,那我就会发现,我的血也会象毒芹菜汁一样苦。欧莲卡嫂子说：

“我跪在妈妈的床边，妈妈没生气，也没撵我。后来我站起来吻了吻妈妈的手。就是在那时候妈妈也没生气，也没把我从她身边撵走。从前……要是在从前她就会愤怒地对我说：‘别碰我，异教徒！……马上从我身边走开，异教徒！……’对妈妈来说，任何一个基督复临教教徒都是异教徒。哪怕是伊昂也不例外。她只是偶尔说我是异教徒，那是在她发怒的时候。可是，从今以后她什么也不能再跟我说了……什么也不能再跟我说了……这就是死亡。死人再也不说什么了。死人再也不说什么了。”

伊昂哥哥好象还要说点什么，可是他再也不能说了。现在他的嘴唇全白了，白得更厉害，白得象石头。他的嘴唇在哆嗦。虽然他的嘴唇麻木了，可是还在哆嗦。

欧莲卡嫂子又开腔了：

“可怜的妈妈！她死了。我们说她的好话吧。人死了以后，死者的灵魂要围着他住过的房子绕三天三夜。人们说的话他全能听见，所做的事他也全能看见。一过三天三夜，黑天使就要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天上去，让他在通天路上过七个关口。那些作过孽的人的灵魂过第一个关口的时候就要掉进地狱的深渊。”

欧莲卡嫂子望望右边，瞧瞧左边，怀着巨大的恐惧又看了看她的周围，当她确信只有我们才能听到她的话时，说：

“我认为,到第五关,妈妈的灵魂很容易通过,可是,从第五关往前……”

她停下不说了。她望着我们。她狡黠地眨着眼睛。她想使我们以为，她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更了解妈妈的情况。其实，她什么也不懂。她是一个甚至连她信奉的新教规都没弄懂的笨蛋。

天完全黑下来了。月亮行将升起。在苍穹的深处，人们将开始看到繁星。本村的人几乎都回家了。钟声沉寂了，它要一直沉默到明天早晨。我想妈妈。就是小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想妈妈。

我让爸爸和基督复临教教徒、我哥哥伊昂和欧莲卡嫂子呆在一起。我走进屋里，走进那间妈妈在里面长眠的小屋！死去的妈妈躺在床上，双手叠放在胸前，手里拿着燃烧着的蜡烛。我看到了长眠的妈妈！妈妈长眠了，而我活着。我活着好吗？我活着不好吗？既不好，也不坏……既不好，也不坏……无所谓。我活着。如此而已。这还不够吗？这就是一切。

小屋里燃着无数支黄色和白色的蜡烛，所有的蜡烛，几乎所有的蜡烛都冒着难闻的、黑乎乎的烟，散发出熔化和燃烧的蜡的气味。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谁把我点着了，我恰恰也要象一支蜡烛那样燃烧，散发出熔化的和燃烧的蜡的气味。

要不断地往香炉的火炭上添小块的熏香。过于闷热的空气中飘散着蜡油味和烟味，不仅飘散着死人和燃烧的蜡的气味，也飘散着熏香味。在妈妈的床边，我看到正跪着的斯达娜大嫂(妈妈给她起的绰号叫“蕃茄”),妈妈和她三十多年没说过一句话。现在，斯达娜大嫂跪在妈妈僵硬的遗体旁,悄悄地说着话,仿佛在向妈妈忏悔：

“大婶,大婶,我们为什么要吵架呢,大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吵架。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要吵架，那么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吵架，大婶……亲爱的大婶……”

一个歪歪斜斜的木栅栏把我们家的场院和沃依古伯父的场院给隔开了。沃依古伯父是爸爸的哥哥，瓦西里大哥是沃依古伯父和波泽尔卡伯母的儿子，而斯达娜大嫂是瓦西里的老婆。波泽尔卡伯母老早就死了，如今妈妈也去世了。

“我们为什么当了一辈子仇人,大婶?”

妈妈听不见她的话。她死了。因为她死了，也就无须回答了。

“我们和你结了仇，马丽亚大婶，我和我死去的婆婆跟你结了仇，上帝饶恕她吧。这事全怨我和婆婆，马丽亚大婶……”

在场的亲戚们都侧着耳朵在听绰号叫“蕃茄”的斯达娜大嫂用极为悲痛的声调所说的那些话。艾宛杰丽娜姐姐也在听。她走到斯达娜大嫂身边，抓住她的手，帮助她站起

来,把她拉向门口,拉到外面。

“别打扰她了，斯达娜，你让妈妈清静一会儿吧。你别用这副哭腔忏悔了。如果一个星期前我请求你同她和解，你是不会同意的。”

斯达娜大嫂挣脱开艾宛杰丽娜姐姐的手，离她远远的，用嘶哑的声调说：

“你说一个星期以前……一个星期以前……可是，一个星期以前马丽亚大婶还活着。那时我怎么敢说我现在要说的话呢？那时马丽亚大婶还活着，可是现在她死了。你和死人说什么都行，他听不见你说的是什么。”

院子里的厨房里，汤罐里的汤煮沸了，面包圈烤好了，大块的肉也快烤熟了。瑟敏泽妹夫从布丘克的酒馆里弄来几瓶李子酒和几大罐葡萄酒。在房前，在桑树下，大饭桌摆好了。我数了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共是五十二个陶碗。我问爱丽萨贝塔妹妹：

“这全是你的吗？”

“全是我的，”我妹妹回答说。她又补充道：“我还有盘子，但是我没拿出来。我怕有人把盘子给我打碎了。在这儿，在我们村里，人们还没学会使用盘子。很多人手头有了钱就去买盘子、叉子和铁勺子。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橱柜里保存起来，舍不得用。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晚上我……”

“你保存盘子保存得对，”我对她说，“你做得对。”

妈妈死了。妈妈死了。明天我们将埋葬她。明天我们

将埋葬她，我们再也看不到她了，再也看不到她了。我妹妹在我旁边忙活着。她在每一个陶碗旁边放了一把新木头勺子。

“这是我前不久刚买的木头勺子，”我妹妹说，“从这儿过了一些赶着马车的陶器匠和旋勺子的人。那时我们有一口袋发了霉的玉米面。我用全部发霉的玉米面换了陶罐和陶碗，也换了木头勺子。我对自己说：‘这些发了霉的玉米面没什么用了，现在换了吧。家里多几个陶碗、多几把木头勺子，没什么坏处。’你看，我有道理吧。现在我应有尽有，再也用不着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去借了。将来，等我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还用得着我的陶碗，还用得着我的木头勺子……”

月亮从丘陵上升起来。那是一轮巨大的、暗红色的、大如冰盘的月亮。

“你，”我妹妹对我说，“你，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瓷盘吃饭。要是你愿意的话……”

“我不要。再说，我一点也不饿。”

“你饿了，你不是不饿，你应该吃点东西。要不然你明天就挺不住了。”

还是她有道理。尽管如此，因为伤心，我还是没吃。

“我刚刚吃了一个热面包圈。过一会儿我也许会饿的。等我饿的时候，我再管你要吃的吧。”

“用瓷盘吃？”

“不，用陶碗。每当我用陶碗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回忆

起我小时的情景。”

“你现在是个成年的男子汉了，干吗还要回忆小时候的情景呢？那时我们过得够惨的。”

月亮升高了。好象我是眼看着它升高的。仿佛我又眼看着它逐渐变得昏黄。

康斯坦蒂娜点了两三盏灯，把它们挂在满是钉子的桑树上和屋墙上。那些留下来在夜里守护妈妈并替换着睡觉—— 只要能睡得着—— 的人默默地坐到桌子旁边。现在留在妈妈身边为她守灵的人只有住在格尔劳玛努的我那位得了白内障的姑姑裘丽娅。我深深敬爱的、性情泼辣的、住在塞卡拉的姑姑乌祖波尔给爸爸捎话说，明天中午前她来不了。“为什么马丽亚偏偏在迪察要生孩子的时候死了呢？”

我到房后爸爸那儿去了，我发现他还在老地方。他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沉默不语。我也找到了默不作声的伊昂哥哥。我对他们俩说：

“嘿，现在我们回屋里去守护妈妈吧。人们都出来了，都坐到饭桌旁边了。现在只有裘丽娅姑姑和妈妈在一起。”

爸爸把鼻子一皱。

“那是个独眼婆！我可不喜欢那个独眼婆。”

“但是她和我们是亲戚,是我们的亲戚。”

“对,”爸爸说“是我们的亲戚。我们应该可怜她。上帝赐给你亲戚,你就应该可怜他们,即使你不喜欢。”

“我去请她吃饭,让我们自己和妈妈在一起。”

“请她！为什么要请她？你可以跟她说，让她去吃饭，不必请她。为什么请她？为什么？她是上帝？”

裘丽娅姑姑不是上帝。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上帝，尽管一些人毁掉了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硬要装出上帝的样子。

爸爸在门口把那支仅仅抽了一半的烟扔掉，走进停着妈妈遗体的那间小屋。我也进去了，跟在我后面走进那间小屋的还有什特凡弟弟和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爸爸鞠了躬，画了十字。我鞠了躬，画了十字。什特凡弟弟鞠了躬，画了十字。只有伊昂哥哥抱着胳膊。爸爸的脸拉得更长了，白得象石头，眼窝深陷。他的嘴唇干得失去了血色，又白又有棱角。妈妈活着的时候，我从来也没听见爸爸跟她说过情话，从来也没看见他抚摩过她。现在我听见他在耳语：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我看见他在抚摩她的脸、下颏和前额。妈妈的前额原来满是皱纹，如今却象大姑娘的额头那样光滑。死亡使妈妈的脸舒展了，使她的额头平滑了，仿佛她变得年轻了。上帝保佑，谁也不需要死亡赋予的青春！……死亡的青春一消失，腐烂就接踵而至……腐烂……喔！……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同样的话。总是重复同样的话。一次。十次。一百次。一千次。

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听着这些话，一声不吭。他那发干而苍白的嘴唇在哆嗦。我怒火中烧。我克制着。但是，我还是憋不住，便用世界上最甜蜜的声调问爸爸：

“既然你爱妈妈爱得这么深，为什么她活着的时候你从来不跟她说呢？”

爸爸跳了起来。仿佛他对我的问题非常吃惊。

“那时我怎么跟她说，那时我为什么要跟她说？你妈知道我爱她。既然她知道，那时我有必要再跟她说吗？另外，她活着的时候，也一句情话没跟我说过。”

裘丽娅姑姑没等我们去请，就和其他亲戚到桌子上吃饭去了。她看我们一进门就连忙溜到外面，生怕晚了再也找不到吃的。

“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我们都爱。在我们所有的人的心里都有爱之花，到后来，在爱消失之后，在这些心里就只有爱的灰烬了，死亡了的爱的冷灰。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这些话不知爸爸说了多少遍，后来他冲我转过身。从昨天到现在他的胡子长长了。仅仅一天一夜的工夫，他的胡子长的足有过去一个星期长的那么长。

“对。你说得有道理。这些话我应该在你妈活着的时候跟她说,那会使她幸福的,会让她高兴的。”

爸爸的眼睛干了，可是刹那间我注意到，他眼睛里的泪水都集中到喉咙里。

“现在我该怎么办?!你跟我说说，孩子，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明天我们将安葬妈妈，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忘记她。所有的人迟早都会把死者忘记的……”

“我希望她还活着。希望她还活着，希望她晚点死，希望我们俩一起死。”

什特凡弟弟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从艾宛杰丽娜姐姐那儿了解到，天一黑他就到场院里去了，从草棚子里抱了一抱干草，自己做了个窝躺在那里。可能他在睡觉，可能他在哭，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看了看妈妈的脸。她的脸是安详的，平滑的，象冰一样冷漠。那年的隆冬季节，妈妈生了什特凡弟弟。她象鱼在陆地上挣扎那样，苦苦地挣扎了三天三夜，那时她受了多少罪，流了多少血啊！我们孩子们知道妈妈正在分娩。我们都挤在一间小屋里，早就见到过她分娩时的痛苦情景。接生婆迪瓦伊卡、帮助妈妈分娩的上了岁数的妇女们和出嫁还不到一年就已经挺着大肚子的艾宛杰丽娜姐姐，想把我们从小屋里赶到外面去，使我们不再听我们已经听到的、使我们毛骨悚然的、令人恐惧的尖叫声，不再看我们已经见到过的情景。可是，外面的雪有一人厚，又刮着可怕的风，她们怎么能把我们赶出去呢？任何一家邻居我们也不敢去，因为妈妈早就跟所有的邻居结了仇。妈妈满头大汗。她的眼睛鼓出来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眼球没有从眼眶子里掉下来。赤裸的肚皮在扭动，婴儿还没完全脱离妈妈的躯体。

“喂，你们闭上眼睛，别再看了！”

接生婆迪瓦伊卡越是劝我们不要再看妈妈怎样生孩子，我们越是要看。

“孩子们，不要再看你们的妈妈啦，不要再看了，没什么好看的。”

丽察姐姐回答说：

“不，我们要看。”

暴风雪铺天盖地。当我从仅有的一扇窗户（里面是蒸气，外面结了冰）往外面瞧的时候，最多也只能看到两三步远的地方。

当艾宛杰丽娜姐姐把装着脏水和血的桶提到外面去的时候，丽察姐姐也用手抓着肚子喊起来：

“我也要生一个男孩……一个男孩……一个男孩……我也要象妈妈那样生一个男孩……一个男孩……”

爸爸缩在过道里的灶台旁边。他不时用火钩子往炉子里添一捆潮湿的草秸。湿草秸乍一放进去发出吱吱的响声，等它烘干了以后便燃烧起来。寒冷的过道里弥漫着一股带苦味的烟。寒气无声无息地从门底下钻进来。爸爸悄悄地说：

“上帝保佑，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吧……上帝啊，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吧……保佑她们母子平安吧……”

我走出小屋，在门旁的雪堆上撒了泡尿。爸爸看见我，把我叫过去，让我骑在他的一个膝盖上。

嘚儿，小马……嘚儿，小马……”

爸爸虽然望着我,用他的膝盖摇晃我,听我在说‘嘚,小马”，可是他却把我忘了。他一直在嘟哝：

“上帝保佑，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吧……上帝啊，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吧，保佑她平安吧……”

什特凡弟弟出生的那天，他说了这些话。

现在，在场院里，我弟弟正躺在草秸上睡觉，或是躲着我们在哭，而爸爸则在妈妈僵硬的遗体旁耳语：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妈妈死了。她死了。她听不见爸爸的话，或许能听见。我们怎么知道死人的事呢？一点儿也不知道，或者说几乎一点儿也不知道。等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知道死人的情况的。然而，等我们死了以后，将无法把我们作为死者所听到的情况、作为死者所看到的情况告诉生者。妈妈的遗体听不见爸爸的哭诉，但是她的灵魂可能听见。

我俯向爸爸的手——啊，他的手多么粗糙，多么僵硬！我握住他的双手，吻着。他是那么心不在焉，那么神不守舍，以致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没觉察到，可是，等他突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以后，就把手从我的手里抽了回去，几乎是猛地抽了回去，并且粗暴地问我：

“你怎么了?”

“没怎么,我是想……”

妈妈仍是一动不动地躺着。黄色和白色的蜡烛在燃烧。小屋里散发着死人的气味。散发着蜡烛的气味。散发着烟和熏香的气味。最厉害的还是死人的气味……散发着

死人的气味……妈妈死了……妈妈是散发着死人气味的死者。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我身体里有什么破裂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破裂了，但是我感到有什么破裂了。破裂的东西突然碎成千百万段。我突然倒下去，而且我的头恰恰抵在停着妈妈遗体的床边上。妈妈是在昨天午夜死的，她的遗体越来越强烈地散发出死人的气味。

“妈妈……妈妈……为什么不让我替你死啊……我死了你活着，你活着……”

康斯坦蒂娜正在窗户那儿哭着妈妈。她说了这些话：“我死了你活着。”

爸爸又从他的失神状态中清醒过来：

“你去跟康斯坦蒂娜说,让她别再犯疯。”

我去了。我的干姐姐很难平静。欧莲卡嫂子在帮助我。她轻轻地推着她向水井那边走去。

“要是你不住声,’欧莲卡嫂子对她说‘我就把你的头按进水槽里,让你清醒清醒。”

那些留下来在夜里为妈妈守灵的外村的亲戚们还没有离开饭桌。受到邀请的或不请自来的客人们喝了汤，吃了烤肉。面包圈连一口也没剩下。他们把李子酒很快就喝光了。葡萄酒也很快就喝光了。因为人们抱怨还没解渴，瑟敏泽妹夫到布丘克的酒馆又拿来几大玻璃罐葡萄酒。

“我那位布加勒斯特的大舅子明天付葡萄酒钱。”

我成了“布加勒斯特的大舅子”。我将要付葡萄酒钱。

康斯坦蒂娜喝醉了，坐在井台上。稍一不慎或是动一下，她就会掉进井里淹死。

我们家前面那口水井是村子里最深的一口井。我们小的时候，妈妈总是怕我们有人掉进井里。

“孩子们,别爬到井台上去。脚一滑你们就没命了。”

她怕我们掉进井里淹死。当我们在附近的铁路上玩耍的时候，她怕火车把我们裹到轮子下面去，怕火车把我们碾成肉酱，怕火车轧死我们。在我们家的附近，整天整夜都有客车和货车驶过。

“孩子们,不要爬到铁路上去,火车会轧死你们,火车会轧死你们。”

妈妈什么都害怕，但是她活过来了。现在她再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一点都没有。死亡使她变得年轻而漂亮的脸是安详的。可是现在妈妈死了，死了，不是睡着了，真的死了，永远死了。人一死，就永远死了。永远。

人们死在家里,死在床上,死在门廊里,死在院子里,死在田野上,死在森林里,死于火灾,死于洪水,死于枪击,死于棒击，大量地死于战火，也大量地在和平时期寿终正寝。

没有一种死亡是好事，没有一种，没有一种，没有一种……可能敌人的死是好事，可是，倘若你仔细想一想，就连那种死也不是好事。

妈妈死在家里，死在床上。我爷爷死在外面，他在外面的廊子上死了，在他临终前的几个小时，死神已经夺走了他

的声音。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黄色和白色的蜡烛在燃烧，随着燃烧，蜡烛变短了，烛光变小了。烛光在照耀，在冒烟。

“我象一支蜡烛在燃烧，我象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在变小,在变小,在变小。”

妈妈燃尽了自己——她的生命燃烧完了，她已经完全变小、熄灭。

从前，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骑着一匹长了翅膀的马在星际驰骋。一颗颗星星在我眼前出现，在我眼前燃烧，在我眼前熄灭了。

我只目睹了妈妈生活中的一部分，那可能是最痛苦的一段生活。在那些年月里，她生了我的弟弟们，生了我的几个妹妹，也生了我。她有过欢乐的日子吗？她有过幸福的时刻吗？

“你们别爬到井台上去……你们别到铁路上去玩……你们不要爬树……你们不要单独到森林里去……”

对我们做过的和没做过的事情她都害怕。她说得又清楚又热情。我们早就听到过她的话了，可是对她的劝告我们却置若罔闻。孩子很少听父母的忠告。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在房前,傍晚就摆好了饭桌的地方,人们在吃,在喝,特别是在喝，他们变得越来越吵闹，越来越高兴。烤好的肉，辣椒，又热又解饿的面包，烧酒和葡萄酒早把他们的悲伤赶

跑了，并且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欲望。

死亡？死亡存在又不存在。对还没有死的人来说，死亡是存在的。死者再也不惧怕死了。妈妈活着的时候，她很怕死。为了她的生活，她怕死，为了爸爸的生活，她怕死，特别是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她的孩子们的生活，她更怕死。她死了。我们活着。我们的脸是悲伤的，增添了皱纹，我们的脸是痛苦的，但这是活人的脸。妈妈的脸是光滑的，安详的，但那是死人的脸。到现在为止，我从来也没见过妈妈有一张这么平静、这么安详的脸—— 一位死者的脸,但这是一位心满意足的人的脸。莫非妈妈还有感觉？还在思考？难道妈妈因为摆脱了生活的重担，因为不再活着了而心满意足？

“爸爸,泽利古察,快出来,我给你们一点吃的。丽察和爱丽萨贝塔留在妈妈身边。”

“我也留下，”我那位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衣服的斯苔拉妹妹说。

斯苔拉妹妹是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四年前她嫁给了一个火车司机。在这四年里，这个司机让我妹妹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姑娘，一个月前，他在一次火车事故中死了。人们把轧成几段的尸体装在一口廉价的棺材里，送回我妹妹家。我妹妹把他埋葬了。她为他哭了丧。

我们从床上停着妈妈遗体的小屋里走出来，但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休息一下。自从站着为妈妈守灵以来我们都很累。

爱丽萨贝塔和丽察默不作声，可是斯苔拉妹妹却开始恸哭起来：

“妈妈，妈妈，我男人死了，妈妈，他给我扔下四个小姑娘，妈妈，现在我怎么办哪，妈妈，我一个人怎么拉扯我的女儿们呀，妈妈……”

即便妈妈活着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何况现在！

“妈妈，妈妈，我怎么抚养我的女儿们啊，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应该知道一切，妈妈应该找出所有问题的答案……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斯苔拉妹妹，即使她知道，也只能这样回答：

“去干活，孩子，去干活，把她们拉扯大。好歹也要把她们拉扯大。别的人家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妈妈就遇到过这种事情，当她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她男人就死了……当时她非常年轻，几乎还是一个孩子。他把她和孩子都撇下了，可是只撇下两个孩子，而不是四个。后来她又嫁给了现在坐在房后的树墩子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抽烟的那个人。象先前在停着妈妈的遗体的床旁边那样，他在低声倾诉着：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拖长的汽笛声划破了夜的寂静。大地在震动。火车从峡谷里驶出来，在我们家旁边飞驰而过。爸爸说：

“她死了整整一天一夜了……就是这个时辰咽的气，就是这个时辰……”

一天一夜！仅仅是一天一夜！在时间的无限长河中，一天一夜意味着什么？我感到妈妈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死了，她始终是死人，她从来也不是活人，她没有生活过。二十四小时之前她就死了，她象在世界上生活过和死去的第一个人那样，现在仍然是个死人。

当斯苔拉妹妹在屋里哭着问妈妈怎么抚养她丈夫死后撇给她的那四个姑娘的时候，爸爸又坐到那个老树墩子上。他原想在场院里再散散步，活动活动，舒展一下腿脚，可是他没有办到。

“不知道为什么，好象我的膝盖不听使唤了，它再也支撑不起我了，孩子。”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膝盖不听使唤了！他知道。他很清楚我不再是孩子而是大人，但是他还管我叫孩子。对他来说，我仍然是从前那个长着雀斑和扁鼻子的孩子。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

我也爱妈妈。我非常非常地爱妈妈，可是我没有及时对她说。她死了，她真的死了，而我却没有及时对她说我爱她，没有及时感谢她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她也可以不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是她不愿意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就会用手帕包上几个小钱到迪瓦伊卡或温杜丽卡那儿去，对她们说：

“我又怀孕了，大婶。我有一大群孩子。我不想再要了。救救我吧。”

“你想怎么样？我是给你扎针还是施魔法？”

“给我施魔法吧,大婶,那样可能疼得轻一点,流血也少一点。”

可是，妈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做得对吗？她象格尔莫祖依河谷里所有的人一样了解这种生活，可是她还有勇气生我，继我之后又生了爱丽萨贝塔、什特凡和斯苔拉。

一块长条形的乌云遮住了月亮，明媚的夜色突然暗了下来。爸爸仍在继续抽烟。乌云飘过去了，月亮又露出来。

爸爸的忘性真大啊。他说：

“你看！天完全黑了，月亮也升起来了！”

“这是夜里,爸爸,实际上已是后半夜了!”

“可能,”他说,“可能是后半夜了。”

他望着天空，久久地望着它，一块一块地望过去。他熟悉每一颗星、每一个星群。他知道每一颗星什么时候升起。他知道每一颗星什么时候落。很久以前，我问过他：

“你怎么会那么熟悉天空呢?”

“我总是用眼睛望着它。我也用智慧探索它。上帝的无限是妙不可言的。”

“有上帝吗?”

“有,也没有。要是有,你会生气吗?”

“不生气。”

“那你为什么还问我呢?”

爸爸沉默了片刻。他默不作声，用贪婪的目光望着天空。莫非他在寻找可能存在天堂的那个地方？谁也不知道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好象听到了我的心声，他用极为遗憾的声调，悄悄地、慢慢地说道：

“天堂不在天上,地狱不在地下……”

他为不知道妈妈魂归何处而伤心。

“她一个人走了，过去她是那么胆小，现在她一个人要从这颗星走到那颗星，从这个明亮的星走到那个明亮的星……可能有一位天使将陪伴她……可能没有人会陪伴她……要是没有……她不久就可能遇到她的第一个男人拉杜·欧奇安……那个人可能在天上等了她好长时间了。”

某个人在阴间等我们大家，然而不是在天上，不是在天上,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下。

妈妈不仅怕死，而且怕泥土，怕泥土将要压到她死后栖身的那口棺材盖上，怕泥土压碎棺材盖，压到她的胸脯上，压到她的胸脯上。

“孩子，你们给我砌一个拱形的砖墓，再让小图丹用厚板子给我做一口棺材,你们别吝惜钱。”

艾宛杰丽娜姐姐的小儿子斯德尼格外孙会瓦工手艺，他正在给她砌拱形的砖墓，而棺材将让小图丹用从车站木料仓库里找来的最厚的木板来做。

多少年以前，很多年以前，妈妈哪会知道她的拱形墓穴将要由那个眼睛上有一块怪痣、快到七岁还不会说话的外孙给她砌呢？她过去怎么会预感到她的尸骨将要在小图丹用刨子和钉子做的棺材里安息和腐烂呢？

那天夜里，临终的前一刻，妈妈就向泰欧菲尔神父忏悔

过了，神父给了她圣餐。我妹妹听她对神父说：

“我没有时间了,神父,我要忏悔,我再也没有时间了。”

妈妈做了什么错事恰恰要在死前赎罪？可能是说她同邻居们经常吵架的事，也可能是说别的事。那时我不知道，后来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作为遗产，妈妈只给我留下一些回忆—— 她不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人，她死于血症，这种病也将给我带来死亡。在我的双亲当中，爸爸在家里说话最多，而且爱讲述各种各样的事情。

啊，上帝，要是爸爸把他讲故事的出色天赋传给我，那我准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可他只把他的愤怒，他的反抗精神，他对正义的强烈欲望，他对人性的贪婪追求传给了我。在生活中，这些思想对我的妨碍要比对我的帮助大得多。对我的妨碍很大。不仅仅是这些思想在生活中妨碍了我，还有别的。

生什特凡弟弟之前，妈妈病得就挺厉害，她几乎为这场病送了命。那时，爸爸已经赶着牛车到鲁什德维德去了，想在集市上把老牛卖了，再买回小牛。老牛便宜，屠户们买它们是为了宰了卖肉，小牛就贵了。除了卖老牛的钱以外，说真的，爸爸的钱袋里还有钱：面额均为二十列依的六张纸币。他有时坐在车上，有时走在前面，不时地用鞭杆轻轻地赶着牛。他身边还有根棍子。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毫不含糊地给它们几下子。

明月当空，大路两旁是一望无垠的高高的玉米地，——那真象一片茂密而又悉索作响的树林。同现在一样，那时

大概也是八月中旬，我感到夜里挺凉爽。爸爸怕寂寞。他以为我在车上睡着了，便久久地和牛聊起来：

“ 喂,公牛们,喂,当我从格普鲁丘的牲口贩子手里买你们的时候,你们多么年轻啊,多么年轻,喂,公牛们,喂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喂，公牛们，春夏秋冬你们跟我和我的马丽亚一起干活，你们老了，喂，公牛们，我也和你们一起老了，喂，公牛们，我的马丽亚也老了，喂，公牛们……喂,公牛们,喂…… ”

公牛们沿着公路向鲁什德维德走去。公路上的石块铺了没多久，把牛蹄子硌流血了，石块在车轮下发出咯咯的响声。公牛们在听爸爸讲话，难道它们也能理解吗？它们缓缓地、漫不经心地走着，在既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的时间里默默地走着。

“ 喂,公牛们,喂,你们在我和我的马丽亚身边老了,你们是在我们身边干活累老的，喂，公牛们，现在我要把你们赶到集市上卖掉,把你们卖给屠户们,喂,公牛们,卖给屠户们…… ”

我知道怎么宰鸡，知道怎么宰雌火鸡和雄火鸡、山羊羔和绵羊羔、公山羊和公绵羊，我知道怎么宰小公牛和母牛，也知道怎么宰公牛：在脖子上，用刀……用刀。在我们欧米达村，牲口是在酒馆掌柜布丘克或酒馆掌柜托马 · 欧格的院子里宰的，但不是每天都宰。在城里情况就不一样了。鲁什德维德和图尔努的人每顿饭都缺不了肉。屠户们的生意很兴隆。我们的公牛……我们的公牛……

“喂,公牛们,喂,要是我应有尽有,喂,公牛们,喂,我会给你们吃的，并且不让你们干活，就让你们在我的房子旁边呆着,让你们老死。但是我是个穷人,喂,公牛们,我有一大群孩子,喂,公牛们,我要把你们赶去卖给屠户们,卖给屠户们……卖给屠户们……”

公牛们慢慢地往前走着，在既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的时间里走着，身后拖着那辆轮子在公路的石子上咯吱作响的车。爸爸对它们说的话它们一点儿也不懂。或者可能全懂，它们对生活心满意足，并且毫无怨言地忍受命运。

“驾！……驾,红牤牛,驾,黄牤牛……驾!……”

天上铺满月光，繁星灿烂，充满阴影。可能我在天上看到的那些阴影不是阴影，而是死人的幽灵。公牛有灵魂吗？如果没有，又为什么没有？要是有，屠户把它们宰了，把它们的肉在市场上过秤卖了以后，牛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

我早就习惯于和我们的公牛——红牤牛和黄牤牛在一起，它们是好牛，不顶人。我是在它们身边，在它们的腿间，在它们的犄角间长大的，它们从来也没顶过我。它们连一件坏事也没对我做过。

“我不需要有坏毛病的公牛，上帝保佑，不能让它们顶我的孩子。”

牛从前很好，一直挺好，但是就是干活太慢。现在爸爸要把它们赶到集上去，要把它们卖给屠户们，卖给屠户们。我要看着它们被屠宰，被剥皮，被分成大块的肉，把肉挂在多奈舅舅肉铺的钩子上，因为毫无疑问，妈妈的弟弟、屠户

多奈舅舅是会买这些牛的。

“驾……红犍牛……驾,黄犍牛……驾……驾……”

我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就象孩子们在噩梦中惊醒时喊出的那种充满恐惧的尖叫。爸爸从车上跳下来，走到牛的身边,把车赶到公路的壕沟旁,让车停下来,给牛卸了套。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儿?”

我骗他说：

“我梦见一些屠户在宰我们的牛。”

“哎,孩子,孩子,你的梦原来是个真梦。这件事恰恰要发生。”

“今天?”

“可能不是今天,但是,一天,两天,三天之后……”

我从车上跳下来，拾了一些枯草，把它们堆了一堆。爸爸把草点着了。在公路旁不太大的诱人的火上，我们烤了几穗从我们身边的玉米地里掰来的玉米，把它们吃了。玉米粒挺软和，甜丝丝的。我的忧郁心情几乎消失了。牛已经在公路边上吃了草。

月光暗淡下来，天色变得朦胧，快天亮了。爸爸又把牛套在车上。

“驾,红犍牛……驾,黄犍牛……驾……”

爸爸把我搂在他的身边，点上一支烟，说道：

“除了在我当兵之前就已出生的格奥尔基和莲娜以外，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很可能一个也来不到人世上。当时，我在图尔努的骑兵部队服役。那时我们这儿还没有火车。

人们旅行要坐驿车，邮东西甚至寄钱都要通过驿车，从图尔努到阿历克山德里亚这一段由一个骑兵护送。从阿历克山德里亚到布加勒斯特那一段由从布加勒斯特来的骑兵护送。值勤的骑兵在阿历克山德里亚接管从布加勒斯特来的驿车，并且把它护送到图尔努。回来的这一段路是在晚上，有一部分还是在夜里摸黑走的。有一天，当我正在图尔努的兵营里吃晚饭的时候，军曹来对我说：

“‘图多尔，明天早晨轮到你护送布加勒斯特的驿车到阿历克山德里亚。’

“‘我懂了，祝您长寿，军曹先生。’

“这时，有一个士兵站起来。他叫伊利耶·阿里莫什，是欧劳吉地方的人。

“‘您派我去吧，军曹先生。听说我老婆病了，我想顺便回家看看她。’

“‘这是你的事，如果图多尔不反对的话。’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军曹先生。要是阿里莫什明天代替我出勤，也就是说等轮到他的时候我再替他。’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第二天早晨，伊利耶·阿里莫什骑上马，全副武装，押着驿车向阿历克山德里亚出发了。在欧劳吉，当驿车停下来转交信件的时候，那个士兵见到了他生病的妻子。他们继续上路了。布加勒斯特的驿车到阿历克山德里亚晚点了。驿车到图尔努的时间应该是晚上十点左右。十点没到，十一点没到，夜里十二点仍然没到。那时发了警报，我们有几个人被派去迎他们，或是查看在路

上出了什么事。这些骑兵当中也有我。无须我们走很远。我们出了图尔努城，走过特罗尼水井，然后向右拐，登上丘陵，在桥头附近我们找到了翻倒的驿车，旅客们嘴里塞着口衔，手脚被捆得紧紧的，值勤的骑兵和马车夫被杀死了。唉！要是士兵伊利耶·阿里莫什的老婆不生病，他不求军曹代替我去护送布加勒斯特的驿车，那会出什么事儿呢？那我就死了,而不是伊利耶·阿里莫什。要是我死了，我就不会和你妈结婚，那不仅你，不仅丽察，不仅什特凡，不仅爱丽萨贝塔，不仅斯苔拉——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现在就不会在世上。你懂吗？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也来不到人间。”

“是。我懂。那我……那我会感到遗憾的！”

爸爸笑了。他大笑起来。从我记事以来，他从来也没这样笑过。他和红犍牛、黄犍牛一起耕作的时候也没这样笑过。公牛在我们身边衰老了，如今已不能再干活，现在要把它们赶到城里卖给屠户们，卖给屠户们……卖给屠户们……因为它们再也不能干活了。

对人们来说，一旦他们再也不能干活，又会怎么样呢？

“你笑什么,爸爸？”

“我怎么能不笑呢？我说，如果你没来到世上，那就没有你了。要是没有你，你也就谈不上什么遗憾了。”

我提高了嗓门对他说：

“今天你别卖牛了,留下它们吧,养着它们,以后再卖。”

爸爸惊讶地说：

“你怎么啦？为什么我不卖它们？”

“如果你卖它们……要是你把它们卖给屠户，屠户们会把它们宰了的。”

“对,他们是要宰它们,正为了这个他们才买它们。”

“你不感到遗憾吗？”

爸爸沉下脸来,说：

“我感到遗憾，但是没有别的办法。要是我们想干活，想活下去，那就应该买别的牛，买一对小牛，一对有力气的牛……”

他的脸变得忧伤起来。他的眼睛也变得阴郁了。天已破晓，无垠的大地沐浴在清新迷茫的朝霞中。云霄中仿佛悬挂着一只金铃铛，一只云雀在歌唱，它在唱自己的歌，清晨的歌。

爸爸将把牛卖给屠户们。屠户们将把它们宰了，并把它们的肉用称卖掉。

“驾,红犍牛……驾,黄犍牛……驾…… 驾……驾……”

我的耳朵很小，出奇的小，几乎紧贴在脑壳上。我的眼睛也不比别人的大，而且也不深邃。尽管如此，我用我那双小耳朵不仅能听到周围的声音，还能听到心灵深处的声音，有时还能听到记忆中非常遥远的声音。我用我那双不比别人大、而且也不深邃的眼睛（这双眼睛变幻莫测，有时是绿色的，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黄色的）不仅能和别人一样看得远，还能看到心灵深处的东西，不，甚至能看到记忆中非常遥远的东西。

在我们的场院里，在邻居们的场院里，在整个村庄，在

丘陵和周围的田野上，空气变得凉爽了。只是在床上停着妈妈的遗体、里面燃着无数支黄色和白色蜡烛的小屋里，凉气还没有透进来。那儿依然闷热，闷热而又散发着熏香味，熔化的蜡烛味，鲸脑味，从死去的妈妈身上散发出的死人的气味。谁也比不上生我的妈妈，谁也比不上曾用干瘪的乳房哺育过我的妈妈，谁也比不上抱过我、后来又用她的右肩和左肩驮着我，直到她双肩的皮肤变厚并起了老茧的妈妈。

清风从大门那边吹来，经过厨房旁边的时候带来了新鲜热面包的香味和苹果的馨香。附近有一棵苹果树，苹果开始成熟了。飘着香味的苹果是红色的，味道是酸的。苹果在葡萄成熟之前就成熟了。

在我们这里，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秋天来得既不太早也不太晚，而是来得恰是时候。在我们的场院里还有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早就歪了，几乎都快枯死了，一点儿也不好看，可是它在圣彼特鲁节①时结出的苹果却特别甜。从苹果花掉落的那一天起，我们孩子们就整天用眼睛盯着它，仿佛要看看苹果怎么长出来。我们期待着夏天，以便脱掉身上那些又旧又厚的衣服，我们期待着夏天，以便可以在小溪里沐浴，我们期待着夏天，以便在无边的原野上无忧无虑地玩耍，我们期待着夏天，尤其是因为在夏初我们每人至少可以从那棵歪斜的、快枯死的苹果树上吃到几个甜苹果。

① 基督教的节日之一，在每年的六月二十九日。

“妈妈,苹果开始成熟了。”

“对,开始成熟了,但是还没熟透。”

“什么时候能熟透?”

“到圣彼特鲁节。”

“哪天是圣彼特鲁节?”

“再过一个星期。”

“那时你给我们苹果吗?”

“给你们。”

啊!我感到一个星期太长了!几乎是永恒。一个星期有七天。白昼过去是夜晚。夏天的夜短,可是白昼……我在掰着指头计算。

“到圣彼特鲁节还有六天。”

“到圣彼特鲁节还有五天。”

“到圣彼特鲁节……”

“明天是圣彼特鲁节……圣彼特鲁……妈妈,明天是圣彼特鲁节……明天是圣彼特鲁节,妈妈……”

“我知道,孩子。”

“我们不摘苹果吗?”

“摘。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再摘。”

我看了看太阳。它连天顶还没到。

“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还有好长时间呢!”

“你去找孩子们玩去吧。”

我去找孩子们玩去了,我们在小溪里沐浴。白天过去了。已近黄昏。我们孩子们聚集在那棵歪斜的、快要枯死

的苹果树周围，敏捷地而不是困难地上了树，树枝都被压弯了，但是它还是撑住了我们。我们一个一个的摘着苹果，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一些小篮子里。

“树上还有苹果吗?”

“没有了,妈妈。”

“那你们下来吧,慢点,小心点,别把树枝弄断了。苹果树明年还会开花结果。”

妈妈在挑选苹果。她把最漂亮的苹果放进一只新篮子里，等篮子装满了就把它放在高处我们够不着的搁架上。她把另外那些苹果拿到屋里，放在什么地方藏起来。

“你不给我们苹果吗?”

“不,不给你们。”

“起码得让我们尝尝吧?”

我知道央求也白搭，但是我还是央求。

我感到没有一个夜晚象圣彼特鲁节前的夜晚那么长，我用红笔把这一天记在贴在墙上的日历上。夜里我梦见吃甜苹果，我咂着嘴从睡梦中醒来，好不容易睡着了，可是又做起梦来，又醒了。天亮之前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我偷偷地穿上衣服，从屋里溜进院子，再悄悄地溜到街上，穿过铁路，爬上丘陵，在丘陵顶上焦急地等待着日出。我小声地呼唤着太阳，我确信，太阳虽然没有耳朵，但它却会听见我，会听见我的呼唤声。

“太阳,太阳,快点升起来吧,太阳大哥,因为有个男孩想吃苹果。”

太阳听见我的呼唤，升起来了，它沿着看不见的天梯，在它每天的路上越升越高。

教堂里敲响了早祷的梆子声。教堂的钟声响了。早祷结束了。妇女们从教堂里走出来。她们怀里都抱着装满苹果的篮子。妈妈也在她们当中。她回家了。她在大门口停下来，我恰恰就在那儿等着她。

“拿住,泽利古察,上帝饶恕…… ”

她给我的兄弟姐妹们每人一个苹果。后来……后来又有别的孩子在我们家门口经过，妇女们也在我们家门口经过，男人们也在我们家门口经过。妈妈叫住他们，把受到教堂祝福的神圣的苹果分赠给他们。

“上帝饶恕…… ”

她小声说着我早就听说过的名字和到那时为止尚未听见过的名字。我站在她身边，靠在她的裙子上吃苹果。天空是金色的，太阳也是金色的，大路上的灰尘也是金色的，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金色的，就连我没有看见、但是我觉得我看见的一切也都是金色的。

我吃着苹果。朝思暮想的苹果始终是甜的，它们在我嘴里化了，仿佛我和它们一起融化了。苹果在我嘴里化了，在我的血液和肌肉里化了，而我是在圣彼特鲁节那一天，在太阳的金色光芒中，在同样也是金色的天空中融化的。

“妈妈,请你再给我一个苹果吧。”

“拿着,泽利古察,上帝饶恕奥斯曼。”

“奥斯曼是谁 ?”

“一个土耳其人,管他是谁,他也是人! 他信奉异教,但是他也是人……也是人。你要当个好人，泽利古察！”

我从来也不知道奥斯曼是谁，就连现在我也不懂“他也是人”是什么意思。我去问妈妈吗？即使我去问她，她也不能回答我了。现在妈妈死了，她连一个问题也不能再回答了……连一个问题……

“妈妈,奥斯曼是谁?”

“一个土耳其人,管他是谁,他也是人!”

我把爸爸一个人留在老树墩子那里。不，不是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他嘴里叼着烟。当一个人嘴里叼着烟的时候，那他就不是一个人了。我到树冠呈圆形的苹果树上摘了两个苹果，然后又回到爸爸身边。我递给他一个苹果，他并没感到意外。他扔掉烟，用脚把它踩灭。他咬着苹果，把它吃下去了。他对我说：

“那棵歪斜的、快要枯死的苹果树结的果子又好又甜。你还记得吗?”

“对,我记得。”

前来祭奠妈妈并参加她的葬礼的外村的亲戚们所以吃得那么多、喝得那么多，是因为他们忘记为什么到我们的场院里来了。他们从我和爸爸身边经过的时候，仿佛没看见我们。一些人走起路来很吃力，跌跌撞撞的。另一些人行动还麻利，但头却低下去了。要是谁想跟妇女们说话，她们的舌头在嘴里也不利索了。男男女女都到我们场院的深处去了。在那儿，一些人躺在青草上，平躺着或是蜷缩着，昏

昏沉沉地立刻就睡着了。那些酒精还没有上头的人在从草棚子里往下拽干草，他们把干草铺在青草上，然后才躺下。

现在，我们场院里的喧闹声停止了，村子里的吵闹声也停止了。不时从车站传来货车的汽笛声，村子的另一边，不知在什么地方，一只狗在沙哑地狂吠。一个无精打采的守夜人在令人讨厌地哼唱着。爸爸点起另一支烟。我也点了一支。厨房的烤炉里烤好了最后一炉面包圈，最后一炉小面包。

为了祭奠死去的妈妈、向她告别并参加她的葬礼，从格尔莫祖依河谷的各个村庄又来了很多亲戚。明天将有更多的亲戚到来。

“我们再去看看马丽亚。我们还将看到从布加勒斯特回来的她的儿子们。”

我们必须为明天聚集在我们屋里、我们院子里和院子旁边的所有的人准备吃的和喝的。

“记住，孩子们，不要让任何一个参加我葬礼的人饿着和渴着。”

“放心吧,妈妈。”

她说起她的葬礼就好象在说别人的葬礼，在说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或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的葬礼。

她一直在说，现在不再说了。连一个词儿也不能说了。

伊昂哥哥拉着他的塞尔维亚女人的手在场院里散步。他们俩累了，想在哪儿找一个歇息的地方睡一觉，但是又怕

爸爸那张嘴。爸爸看到他，喊道：

“你们困了，想睡觉。别不好意思。谁也不会生气的，就连你妈也不会生气。你们随便找个休息的地方吧。”

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一声没吭，可是欧莲卡嫂子却说：

“到山坡上去,找个避风的地方。”

“你们去吧。”

他们拉着手走了。他们走出场院，穿过铁路的路基，爬上山坡。月光照着他们爬上坡顶，随后他们就消失了。

“安静地睡吧，”我在心里祝愿他们俩，“安静地睡吧……”

未曾有人祝福我安静地睡过，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这样更好。那种最安静的睡眠可能就是妈妈现在睡的那种样子——没有梦,没有忧虑,再也醒不来的睡眠。艾宛杰丽娜姐姐倒很关心我。

“泽利古察,你累了,孩子,走吧,到我家去,躺下至少睡上一两个钟头。”

在这之前，艾宛杰丽娜一直象个大姐姐似的用姐姐的口吻跟我说话。现在妈妈死了，对我们来说，需要的时候，艾宛杰丽娜将代替妈妈的位置……妈妈的位置！……任何人也不可能代替妈妈的位置。

“走吧,泽利古察,要不你明天什么也干不了啦。”

“不,我没事儿。”

不仅亲戚，就连朋友们也不知道我是多么有耐力。有

一次，我工作了七天而没有合过眼睛。然后睡了两个小时。后来我又不间断地工作了七天。我喜欢考验我的体力和精神。似乎我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我不这样认为。我适当地珍惜生命。

艾宛杰丽娜姐姐从我身边走开了。走了几步以后，她又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你知道吗？再过一年，最多两年，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听见了吗？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时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我没吱声。我假装没听见她的话。

“我知道妈妈再也看不见了,因为她死了,可是我……”

“将来我带你去看医生。可能会找到治疗的方法。”

“我不愿意去看大夫。要是你舍得为我花钱，就带我到巫医那里去，我听说夏卡有一个巫医什么病都能治。”

“好吧，以后我也带你到巫医那里去……”

清风吹来。我们的场院里又散发出向日葵、成熟的苹果和葡萄的气味。我感到冷。爸爸也感到冷。我们点上烟抽着。现在我们抽烟是为了取暖。爸爸看了看天空，说：

“再过一个钟头就出太阳了。你妈将有一个晴朗的安葬日,晴朗的一天,孩子!”

他把刚抽了一少半的烟扔掉了，用脚把它踩灭。仿佛不安使他发抖。

“爸爸,你怎么了?”

“没怎么,我怎么了?!我突然打了个寒战。没怎么，我

怎么了？”

他打了个寒战。寒冷突然笼罩了他。寒冷也笼罩了我。我的嘴唇冻木了，直哆嗦，片刻之后，我的牙也开始打战。现在轮到爸爸问我了：

“孩子,你怎么了？”

“没怎么,”我回答他,“没怎么。我的牙在打战。没怎么。上一次我的牙也打过战。”

“对，我想起来了。上一次你的牙也打过战。那是你伯父沃依古死的时候。”

“我也想起来了。”

我的牙在剧烈地打战，我的牙在非常剧烈地打战。

“你到井边去,”爸爸对我说,“你在井里打一桶水,一直喝到肚子胀起来为止，那时你的牙就不再打战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喝水呢？我不渴。”

“不管你渴不渴,你去喝水吧。”

他的生硬的话如同命令。我不想使他难过，更不想不听他的话。

“好吧。我去。”

我真的去了。我看到了正在和巴贝尔卡说话的“蕃茄”大嫂。她们在谈论妈妈。妈妈死了，她们感到很遗憾。她们对过去的纠葛非常痛苦，但是现在毫无办法了。

“生活就是生活。死亡就是死亡。”

我知道。死亡就是死亡。但是世界上为什么一定要有死亡呢？过去死神到我们家来过几次。一次带走了我哥哥

阿列克塞。另一次带走了我姐姐拉达。这次把妈妈带走了。下次该轮到谁了？把妈妈带走以后，死神将从我们家再带走谁呢？我吗？可能是我！但是不可能。死神将要到布加勒斯特去找我，必须从布加勒斯特把我带走。从欧米达到布加勒斯特路途遥远，这可不是开玩笑！对活人来说这条路是漫长的，但是对死神却不然。死神走得快，象思想一样快。

我也想象思想那样疾走，不仅指我的思想，也包括我的整个躯体。

巴贝尔卡从井槽里用手掬着水洗了脚，然后走了。“蕃茄”大嫂也是如此。妈妈将来再也不能洗脚了。妈妈死了几个小时以后，斯德尼古兹的几位老太太在木盆里用热水和肥皂给她擦了身，然后我姐姐们给她穿了寿衣。将来妈妈不仅不能再洗脚，也不能再洗脸了。

我从井里打了水。打了满满的一桶水。水很凉，象冰一样凉。我喝呀喝呀，一直喝到肚子胀起来为止。我的牙不再打战了。突然，我感到很舒服。但这只是片刻的事情。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大地和我一起在旋转。我连忙扶住篱笆。我还会感到舒服吗？天空变得越来越清澈。星星暗淡下去。一些星星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光束消失了。

“早晨好。”

“好。”

我回过头来。菲丽蒙娜在井台旁边停下来。她背着一大捆带露水的青草，身上穿了一件蓝色印花布的裙子，光

着脚。

“妈妈死了，”我对她说，“妈妈死了。”

菲丽蒙娜久久地望着我。现在天空是蓝色的。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来。菲丽蒙娜沉默不语。她看着我，一声不吭。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死的那一天总是要来临的。在白天，或者是在夜里。马丽亚大婶是在夜里死的。在黑暗中死的。”

“她不是在黑暗中死的，”我回答她，“她是在光明中死的。当时点着灯，她手里拿着燃烧的蜡烛。我妹妹爱丽萨贝塔早就为她点起了蜡烛，并把蜡烛放在她的手里。”

“我们别为这点小事生气了。我是想说马丽亚大婶是在夜里死的。”

“我们不会为区区小事生气的，”我对她说，“区区小事。”

“对，”菲丽蒙娜说，“你说得有道理。生命太短促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自寻烦恼……”

太阳升起来了。一轮清新的太阳。一轮初升的清新的太阳。仿佛夜里它在一条清凉的河里沐浴过。天空明亮，弥漫着青草和花的芬芳，散发着成熟的苹果和葡萄的清香，散发着桑树和灌木的幽香。

我看着菲丽蒙娜，她也看着我。

“你累了。”

“对。我累了。”

“安葬以后，今天晚上你该休息休息。”

“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死人有死人的事，活人有活人的事。把死者安葬完毕你就回家吃饭和休息。死者拖累了很多人。”

菲丽蒙娜的手很大，粗糙而且难看。她的脚也不好看。那是一位独身女人的手、脚和身体。她很能干，顶得上七个男人……顶得上七个男人。

好多年以前，我在学校问她：

“菲丽蒙娜，将来你想干什么？”

“当工程师。”

她跟一个宪兵私奔了，结果很不幸。她的眼睛还跟扁桃似的，眉毛依然很浓密，嘴唇还是那么丰满。她把那捆带露水的青草放在篱笆旁边，也打了一桶凉水，一直喝到肚子胀起来为止，并对我解释说：

“自从我跟你站在这儿以后我感到冷，非常冷，可是后来我又突然热起来，渴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没什么。”

又飘来苹果和葡萄、泥水和土地的芬芳。

菲丽蒙娜走到水槽旁边，洗了脚。所有到井上来担水或者仅仅是喝水的妇女们，都要洗洗脚。菲丽蒙娜洗完脚，直起腰来，说：

“我有一头奶牛。每天早晨我都到铁路的路基上去割青草，我把草捆成捆背在背上。我老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要是养路工们抓住我，他们就打我。从今年春天到现在，他们只抓住我三次。”

“他们打你吗?”

“打我，我偷了青草，他们怎么能不打我呢。有一次是乔图打我，另一次是彼特卡依打我，但是打我最凶的是布尔苏克。你知道,我是寡妇。”

“我知道。”

“你还应该知道,寡妇没有一点自卫的能力。”

“这个我也知道，亲爱的菲丽蒙娜……有时我感到我知道很多事情，可是另外的时候我又感到我什么也不懂……”

“如果……”菲丽蒙娜说“如果……”

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拉着他的塞尔维亚女人的手从山坡上走来。欧莲卡嫂子看看我，又看看菲丽蒙娜，她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俩会在一起说话。她说：

“我们躲在避风处的一堆干草上，我们本想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

“你们冷吧?”

“不冷,一点儿都不冷。一些马……”

“马怎么你们了?”

“没怎么我们，它们能怎么我们呢？马在附近刚刚收割过的庄稼地里吃草，马腿都被绊上了，脖子上戴着响铃。只要马的头一动,脖子上的铃铛就响。”

井槽里有一半水。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洗了手和脸。

“当你用清水洗脸的时候,仿佛你变得年轻了。”

“什么你变得年轻了?你本来就很年轻。”我嫂子说。

“我有一头奶牛，”菲丽蒙娜说，“我为孩子们挤奶。我还把牛奶卖给法院的文书们。文书们早晨要喝牛奶咖啡。城里人离了牛奶咖啡就活不了！”

好象她突然对全人类生起气来。她的脸阴沉下来。她背起那捆带露水的青草走了。临走之前，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葬礼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我相信葬礼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

“我们还会见面。”

我开始抽烟。我的嘴唇是苦的。我的整个嘴都是苦的。热辣辣的烟是苦的。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打了一桶水，喝起来。他一直在喝，怎么也喝不够，仿佛他的肚子没有底。我也喝起来。我的头昏昏沉沉的。

“你们空着肚子喝水，”我嫂子说，“你们象傻子似的空着肚子喝水。”

我没做声。我哥哥也没吭声。我们不知道傻子是不是空着肚子喝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嫂子仍不肯罢休，说：

“我给你们拿点葡萄酒来。”

伊昂哥哥神气十足地冲她说：

“怎么，你给我们拿葡萄酒？你知道我是基督复临教教徒。就是你鼓励我：‘伊瓦奈①，你入基督复临教吧。你入基

①伊昂的爱称。

督复临教吧!’我入了。自从我成了基督复临教教徒以来，我不再抽烟,不再吃猪肉,不再喝李子酒,不再喝葡萄酒了,是你让我入的基督复临教!”

这些话是怨天尤人的,痛苦的,生硬的,充满了愤怒。

“我？你好好想想吧。你早就想入基督复临教啦，所以你就入了。”

“算了,’我对他们说,‘别闹别扭了。至少是现在。你们以后再吵吧。什么上帝?!现在妈妈死了。”

我嫂子给我拿来一小罐葡萄酒。我把它喝了。伊昂哥哥馋涎欲滴地望着我。

“还是你好,’他说,‘还是你好,因为你不是基督复临教教徒。你吃吧。喝吧。抽吧。”

“对,’我回答他说,‘还是我好。甚至非常好。”

“大概你也玩妓女吧……”

“玩,为什么不玩呢?!”

我嫂子冲他厉声喊道：

“伊瓦奈!”

她只对他说了一声‘伊瓦奈’,而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竟象个孩子似的老实了。

“原谅我,’他对我说,‘我说了脏话。见鬼,魔鬼就在这里。”

两个士兵从铁路的路基上走过来，在水井那儿止住脚步。他们没有武器，只是背着背包，而且背包也没怎么装满。他们好象又累又饿。他们打了水，象牲口那样就着水

桶喝起来,然后洗了手,洗了脸,但是没有擦的东西。他们面对太阳举着手站了片刻。太阳把他们的脸和手晒干了。爱丽萨贝塔妹妹看见了他们。她兜了满满一衣襟面包圈走过来,把面包圈分给他们。

“以妈妈的名义!”她说。

士兵们接过面包圈，说：

“上帝接受她吧!”

他们开始吃面包圈。我妹妹打量了他们一番，问道：

“你们有证件吗?”

士兵们吞下嘴里的面包，惊奇地说：

“有。我们有证件。可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宪兵……”我妹妹小声说道。“乔布上士。要是他碰见你们，而你们又没有合适的证件，那他会逮捕你们的……逮捕你们，并把你们捆起来押送到图尔努的兵团去。”

士兵们没有做声。他们正了正背包，爬上铁路的路基，向另一边走去，钻进一望无垠的玉米地的青纱帐里。

“逃兵,”我妹妹说,“要是宪兵们抓住他们,天哪!”

钟叮叮当当地响起来！天是蓝色的，没有一丝云彩，蓝得就象开满鲜花的辽阔的亚麻地。太阳照耀着。钟声响啊……响啊。

为了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太阳照耀着大地，但是钟……教堂的钟只是为妈妈，为死去的妈妈而响。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多长时间？那时我为什么不死了呢？死了多少孩子啊!）我为死者们打

过钟，以便赚几个钱，后来我想，等长大了以后我要当掘墓人，以掘墓为生。死一个人你就可以为他掘墓，赚上几个铜板，用这个钱买面包、几个西红柿、一小块奶酪，你就会心满意足了。水是不用花钱的。你就活着吧。

在我们欧米达村，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从前死了很多人。现在这个河谷里也死了很多人。我不知道上个星期谁死了，但是昨天，昨天妈妈死了。

“难啊，”她在世时对我们说，“死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白昼对我来说是难熬的，黑夜对我来说也是难熬的。我呆在地下，孤单单地呆在黑暗中，永远是黑洞洞的，永远是黑洞洞的……直到上帝的最后审判……直到上帝的最后审判。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将是上帝的最后审判时刻……”

“别说上帝的最后审判了，你别害怕。你不要使别人难过，你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一件坏事。”

“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呢？可能我做过。可能事实上我做过。可能我有过做的念头。反正都一样。”

“不，不一样。要是只根据念头来审判……”

“我最怕黑暗和孤独……黑暗和孤独……”

她一辈子都点着灯睡觉，即使在战争年代煤油昂贵而且很难弄到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列挂了很多节车皮的货车开过去。房子的墙壁摇晃了。窗户震动了，发出响声。火车爬过丘陵，驶上田野，加快了速度。过了一段时间，火车的声音消失了。沉寂仿佛从

天而降。然而这沉寂没有持续多久。铁路路基那边的玉米地里传来了枪声，随后是一声尖叫。爱丽萨贝塔妹妹说：

“逃兵 跻布上士碰见他们了。”

钟又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钟声（教堂离我们家很近）、枪声和太阳的强烈光芒甚至把客人中那些依然在睡的人也弄醒了。他们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拍打着衣服上的草末，向屋子这边走来。他们走到井台上打了水，喝过之后精心地洗了手和脸。

“迪拜依,你饿了吧?”

“怎么能不饿呢 ?好象非常饿。”

很多男人和女人都这么说：

“饿 我们饿了 !”

“你们再稍微等一会儿,’爱丽萨贝塔妹妹请求他们说，“我们马上就摆桌子吃饭。”

客人们听了她的话以后安静下来。我妹妹走到我跟前，悄悄地对我说：

“今天我们一定要安葬妈妈。要是我们再把她的灵柩停上一天,这些人准能吃我们的耳朵。”

“给他们,让他们吃饱喝足,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妈妈希望所有的人在她的葬礼上吃饱。”

“好吧,那我们就按你说的办,可是谁付钱呢 ?”

“这你不用担心,’我对她说“这你不用担心。”

“我知道你爱挥霍，至今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到头来你会饿死在马路边上的。”

“可能死在马路边上，也可能死在宫殿里，反正都是死。”

“瞧你说的！很可能！但是你最好别在穷困中死去。最好你别死。”

我妹妹笑了。在她笑的时候（她笑恰恰是因为她想哭，只是不想让别人看见罢了），她又在旧房子前面桑树的树荫下摆好了大饭桌。只是这时我才有暇瞥了一眼依然结满了桑椹的桑树。一棵桑树结的桑椹在成熟的时候是蓝色的，甚至是黑色的。另一棵桑树结的桑椹是白色的。白桑椹是甜的，象蜂蜜一样甜，甚至比蜂蜜还要甜。那些蓝黑色的桑椹是酸的。

我无心和那些人坐在一起吃饭。我的身子紧缩了，缩作一团，仿佛冻僵了，然而不是寒冷的冬天那种冷法，而是另外的冷法。一种是冬天的寒冷——有益于健康的寒冷，有时甚至令人喜欢，而另一种寒冷则是死亡的寒冷。我从那些不速之客，从那些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亲戚当中挤出来。一些人我认识，另一些人我从前认识，但是现在忘了，大多数人我从来也没见过，恐怕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他们。

我伸手摘了几个白桑椹，嚼碎后咽了下去。瑟敏泽妹夫喝了一早晨酒。

“桑椹！……把它们扔掉，大舅哥，吃了拉肚子。”

他端着满满一杯酒，一定要请我喝

“苦艾酒……喝吧……对胃有好处。”

我端起酒一饮而尽。我的嘴本来是苦的，现在变得更

苦了。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我的脑子乱糟糟的。在我的一个姐妹的敦促或没有敦促的情况下，人们坐下来吃饭了。不时传来教堂的钟声。我的姐妹们走过来，端来满满几大罐子汤，几篮子面包，几盘子烤肉。（简直是婚宴！不。是丧宴！）要是我的一个姐妹出嫁，还是这些亲戚们到我们这儿来，还是用这些陶碗吃饭，还是吃这几样食物，喝同样的葡萄酒，同样的苦艾酒，同样的烧酒，喝酒的时候还是用这些杯子,这些小酒杯。

现在又是妈妈一个人留在屋里了。等我们把她安葬以后，她将一个人呆在地下，可是现在她却一个人留在屋里。不，不是她一个人留在屋里。她和我嫂子欧莲卡在一起。我嫂子只是看着燃烧的蜡烛别从妈妈僵硬的手里掉下来，别把床和整座房子烧着了。最怕的是火窜起来，蔓延开去。如果我们敢于正视现实，说心里话，即使妈妈呆在地下也不是孤独的。在她的周围还有我们家所有的死者和别人家所有的死者——过去曾经是活人并且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生活过的死者。

爸爸从场院里走来，和他同来的还有什特凡弟弟。我弟弟泪眼模糊，眼睛哭肿了。

“嘿,孩子,”爸爸对我说,“到屋里去,我们再跟死者呆一会儿，呆到这些人吃饱喝足的时候。”

“你知道,人们从来也吃不饱,从来也喝不足,从来也活不够。”

我们还没来得及进屋，村里的号手，又矮又瘦、满脸皱

纹的凯勒就在大门口叫我爸爸。我们村原来的号手叫迪什，是个退伍的老兵。在格里维察①的攻坚战中他当号手。在土耳其人的枪林弹雨中他表现突出而且英勇，他把号按在嘴上，简直象一棵挺拔的白杨。嘟一嘟一嘟……嘟一嘟一嘟……然而，道洛班楚②们登上城墙的垛口以后，很多人都跌进灌满了水和泥浆的防护壕里。可是，当你已经牺牲，或是挨了致命的一击的时候，你很少会担心是掉在干涸的防护壕里还是掉进满是泥水的防护壕里。

"嘟一嘟一嘟……嘟一嘟一嘟……"

"冲啊,小伙子们,冲啊……"

"嘟一嘟一嘟……"

格里维察陷落了。普列夫纳③陷落了。战争结束了。

迪什成了村里的号手，成了我们欧米达村的号手。

"嘟一嘟一嘟……"

"大家快给老爷干活去吧！"

"嘟一嘟一嘟……"

"大家快去运石头吧。"

"嘟一嘟一嘟……"

那支曾经在格里维察的伟大攻坚战中吹响过的号角此

①格里维察是土耳其侵略军在保加利亚普列夫纳地区的一个要塞。一八七七年独立战争期间被罗马尼亚军队攻克。

②过去的罗马尼亚步兵。

③保加利亚地名。一八七七年罗马尼亚独立战争时期，罗马尼亚军队和保加利亚义勇军曾在这里与土耳其侵略军作战。

时吹得低沉而哀婉。

在迪什的老伴和他们的女婿德勒亚勒死于霍乱之后，迪什也死了，他们被一个摞一个地葬在同一口棺材里。咳……反正都一样。

我们欧米达村从前的号手是迪什，现在是凯勒，这个矮个的凯勒，这个瘦小的凯勒，这个满脸皱纹的凯勒。可是号……号还是在格里维察的攻坚战中吹过的那把号。

那时是迪什的嘴唇吹这把号。如今迪什的嘴唇腐烂了。死者的眼睛腐烂了，脸腐烂了，整个躯体腐烂了。死者的嘴唇也腐烂了……用来悄悄地说过情话、激起过别人的嘴唇的思恋并吻过他人嘴唇的嘴唇也腐烂了。

妈妈的嘴唇也将腐烂。

“泽利古察,你快好吧,泽利古察,你可别死,乖乖,为了把你拉扯大我受尽了苦,你可别死,泽利古察。”

我当时躺在门廊上的一块粗毛毯上，全身浮肿，脸色蜡黄。

妈妈的嘴唇在颤抖：

“你可别死，泽利古察。为了生你并把你拉扯大，我受尽了折磨。你可别死,泽利古察。”

我竭力挺住，积蓄力量，特别是在比生命更珍贵的母爱的抚育下，我终于战胜了病魔，没有死。

妈妈也用她的嘴唇跟爸爸说过情话吗？我没听见她说过。和我同在这间屋子里生活过的其他人也没听见她说过。现在妈妈的嘴唇呈青紫色，僵硬的青紫色的嘴唇，连一句话

也不能再说了，连一个词儿也不能再说了。

凯勒夹着号来到我们跟前，对爸爸说：

“图多尔,让我为死者吹号吧。”

爸爸惊奇地说：

“你为什么要为她吹号呢？过去你只是为退伍的老兵们吹号，只是为死去的退伍的老兵们吹号。”

“是这样。”

“你没给女人们吹过号。”

“是这样,”号手凯勒说“我没给女人们吹过号,可是对马丽亚则另当别论。她生了那么多孩子！十个！……十二个！生这么多孩子并拉扯这么多孩子可不容易，这比端着刺刀向敌人冲锋还困难。我是这么想。”

人们不再吃了，也不再喝了。爸爸垂下头。他的头是粗糙的、忧伤的，仿佛是用烧焦的黑土铸成的。他对号手说：

“吹吧。如果你一定要为她吹号,那你就吹吧。”

我们走进门口的过道（这是我们家的过道，但是此刻我感到它是那么陌生……那么陌生！），然后进入妈妈在床上长眠的那间小屋。死者的手里拿着一支白色的蜡烛。蜡烛在燃烧，它一边燃烧一边冒烟。

小屋里空气污浊，散发着熔化的蜡味，燃烧的蜡味，熏香味和死人的气味。妈妈的脸变青了。她的嘴唇也变青了，几乎都成了黑色。爸爸跪在妈妈的床边，用手支着头，小声地，非常小声地说着，以致于我更多地是靠猜才能听到

他说的话：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

我和什特凡弟弟站在门旁，我们俩都靠在门上。妈妈是在这间小屋里生的我们。也是在这间小屋里她把我们拉扯大，直到我们学会了说话、走路并来到大千世界找到一份差事为止。冬天的严寒从这扇门下钻入，把我们冻伤。夏日的酷热也是从这扇门下进来的。

“马丽亚,马丽亚…… ”

爸爸的耳语声很低，已经听不见了。我也不想再听。我也不应该再听。

凯勒在外面的廊子上说过“马丽亚安息吧”，并一口气喝了一大杯黑葡萄酒之后，把号放在嘴上，开始轻轻地吹奏起来。

天是蓝色的，太阳照耀着人们，风轻轻地吹来，桑树叶在懒洋洋地摇晃着。白色和蓝黑色的桑椹从那两棵桑树上掉下来。好天气。美好的天气。适于生活的天气。宜于消遣的天气。

瘦小的凯勒用他那把变了形的号吹着熄灯号。

“你别死,泽利古察,为了生你,我受了罪,我还是把你生下来了，泽利古察。你别死，泽利古察，为了把你拉扯大，我和你都受了罪，我还是把你拉扯大了，泽利古察。你别死,泽利古察。”

我没有死。我没有垮下来。我的生命没有熄灭。我象蜡烛那样在燃烧。我妨碍过别人吗？没有！因为我白天燃

烧的是自己的生命，黑夜燃烧的也是自己的生命。我确实象一支蜡烛在燃烧，象妈妈僵硬的手里那支闪着光焰的蜡烛在燃烧。

“你别死,泽利古察,你别死,泽利古察。”

我没有死。我的生命没有熄灭。除了被我堂兄、邮局局长尼古拉·迪莫泽尔的猎枪子弹误伤了脖子而死去的拉达以外，我的姐妹们也没有死。拉达发出垂死的呼噜声，在妈妈的怀里挣扎着，血从她的脖子里喷出来，而妈妈和我们一样,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堂兄尼古拉·迪莫泽尔扔掉猎枪逃到田野上，躲进玉米地，以免爸爸找到他把他杀死。傍晚，当爸爸劳动归来的时候，他发现我姐姐拉达已经死了。她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死的。她的身子还是热的。妈妈比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的苦还多、还深。

我们没有死。我们的生命没有熄灭。但是现在妈妈死了。妈妈的生命熄灭了。

“嘟—嘟—嘟……嘀—嘀—嘀……嘟—嘟—嘟—嘟—嘟……嘟—嘟……”

熄灯号……熄灯号……

夜晚，兵营里吹熄灯号。那时，士兵们必须躺在硬梆梆的床上,必须闭上眼睛,必须安静,必须睡觉。但是,闭上眼睛不等于入睡。士兵们也是人，他们仍然是人。尤其他们都是青年。

“我的迪努察……现在我的迪努察正在睡觉。她已经给孩子吃过奶了。吃饱了奶的孩子已经睡了。后来我的迪

努察也睡了。她睡着了，现在正在沉睡……可是，要是我的迪努察没睡呢？要是她让孩子一个人在家里睡觉，而她走出场院，在干草垛的后面和邻居德乌奈幽会呢？德乌奈年轻英俊，但是他的老婆又老又丑，胖得几乎都动弹不了。德乌奈老是睃着村里所有的女人。难道他就不偷看我的老婆吗？”

熄灯号。

“士兵们,你们干什么呢？睡了吗？”

“睡了，”盖着粗糙的灰色毛毯的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睡了,祝您长寿,军曹先生,我们睡了。”

军曹笑了。他是一个在军队里度过了青春年华的老兵。士兵们也笑了。

熄灯号。

“嘟—嘟—嘟—嘟—嘀—嘀—嘀……嘟—嘟—噜—嘟—嘟……嘟—嘟……”

号手凯勒在吹熄灯号，在这支忧伤的曲调中，他在吹妈妈生命的熄灯号。

“嘟—嘟—嘟……嘀—嘀—嘀……嘟—嘟—噜—噜……”

来祭奠死去的妈妈并参加她的葬礼的人们——亲戚、熟人和朋友，现在正坐在桑树下的桌子旁边。没有人再吃，没有人再喝，没有人再说话。大家都沉默了。人们在默默地听着凯勒的号声。这把号从前是迪什的，如今属于凯勒了，而现在这把旧的、变了形的、用马口铁做的号在吹熄灯

号。充满了忧伤的哭音和凄凉的号声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甚至可以传到田野的尽头。对我们欧米达村的很多人来说，世界就在田野的尽头结束了。说不定在天上也能听到凯勒的号声。天不太远，一点儿都不远。

“嘟—嘟—嘟……嘀—嘀—嘀……”

妈妈死了。

爸爸跪在妈妈的床边。妈妈的病情恶化以前，他每夜、每年都睡在她的身边。多少年？没给他们计算过。如今，只有妈妈躺在这张床上。她躺在上面长眠了。长眠有一个开端。对妈妈来说，长眠恰恰是在她死的那一瞬间开始的。她的这次长眠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妈妈的长眠将比她虚弱的生命所持续的时间长得多，她的长眠将永恒地持续下去。

可是，永恒意味着什么？

我感到，我们人类发明一些特殊的词汇，只不过是为了用它们羁绊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为我们自己设个羁绊。在我们通向永恒的路上，死亡羁绊我们。可能生活也羁绊我们。

“嘟—嘟—嘟……嘀—嘀—嘀……嘟—噜—嘟—嘟……”

瞧，年轻时的妈妈！那时我还没出世。可是那时我在哪儿？谁也不知道自己出生之前在什么地方。说不定我哪儿也没在。我可以想象出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披着长发，个子高高的，颀长而苗条，尽管她是寡妇，但是几

乎还象个少女，怀里抱着两个婴儿。她走进爸爸的家，走进这间如今她停在床上的小屋里。在这间小屋里还可以找到那两个孩子—— 莲娜姐姐和格奥尔基哥哥。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 我多么爱你,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对你说过，一次都没说过！”

现在爸爸说得清楚而响亮……清楚而响亮。

我瞥了他一眼，恐惧突然笼罩了我。他会出什么事吗？可以这样说，自从妈妈死后我是冷静的。妈妈死了，她再也不受罪了。你可以用刀切她，你可以砍她，你可以把她撕成碎片，但是你不能杀害她，因为她死了。没有人死过两次，没有人生过两次。我担心爸爸的生命。他的眼睛仍然是干的，但是他的整个身躯却在哭，那是一种无言的、极度痛苦的哭泣，我从未看见别人这样哭过。他感到他的脚冷了。他站起来，俯下身去，吻着妈妈冰凉的前额，已经开始发青的冰凉的双颊，原来是青色、现在都快变成黑色的冰凉的嘴唇……变得越来越黑。

我看着他……继续看着他。我从来也没见过他是这种样子。他从妈妈僵硬的手里拿出燃烧着的蜡烛（把它取出来很困难),然后把蜡烛递给我。

“你拿一会儿……”

屋里闷热难当。空气是污浊的……散发着蜡烛和熏香的气味。散发着死人的气味。妈妈散发着死人的气味，是妈妈而不是别人。

外面，凯勒吹着旧号，旧号发出的响声回荡着。爸爸回

忆往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妈妈年轻的时候，而那时—— 是那么久远……那么久远……他也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当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孩子意味着什么。同样，当人们还年轻的时候，他们也不了解青年意味着什么。只有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一切，但是那时已经太晚了…… 太晚了……太晚了吗？从来都不晚……不,还是晚了。

爸爸又吻了一次妈妈冰凉的、青紫色的、现在已经开始变黑的嘴唇，相识以来，他第一次吻了妈妈的冰凉的、青紫色的手。

但是，妈妈的手是僵死的，象她的眼睛一样，象她的嘴唇一样。

妈妈的手感觉不到爸爸吻了它们。她的手早就凉了，不能动了，几乎都僵硬了，早就僵死了。亲吻来得太晚……太晚了……在生活中，有时一切都来得太晚。唯独死神从来也不迟到。唯独死神永远早来。妈妈已不年轻，但是一点也不老。象格尔劳玛努的外婆那样，她还可以再活很多年。

“格尔劳玛努的外婆来了吗？”

“没来。她怎么还能来呢？十年前她被一辆运送参加婚礼的人的马车轧死了。”

“但是乌祖波尔姑姑呢？”

“她晚一会儿来。迪察在生孩子。”

我不知道是谁问的，也不知道是谁回答的。既然我不

认识他们，自然也就不熟悉他们的声音。如果不熟悉他们的声音，当然也就不认识他们。

“嘟—嘟—嘟……嘀—嘀—嘀……嘟—嘟—噜……嘟嘟—嘟—嘟—噜—嘟—嘟。”

两个孩子加两个孩子是四个孩子。这就如同两种忧愁加两种忧愁是四种忧愁一样。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一屋子孩子。后来别的孩子又出世了……别的孩子。

“一年一个。”

“来到世上的每个人都有幸福或者不幸。”

“为什么不幸？每个来到世上的人都只应该幸福。”

“谁说过都应该幸福？”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爸爸从我手里拿回燃烧着的蜡烛，又把它放在妈妈的手里。很难再把蜡烛放进妈妈的手里，因为她的手指头僵硬了。爸爸的亲吻——为时已晚的徒劳的亲吻，已不能使妈妈的手指再变得柔软了……不可能了……死了就是死了。凯勒还在继续吹号。他的号声在响，在回荡。

“嘟—嘟—嘟……嘟—嘟—噜……”

熄灯号。

爸爸弯着腰从小屋里走出去。他穿过人群，从院子走到外面。我也跟着他走出来。他停下来对凯勒说：

“别吹了。你吹得够了。”

他爬上铁路的路基，向路基那边的山岗走去。亚历山

德鲁·纳斯塔伯父——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对我、什特凡弟弟和伊昂哥哥说：

“你们跟上他，当心他寻短见。”

“他不会寻短见，”我回答他说，并连忙问道：“你为什么不去呢？”

他把一只手放在胸脯的左侧。

“我的心脏受不了，”他说，“要是我爬上山岗，我的心脏就会破裂，我会死的。你们家里有一个死人还不够吗？你们希望有两个？”

“我们不希望。”

说完这些话以后，为了从后面追上爸爸，我迈着大步走了。伊昂哥哥和什特凡弟弟留在原地，可是爱丽萨贝塔妹妹却跟着我。她小声对我说：

“你别再跟着他了。可能他想只带着他的沉思和痛苦一个人呆一会儿。”

“就是这样也不应该。”

“可是，你怎么知道不应该呢？”

“我是这么认为。”

“那我也跟你去。”

“你别受累了。你最好照顾一下大家，再给他们添一些吃的，再给他们拿一些喝的。”

“有些人都喝醉了，别让他们搅乱了咱们的葬礼。”

“他们不会搅乱咱们的葬礼。”

凯勒又吹了两三次号。

我在骑兵团队当兵的时候，晚上很晚才吹熄灯号。军事训练回来之后，我们首先吃饭：玉米糕就煮洋白菜，要么是就扁豆汤或云豆汤，然后我们到马厩去刷洗马匹（我有一匹老口的大马,我管它叫瓦夏),把干草放在马槽子里,为它们备好夜里的草料。干完了这些以后我们才回宿舍，弄掉衣服上的泥土，把马靴擦亮，最后钻进被窝。

熄灯号。

“新兵,你还没睡?熄灯号响了,可是你还没睡!”

“我睡了,排长先生。”

营房里有六十张床，三十个上铺，三十个下铺。床很窄,每张床上都垫了一个草垫子,睡一名士兵,当然,只要他睡得着。

爸爸听见我的脚步声便停了下来，把脸转向我。他看见我并没有吃惊。要是他回过头来没看见我，那他可能会吃惊的。他拿着一支烟。

“我的火柴用完了。你有火吧。”

我给他点上烟。我自己也点了一支。在晴朗的天空下，在潮乎乎的土地上，烟仿佛比平常更苦，更涩。我们往肺里吸了几口，随后把烟扔掉了。爸爸看着扔在草里的烟。它们还在继续燃烧，从每支烟上都升起一个淡淡的烟圈，简直就象一支蜡烛。

“它们在自己燃烧,”爸爸说。

“对。烟是干的，烟纸也是干的。烟在自己燃烧……”

他把烟踩灭了。他先把他扔的那支烟踩灭，然后把另

一支烟也踩灭了。他注视着我的眼睛，可能是怀疑，他从我的眼睛里发现了惊奇的端倪。他仿佛干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果断地说：

“别让它们再着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啊，走啊，我们默默地走着，仿佛走在寂静的深渊里。但是沉默没有持续多久，从我们身后传来叮叮当当的钟声。

为了死者，钟应该让孩子们去敲，因为只有孩子们的心灵是纯洁的。哪个孩子或是哪些孩子在为妈妈敲钟？

“当一当……叮一叮……”

爸爸走在前面。我们走在玉米地的一条小路上。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仅隔着一步的距离。他停下来问我：

“为什么敲钟？谁死了？”

他又把妈妈忘了。他又忘记妈妈死了。

“不知道，”我回答他。“不知道。等我们回去就知道了。我们向人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可别是一个孩子死了，”爸爸说，“要是我发现是一个孩子死了，我会感到遗憾的。孩子们不应该死。他们应该活着，应该成长，应该长大成人。”

我无言以对。我默不作声。爸爸也沉默了。又走了七、八步，他说：

“长大成人！做人很难！”

我们又动身了。走啊，走啊……

“对，”我说，“做人不容易。”

我们走到一个长着野刺槐的水沟旁。我们找到一条通道，从那里走过去。突然，成熟了的葡萄的香味使我们陶醉了。葡萄园！……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再也没爬上我们家旁边的山岗，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在这儿了！在这儿，在山岗上，我忘了我们还有一座葡萄园！人把很多事情都忘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忘呢？可是，为什么我要记住呢？

“这是我们的葡萄园，”爸爸说，“这是我们的葡萄园，葡萄熟了。要是你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吃葡萄。”

“如果你想吃…… 如果你想吃，如果你有胃口的话……”

“我怎么没胃口？”

我留在水沟旁边，站在野刺槐树荫下的草地上。爸爸走进葡萄园。他熟悉每一株葡萄。他找了很久，找啊，找啊……他拿着两串葡萄回来了。葡萄是红色的。

“红葡萄，”爸爸说，“红葡萄熟了。”

这种葡萄还真的叫红葡萄。这种葡萄很甜，但是颗粒小，结得很密。我们坐在水沟旁边柔软的草上吃着葡萄，一颗，两颗，三颗……当一当一当，叮一叮……

爸爸把只吃了几粒的一串葡萄放在草里。他站起来，走出葡萄园。我也跟着他出去了。

“你把葡萄忘在草里了，”我对他说，“我去给你拿，好吗？”

当一当一当……

“不，”他回答我说，“我没忘。我是故意放在那儿让蚂蚁

吃的。”

“在水沟旁边我没看见蚂蚁。”

“这不意味着没有。蚂蚁比人还多。大地上充满了黑蚂蚁,黄蚂蚁,红蚂蚁……”

我们向家里走去。我们走的是另一条小路，没有走来的时候走的那条路。山岗上有很多小路。田野上也有很多小路。我们一边走一边谈着蚂蚁。

“在我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黑蚂蚁和黄蚂蚁之间发生过一场大战。黑蚂蚁从北边过来……”

当一当一当……

现在太阳直接照着我们的头顶。我们的影子变短了，变宽了,它们是那么短,那么宽,仿佛捆在我们脚上似的,紧紧地追着我们。

“没有一个人能丢开自己的影子。”

“不,能丢开。”

“什么时候?”

“死人被埋葬以后。人和他的影子一起进了坟墓。”

爸爸又清醒过来。

“再过两个小时，最多再过三个小时，我们就要埋葬她了……”

他没有提妈妈的名字，根本没提。他补充说：

“死人,不管他是谁,都应该埋葬。不然……”

实际上他是想说:“死人,如果不尽快埋葬,尸体就开始发臭了。”

生我，抚养我，始终关心和思念我的妈妈是应该被尽快埋葬的死人。

“你要经常回家,泽利古察,要不我们又该想你了。”

谁肯理会妈妈说过的话！城市，充满了陷阱！青春，当你风华正茂的时候，会感到青春永不会消失！

“我会经常回家的，妈妈……”

信口应承的话化为清风，象清风一样消散了。

走下山岗之后，我们又来到铁路的路基上。我们从那儿看着我们的家，看着站满了人的院子。来了那么多亲戚、朋友和熟人祭奠死去的妈妈，以致于院子里都没地方了，还有一些人站在胡同里。爸爸说：

“我从来也没见过的母亲在这间屋子里生了我，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还不到一个钟头就死了。在这间屋子里，我和给我生了两个孩子的杜米特拉生活了四年。杜米特拉在这间屋子里死了。从这里，人们从这间屋子里把她抬走，送到墓地埋葬了……人们把她送到墓地埋葬了……把她埋葬了……她在黑暗中多害怕呀……我把马丽亚带到这间屋子里。那时她就象一个半大姑娘！她满头金发，梳着宛如成熟了的大麦穗般的辫子……在这里，她给我生了那么多孩子！……上帝呀!我简直都数不过来了……而现在，还是在杜米特拉死的这间屋子里和那张床上，她也死了……马丽亚……马丽亚……马丽亚……我一次也没跟她说过我爱她。”

他坐在铁路的路基上，我坐在他旁边。他在挑选比较

光滑的石子，挑了又挑，就象一个一个地数孩子那样数着它们，然后便玩起石子来。他问我：

“你会玩杜布兹①吗？”

“会。”

“那你为什么不玩杜布兹呢？”

“我不想玩。”

他沉默了，继续玩着小石子。沉默够了之后，他说：

“石子还是石子好看不见，听不见，也没有感觉。”

我默不作声。风轻轻地吹来。爸爸又改变了主意：

“石子也不好。一个人带着一把锤子走过来就把它们敲碎了，毁掉了。”

一个骑马的孩子从我们家旁边经过。那是一匹栗色马。那个孩子是骑马到田野里去放牧。我的军马瓦夏也是栗色的。我服兵役的那个城市位于低洼地带，就象在一个碗底，泥泞不堪。那里的人们生活贫困，衣衫褴褛。兵营建在丘陵上。为了赶到建在城市另一边的丘陵上的军事训练场地，天一亮我们就骑马穿过城市。瓦夏很不错，只是动作有点慢，但还是不错的。它很熟悉军事要领，按着口令行动，从来也不出错，简直就象一架机器。在我们分配马匹之前，排长乌莱基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①杜布兹是罗马尼亚的一种游戏。玩的人可以选一些光滑的小石子，把其中的一个抛上去，在它落下来之前，左手弯成弓形触地，右手要连忙把另一个石子拨进弓形的小门里，然后再接住掉下来的那个石子，

“跟我到茶室去,我要给你提个忠告。”

在大饭厅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为士兵们临时辟了一间茶室。在那儿，你交上几个铜板就会给你一小杯茶、一块糖和一块黑面包。（吃饭的时候只发给我们玉米糕。）

“你肯请我喝一杯苦开胃酒吗?”

“请。我自己也喝一杯。”

苦开胃酒是一种红色的烈性饮料。一小杯苦开胃酒不仅会使你的嘴火烧火燎，而且也会使你的肚子火辣辣的。我和排长喝了苦开胃酒。

“我可以分配给你一匹能把你摔死的马，同样，我也可以分配给你另一匹马，你骑着它一点儿也不用担心，我可以把瓦夏分给你。它是团队里最老的一匹马。只要你肯听它的，它知道所有的军事要领。”

“我要瓦夏,排长先生,虽然我会骑马,我还是要瓦夏。但是……我得付多少钱呢？”

“不多!二十列依。”

“对于象我这样一个穷小兵来说,二十列依太多了。”

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我还是被迫付给了他二十列依。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这几巴掌大的土地上度过的。马丽亚也是如此：也是在这几巴掌大的土地上度过的。我们在这儿生活过。我们也在这儿死。”

“你原来想让妈妈死在别的地方吗？”

“不，但是我本想让她在临死之前再看看别的地方。”

“世界到处都是一样。”

“一样,也不一样……”

我的姐妹们把桌子收拾好了。邻居家的几个姑娘正在一个装满水的木盆里洗碗、勺子、刀和叉子。另一些姑娘们则一炉一炉地烤面包和做菜。把妈妈安葬之后，那些人还要回到这里，还要再吃一顿，再喝一通。

钟声！要是没有钟声我们就不必着忙了。现在已接近安葬的时刻，所以钟声响得越来越急促。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家里有一个死人，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送到墓地安葬的死人。爸爸不会忘记那位死者是他的妻子，是他的第二个妻子马丽亚。我不会忘记那位死者是妈妈，是她生了我、抚育了我，只要她一息尚存，就始终为我担惊受怕，生怕我象个傻小子似的在大千世界里闯荡时出什么事。

“要是你不能回来,就给我们写信吧,泽利古察,好让我们知道你怎么样了。”

“我会写信的。”

我写了吗？写了，每年在复活节写一次。

爱丽萨贝塔妹妹走近我们，对我们说：

“你们该回家了。神父们快来了。”

“哪些神父?我听说只来了一位,泰欧菲尔神父。”

“不,”我妹妹说,“除了泰欧菲尔神父之外,斯德尼古兹和波奈阿萨的神父也要来。妈妈在世的时候这样跟我说过无数遍：等她将来死了安葬的时候，要由三位神父安葬她，三位神父和他们的唱诗班。就是我死了也不能违背妈妈的

意志。”

“你不应该违背,姑娘。”

我们回到院子里，好不容易才从聚集在那里的人们当中挤过去，叫上什特凡弟弟，一起走进屋里，以便再看看死去的妈妈，因为再过一个小时，最多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将安葬她，而在那之后，我们就永远也看不到她了。被埋葬的妈妈将开始腐烂，将要腐烂，将要分解为泥土，将要变成泥土。我们都将分解为泥土，都将变成泥土。

斯德尼格外甥汗流浃背地从墓地回来，他带着想使我们高兴的神情对我们说：

“我们把外婆的坟墓修好了，一个又宽敞又漂亮的坟墓,我们在里面砌了砖,也给它起了拱。”

他在等着我们说声“谢谢”，可是谁也没有说。做棺材的、老实厚道的小图丹把十字架送来了。他在上面用歪歪斜斜的字母写上了妈妈的名字。十字架是用木质比较软的白槭木做的，几年之内就会腐烂，就会倒在坟墓上，它也将分解为土，也将变成土。我想，要是月亮掉在地上，它也会分解为土，也会变成土。

我问斯德尼格外甥：

“你们在哪儿为妈妈挖的墓？”

“就在她给我们指定的那地方。”

爱丽萨贝塔妹妹对我解释道：

“在爷爷的坟墓旁边。也就是埋葬阿列克塞和拉达那个地方。”

斯德尼格外甥不知所措地说：

“可能搞错了。我们挖墓的时候，不仅挖出了拉达和阿列克塞的骨头，也挖出了一具中等身材的男人的骨头。我想,那可能是曾外祖父的骨头。”

“可能,”爸爸说“可能是我爸爸的骨头。”

我连忙问斯德尼格：

“你们把那些骨头怎么办了？”

“没怎么办，我们会怎么办呢?!我们把骨头放在草上，放在太阳地里，让它们见见太阳。等把外婆放进她的墓穴之后，我们要用葡萄酒喷洒这些骨头，然后再在旁边把它们埋掉。”

“我也要看看那些骨头,”爸爸说“那就如同我看见了那三个人活着时的模样。”

蜡烛在燃烧。放在妈妈头顶、插在不知什么人从教堂里借来的几个旧烛台上的蜡烛在燃烧，死去的妈妈僵硬的、如今已全都变成青紫色的手里的那支蜡烛也在燃烧。从今以后，妈妈不会生活在我们活人当中了，而将长眠于地下，呆在祖父的骨头旁边，呆在阿列克塞的小骨头旁边，呆在拉达的略大一点的骨头旁边，呆在数不清的其他尸骨旁边。

爸爸又跪在停放着妈妈遗体的那张床的旁边。教堂的钟声敲得更急促了。太阳已过中天。身穿绣了金银线贵重长袍的三位神父都来了。他们迈着细碎而有力的步子，跟在他们身后依次走来的是人手一只香炉的六个唱诗班的人。香炉都灭了。我的姐妹们放声恸哭。康斯坦蒂娜哭的

声音最大。

“妈妈,妈妈,你为什么死了,妈妈。我死了更好,妈妈,你活着。”

聚集在那里的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她的话，但是谁也不相信她。康斯坦蒂娜既不是妈妈的女儿，跟她也没有一点亲戚关系。

神父们在房前院子里的桑树下整理着衣冠。住在卡罗尔大公村的两个堂兄弟架着爸爸的胳膊把他扶起来，从屋里把他带到场院里的草垛那儿去了。另外几个半大小伙子把棺材抬进屋里，他们从妈妈手里拿掉蜡烛之后，托着她的头和脚，把她轻轻地、轻轻地放进棺材。棺材蒙着黑纱，下面早就铺好了垫子，一端放着两个柔软的羽绒枕头。

“你们要把我的头在枕头上放好，不要窝着脖子就把我埋了。”

“我们会当心的。”

爱丽萨贝塔妹妹亲自监督，妈妈的全部遗愿都实现了。艾宛杰丽娜姐姐在啜泣，她的眼泪簌簌地流着，可是她的声音仿佛全耗尽了，听不见她的声音，根本听不到她的声音。她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耳语：

“泽利古察，我不知道我将怎么办。泽利古察，我开始失明了。要不了多久我就要成为瞎子。”

“你跟我说过。以后我带你到一位医生或一个巫医那里去,就看你想怎么办了。”

我的姐妹们在哭妈妈。别的女人在哭她们自己的亲

人，——假如亲人刚死不久，而且悲痛尚未消失，哭号时就有眼泪，如果亲人已经死了很久，那就干嚎。

“我也想哭阿尔维察,他刚刚死了一年,’艾宛杰丽娜姐姐说，“可是我干吗哭他，为什么要哭他？他把我和孩子撇在家里，一个人走了。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把地卖了，把钱全都输光了。他经常骂我，经常打我。他喝醉了酒回家就打我。他打我的时候，尽用拳头打我的脑袋。可能就是因为他打我脑袋的缘故，我现在才成了瞎子。”

为了不让别人再听见她的话，我低声地请求她住嘴。

“别人听见也没关系，泽利古察，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从前的生活。”

尽管她脸上泪痕斑斑，却依然保留几分姿色。

他们把妈妈放进棺材里，把她的头在柔软的羽绒枕头上摆好，当心不让她窝着脖子，然后把棺材放在外面桑树下并在一起的两张桌子上。白天的酷热稍微减退了一点。风轻轻地吹着，轻轻地、轻轻地吹着。桑树枝摇荡着。黑色的、酸溜溜的桑椹掉在妈妈的遗体上，白色的、比蜂蜜还甜的白桑椹也掉在妈妈的遗体上。妈妈不能伸手拿一个桑椹送到嘴里品尝了。

“你也吃桑椹吧,泽利古察,是甜的,比蜂蜜还甜。”

我看着她的嘴唇。它们是青紫色的。嘴唇是青紫色的，是凉的。它们已经开始变黑了，腐烂了。艾宛杰丽娜悄悄地对我说：

“你看见了吗？死亡使妈妈变得年轻了，变得漂亮了。

现在妈妈恰恰象她年轻的时候那样。可是那时我很小，非常小……可是明天……明天她就将开始腐烂。我说明天干什么？甚至现在妈妈就已经开始腐烂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在哭妈妈。别的姐妹们也在哭妈妈：莲娜、丽察、斯苔拉。

莲娜：

“我跟你吵了二十年,妈妈,我二十年没跟你说过话,妈妈,我恨你恨了二十年,妈妈……”

斯苔拉：

“我小的时候你就把我嫁出去了，妈妈，四年里我给弗劳利格生了四个闺女,妈妈,而弗劳利格死了,妈妈,他把我撇下了，还带着四个闺女，妈妈，我怎么拉扯她们哪，妈妈，除了两只手,我一无所有,妈妈……”

丽察：

“妈妈,妈妈,我生了四个小子,妈妈,只有一个女儿,妈妈。而死神却把我的女儿带走了，妈妈。在另一个世界你找一找我的女儿吧,妈妈,你跟她呆在一起,妈妈,别把她一个人撇下，妈妈，别把她一个人撇下，别把她一个人撇下。你记住,她活在世上的时候叫努莎。”

所有的人都怕死，更怕孤独，怕这个世界的孤独，怕另一个世界的孤独。另一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呢？现在妈妈发现了伟大的秘密，知道另一个世界令人震惊和恐惧的秘密。我在心里请求她：

“哎,妈妈,跟我说一声,妈妈,给我一个暗示,一个小小

的暗示，我肯定能看见，肯定能理解，另一个世界真的存在吗？”

我请求也白搭，我流着热泪请求也徒然。妈妈死了，她不再可怜我了。她默默无语，她的身体僵硬了。

欧莲卡嫂子本想在妈妈的灵前痛哭一场，可是她的眼泪昨天就哭干了。她发现香炉里不仅没有香，也没有炭火。于是，她到炉子里端来满满一簸箕炭火，帮着唱诗班的人把火炭从簸箕里夹进他们的银香炉。

“可是香呢？哪儿有香？”

“我去给你们拿。”

她去了。她回来了。刹那间，空气中突然弥漫了烟和熏香味。女人们在哭，在嚎（有的人眼睛是湿的，有的人眼睛是干的），在叹息。康斯坦蒂娜扯着嗓子在嚎叫：

“妈妈……妈妈……”

泰欧菲尔神父向所有的女人作了一个手势，让她们安静。有些人安静下来，另一些人仍在不时地啜泣。

现在，当神父们开始做法事的时候，爸爸的眼睛干了，他的整个身躯也与他的眼睛一起干了，仿佛在一瞬间变成了木头。

神父们在诵经，唱诗班在为他们伴诵，香炉在摇动，院子里弥漫着熏香和燃烧的蜡烛的香味。这香味传得很远，一直传到田野的尽头，甚至传得更远。乔考沙、迪瓦伊卡、“蕃茄”和巴贝尔卡抱着蜡烛（房子的入口处有一个装满蜡烛的槽子），把它们分给大家，人手一支燃烧的蜡烛。在木

栅栏旁边，凯勒夹着号蜷缩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很多人找上我，默默地握握我的手，以示分担我的痛苦。（谁也不能分担他人的痛苦，可是这是另一码事。地球上五花八门的事情太多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听完，能够背诵，能够用更夸张、更华丽的辞藻向人们重新讲述这些事情呢？年轻时，我感到生命太短促了。现在我感到，至少对我来说，生命太长了。）盲人维维也在找我，要和我握手。当人们告诉他，他已经走到我身边的时候，他用双手触摸着我，为了不使神父们和唱诗班的人生气，他小声地问我：

“是你吗？”

“对,是我,维维。”

“我很难过,我衷心地替你难过。”

“谢谢你,维维。”

“你还记得我哥哥京吉斯因为喝酒过度而死的情形吗？”

“我没忘。”

“那是秋天,我们是在雨中把他埋葬的。现在有太阳。”

“可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有太阳呢？”

“我感觉到的。用皮肤感觉到的。”

神父们在继续诵经，唱诗班在为他们伴诵。香炉撞击发出一种锁链相碰般的叮当声。风轻轻地吹着，酸溜溜的黑桑椹，肥厚的、象蜂蜜那么甜、可能比蜂蜜还要甜的白桑椹从枝头落在妈妈精心穿戴的僵硬的遗体上。幸运的是没有一个桑椹掉在她的脸上，如果这也可以称之为幸运的话。

为什么不能呢⁈灾难有时也打击死人，不仅仅只是打击活人。水淹没棺材，火烧毁坟墓，火也烧毁十字架，如果它们是木头的。旧俗说，在十字架被焚或倾倒的地方，不能再竖别的十字架了。

“上帝饶恕吧……上帝……大慈大悲的上帝饶恕我们吧……”

神父们已不年轻，连唱诗班的人也不年轻了。他们试图使他们的声音高亢，可是那声音很快就消失了，犹如一些疾飞的鸟被击落了一样。

妈妈在世的时候，春天让伏窝的母鸡伏窝，孵出小鸡和小鸭。孵出的小鸡长大了，很快就长大了。鸡飞到邻居家的篱笆上是有危险的，邻居会抓住它们，把它们做成菜，会把它们吃掉。于是，她便用剪子把鸡翅膀剪短了。

“大慈大悲的上帝饶恕我们吧。上帝……”

太阳正走向黄昏。离黄昏还早，但是太阳正走向黄昏。（我们活着的人都在走向黄昏。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死亡的时刻正在来临。我们什么时候死呢⁈）

火上正在做第三顿饭菜。供第三顿饭用的面包圈已经从烤炉里取出来，精心地放在僻静处的几个槽子里。几大托盘送葬时喝的麦粥早已准备好，上面点缀着甜食和糖果。现在，当熏香味几乎散发完了的时候，不仅能嗅到死人的气味，也能嗅到汗味，此外还有麦粥的香味。孩子们拥挤着，爬上早就被他们弄断了两三次的水井那边的篱笆上，想要看看死人。

两天前妈妈还是活人，吓唬小孩的人还是活人，那时没有一个人急着看她，没有一个人拥上来跟她说话。

死人在向活人施魔法，在呼唤他们，在吸引他们。各地都一样，活人拥向死人，为的是看死人，而当几个人开始打斗、并且把一个人击毙的时候，或者用更简单的办法——枪杀或绞杀把他杀害的时候，活人会聚得更多，会拥上更多的活人，他们的眼睛会瞪得更大。

“哈利路亚①！……哈利路亚！……”

把妈妈从屋里抬出来之前，房子周围的那两棵桑树、灌木丛和洋槐上，麻雀不停地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不停地跳着，不停地叽叽喳喳地叫着。现在再也看不见它们了，再也听不到它们的叫声。它们没有死，只是飞跑了，飞到邻居那边去了。把它们赶跑的是冒烟的、叮当作响的香炉——一共是六个，而且都是用纯银精心制作的。

“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

在天空，在我们家房子的正上方，一只掠夺成性的兀鹰在盘旋，它是那种飞得象箭一样快的兀鹰，它用爪子从院子里抓起一只小鸡就逃，飞到田野上去了。掠夺成性的兀鹰！我不喜欢掠夺成性的兀鹰，我也不喜欢雀鸾、乌鸦和戴胜鸟，更不要说猫头鹰了。我喜欢云雀，它们在晨曦中歌唱，迎接日出，预告晴朗的天气，那时，平坦或起伏的原野上总是洒满了朝露。有什么比露水更纯洁吗？我不知道。当我

① 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上帝”。

们是孩子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比露水更纯洁！

艾宛杰丽娜姐姐紧靠在我身上，仿佛她怕死神也来把她带走。她以为我有力量保护她免遭死亡或其他不幸。

“泽利古察，我要变成瞎子了，泽利古察，要是没有眼睛，要是什么也看不见，我在这个世界上可怎么办哪？”

“其他失明的人怎么办,你也怎么办。”

“泽利古察，我不愿意在黑暗中生活，我不愿意在黑暗中走路。”

泰欧菲尔神父把脸转向我们，示意我们不要说话干扰他们的法事。我沉默了，我姐姐也不做声了，在高远的蔚蓝色天空下，只能听到神父们和唱诗班的声音。

“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

四点钟。下午四点钟。一列客车从我们家旁边的铁路线上驶过。它从峡谷，从鲁什德维德方向呼隆隆地开过来，奔向图尔努，奔向多瑙河。我们脚下的大地在颤动。后来，火车驶过并走远了，大地恢复了平静。常常是这样：先是大地平静下来，它刚一平静，天空也跟着平静下来。对我们人类来说,情况恰恰相反 先是气息—— 我们仅有的气息停止了,随后我们的躯体也平静了,并且开始分解,消失。

啊！要是这些神父突然疲倦了，要是唱诗班也跟神父们一起疲倦了，那该有多好啊！

当—当—当！…

钟声，只有钟声在村子上空回荡，象一些疲倦的大鸟，在房舍和庭院的上空飞翔。

在我们家院子和胡同里的人—— 从远处和近处来祭奠死去的妈妈并参加她的葬礼的人，以及我们 ——死者的儿女们,都累了。我们累是因为不眠、悲伤、站得太久、精神紧张（我们为什么不跟她说呢?） 和痛苦。开始时，痛苦是巨大的，后来痛苦就稍微减轻一点，可是，等到时间冲淡了你对极其爱戴的死者的怀念时，就一点也不感到痛苦了。那时，即使回忆起与你休戚相关的死者时，你也不会感到痛苦了。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现在爸爸的神情不再是木然的，就连他的身躯也不再呆板。爸爸又变成一个用肌肉和骨骼、眼泪和热血铸成的人。他刚刚还挺直了腰板，象一棵枞树似的站在那里，仿佛更高大了，更傲岸了，并没有被死亡和痛苦所吓倒。现在他又弯下腰，背也驼了，脖子也变短了，缩进肩胛里。他的声音又响起来：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

香炉里的香又烧完了。康斯坦蒂娜端来一簸箕炭火，巴贝尔卡也连忙把带棱角的熏香送来了。没过多久，空气中又弥漫着蓝色的清烟和死人的气味。

每刮一次微风，肥厚的、黑色的和白色的桑椹就从枝头落到妈妈一动不动的躯体上。

“刮风了,泽利古察,快做风筝去放吧,泽利古察。”

用两根交叉在一起的薄木片和一张纸，我就做了一个妙不可言的风筝。我有用不完的绳子，而尾巴—— 我再怎

么说呢?! 只要风筝有力量带着它在空中摇摆！生活日益艰难，生活结束了，生活逝去了。（为什么结束了？为什么逝去了？）

风现在从多瑙河那边吹来。火车站那边新开张的酒馆掌柜米耶鲁·戈洛弗的孩子们把风筝放起来了。他们的风筝在空中一会儿飘向这边，一会儿飞向那边。他们在风筝上放了风哨，所以风筝呜呜直响。两个小伙子（我觉得他们俩是卖老羊皮大衣的考吉乌的儿子）向车站跑去。太不知羞耻了！你听！当村里已准备就绪要安葬死者的时候，他们偏偏让风筝在空中呜呜作响！看来，酒馆掌柜的孩子们刚搬到这儿不久，还不熟悉当地的风俗。

“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

考吉乌的孩子们跑到车站，割断风筝的绳子，于是风筝便象醉汉似的摇晃起来，从天上掉下来，挂在洋槐树的树梢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钟声又响起来。开始的时候钟声是稀疏的，后来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急促。神父们和唱诗班做完了他们应该在死者的家里，也就是我们家里做的法事。

妈妈死了。这些身穿沉重的、绣了金银线长袍的神父们为妈妈唱了挽歌。呜呜作响的风筝掉下来了。可是，掠夺成性的兀鹰继续在我们家房子的上空，在我们家院子的上空盘旋。当你割断风筝线的时候它会掉下来，当你用枪或箭射中兀鹰的时候它也会掉下来。象祖先们一样，我从

前也自己做过镖枪、弓和箭。

“ 当心,泽利古察,别让镖枪扎着。”

“ 不会的,镖枪的尖在火上烧过。”

我把箭射向天空，想让它们射中云彩甚至群星。

“大慈大悲的上帝饶恕我们吧……”

“ 上帝饶恕我们吧…… ”

神父们沉默了，唱诗班也沉默了，现在他们和大家站在一起。四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抬起盛殓妈妈的棺材，放在一个窄床上。然后他们把那张床抬起来扛在肩上，两个人在前面,两个人在后边。(死人始终是脚冲前,因为人们降生的时候是头冲前，但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脚冲前。）

神父们和唱诗班走到棺材前面。送葬的队伍动身了。住在斯德尼古兹村的索列安大哥和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搀扶着爸爸，想帮助他走路。爸爸生气了。

“ 不,不需要。你们没看见吗?我自己能走。”

索列安大哥和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还是留在他身边。站在爸爸旁边的还有我和什特凡弟弟。现在所有的姐妹们（一共是五个，加上我们的干姐姐康斯坦蒂娜，一共是六个）在放声痛哭。

“ 妈妈,妈妈,你离开了你生活过的这一小块土地…… ”

确实，妈妈现在离开了她在里面生育和抚养过我们大家的那间小屋，永远、永远地离开了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子周围那几巴掌土地,永远、永远地离开了长着桑树、洋槐、灌木和苹果树的我们的院子和场院。她的脚掌再也不能踏上

这里，她的眼睛再也不能看这些灌木丛、这些树木、我们的房子和敞着的大门，——住在塞卡拉的乌祖波尔姑姑和迪察表嫂从前正是赶着马车从那扇大门走进我们家的场院。

那四个男人把棺材从院子里抬出来，从水井旁边走过去。妈妈没有回过头来再看一次水井，一次也没有。从她和爸爸结婚的那一天开始，到前天她病情恶化为止，她用水桶从这口井里打了成千上万次的饮用水、做饭用的水、洗衣服用的水和洗澡用的水，每个星期六她都在木槽子里给孩子们洗一次澡。

“今天是星期六，孩子，你们早点从玩的地方或干活的地方回家，我用热水和肥皂在木槽子里给你们洗澡，让你们干净干净。”

她给我们洗澡，给我们梳头，直到我们长大学会了洗澡、梳头，学会了剪手指甲和脚趾甲为止。

爸爸和我们跟在棺材后面，他也从水井旁边走过去。他渴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渴，渴得我们嘴干舌燥，尤其是嗓子，都快起火冒烟了。爸爸问索列安大哥：

“葡萄酒！他们忘了带着葡萄酒跟在我们后面。”

“没忘。一共六个人。他们每人都带了满满一木桶葡萄酒和饮酒用的陶杯。”

“那好，”爸爸说，“要是他们没忘记带着葡萄酒跟在我们后边，那就好。”

我们放慢脚步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

妈妈死了。我们跟在已是死人的妈妈后边慢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

我们身边只有康斯坦蒂娜一个人，她明白爸爸的心意。她从跟在棺材后面排成行的人群当中挤过去，端着满满一陶杯葡萄酒很快就回来了。她把陶杯递给爸爸。

“拿着,爸爸,喝吧。”

爸爸画着十字。他跟在妈妈的棺材后面慢慢地走着，一边画着十字，一边小声说：

“原谅我,上帝。原谅我,上帝。”

他接过陶杯。他的手在哆嗦，他在悄悄地说话，他深信，无论他说话的声音多么小，现在上帝都会听见他的话：

“接受她吧,上帝……她也渴了,接受她吧,上帝!”

他一扬头就把酒喝干了，然后把陶杯递给康斯坦蒂娜，请求道：

“再给我一杯。”

康斯坦蒂娜又给他端来一杯葡萄酒。他把这杯葡萄酒也喝了。酷热消退了些。阳光不再那么明亮，开始变得微黄。在长长的送葬队伍经过的那条胡同的两侧，人们走出大门，孩子们爬上篱笆，甚或爬到树上、桑树上、榅桲树上，拎着葡萄酒的男人们停下来。在死者有去无返的通向墓地的路上，他们给所有看见我们送葬的队伍经过的人每人一杯葡萄酒。

“上帝接受她吧!”

“上帝接受她吧!”

“上帝接受她吧！”

当一当一当！

我们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我们跟在已是死人的妈妈后边慢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

“上帝接受她吧！”

所有接受了葡萄酒并把它喝下去的人都说：

“上帝饶恕她吧!上帝接受她吧!”

给妇女和孩子们每人施舍一个面包圈。他们只说一个词儿，唯一的一个词儿：

“谢谢。”

谁也没有吃到麦粥，尽管很多人馋涎欲滴。安葬死者之后才能分发麦粥。

酒是黑葡萄酒,去年酿的,有点甜,但是人们喜欢喝,它不上头，就是你喝得失去了知觉也不醉。现在没有一个人喝了一杯以上。当然，也有一些人喝得多一些。他们站在一座篱笆旁边，接过盛葡萄酒的陶杯，把它一饮而尽，然后赶过送葬队伍，从一个院子混到另一个院子，直到他们又出现在死者前面为止。分发葡萄酒的人假装没有发现。

“上帝饶恕她吧！上帝接受她吧！”

爸爸变小了，驼着背，全身的骨骼缩到一起。他干涩的眼睛深陷，一夜的工夫睫毛变白了，也是在一夜之间，他的眉毛和两鬓也变白了。似乎他的头也缩紧了，变小了。他的脸上起了皱纹。他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象我们那

样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

我们跟在已是死人的妈妈后边慢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在我们旁边，爸爸跟在他已作古的马丽亚后面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

“马丽亚,马丽亚 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为什么他现在才跟她说呢？

当一当一当！

他应该在他们俩年轻的时候，或是稍晚一点，在妈妈生了我们大家之后吃力地跟他和别人一起干活的时候说这些话，妈妈当时多累呀，但是那时她必须干活，不然她就没法抚养我们。

她把我们抚养大了，把我们兄弟姐妹好歹拉扯大了，她终于把我们抚养大了。我们离家出走。我们象松鸡那样散在四方。现在我们回家了。我们大家在同一时间都回家了。我们回家是为了祭奠死去的妈妈，是为了和送葬的队伍一起把她送去安葬，——把她葬在我们家其他死者的旁边，也可能把她葬在我们家其他死者的上面。我们送她去村里的公墓……去村里的公墓。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坟墓。

“妈妈……妈妈……你死了，妈妈，现在你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妈妈，你就要遇见我的弗劳利格了，妈妈，就要遇到被火车轧死的我的男人了，妈妈。你记住，妈妈，他给我扔下四个孩子，四个闺女，妈妈，我没有办法抚养她们，妈妈……我没有办法抚养他们……我没有办法抚养他

们……”

爸爸在听她哭嚎。他听得那么清楚，就象我和送葬队伍中的其他人听我妹妹斯苔拉的哭嚎一样真切。他克制不住了，于是发作起来：

“混帐！她干吗要跟死鬼弗劳利格说这些事？难道他不知道他撇下几个孩子？他知道！死人知道我们的所有情况，但是我们活人却一点儿也不了解死人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一点儿也不了解……”

索列安大哥对爸爸说：

“图多尔大叔，可能弗劳利格再也想不起他的孩子了。火车轧死他的时候他有点醉了。他拿上工资，那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就和朋友们进了酒馆,他大概喝醉了。”

空气中散发着成熟的桑椹、榅桲和被太阳晒焦的干燥泥土的气味，散发着熏香、麦粥和死人的气味。妈妈是散发着死人气味的死者。我们跟在已是死人的妈妈后面慢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

女人们在哭嚎，你没法制止她们，因为她们恰好等到了哭的机会。每个人都在哭自己的亲人。我们大家都有死去的亲人。地球就好比一艘帆船，一艘古代的、圆形的帆船。这艘巨大的、与我们渺小的人类相比是十分巨大的帆船上挤满了活人，也挤满了死人。活人说话，唱歌，哭泣。死人沉默不语。可能这就是死人的使命：沉默。但是我们活人怎么知道死人之间不说话呢？现在妈妈是死人了。她沉默了。要是我在两天前回家，我会发现她还是活人。她会对我说：

“你在外面闯荡要当心,泽利古察,你可别出什么事。”

她怀着无限的忧虑经常想着我们每个人：“我们可别出什么事”。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我们也出过事，不是没出过事。只是我们没跟她说罢了。现在，即使她还想跟我们说什么，也完全不可能了。死人沉默了。而妈妈……她也是死人了。

“嘟—嘟—噜—嘟—嘟—嘟……嘟……”

熄灯号。

凯勒从我们身边挤过去，超过那四个扛着棺材的人和神父们，走到拿十字架的小伙子旁边。他把号放在嘴上：

“嘟—嘟—噜……嘟—嘟……”

凄厉的号声回荡着，越来越凄厉，越来越凄厉。哭丧的女人们哭得更加起劲了。爸爸问我：

“是谁叫凯勒在今天吹号的?”

“不知道,”我回答他说,“不知道,但是我想没有人叫他,他是自己主动来的。”

由于吹了熄灯号的缘故，所有送葬的人都哭了。实际上全村的人都哭了。

“嘟—嘟—噜—嘟—嘟……”

我们走到位于我们家（我们和死者正是从那儿动身的）和公墓之间的第一个十字路口。送葬的队伍停下来。那四个人把棺材放在地上。唱诗班摇动起叮当作响的香炉。神父们做起法事：

“上帝饶恕……”

“上帝饶恕……”

凯勒的号沉寂了，可是眼泪在继续流淌，继续流淌。

只有神父们和唱诗班没有哭。（要是每死一个人他们都哭,他们哪有那么多眼泪？）为了不打扰神父们的法事，索列安大哥悄悄地问爸爸：

“格奥尔基神父为什么没有来？”

格奥尔基神父是爸爸的儿子，他在我们兄弟当中岁数最大，是爸爸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杜米特拉生的。

“他们没通知他。他住在遥远的普罗耶什蒂，他在那儿有他自己的烦心事。”

“我也这么想。”

“你只能这么想。他老婆死了，给他撇下五个孩子。年轻的神父成了鳏夫，这是全能的上帝给予的最严重的惩罚。”

钟声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人们用陶杯向那些渴了的人分发葡萄酒。麦粥还没有动，上面盖着干净的餐巾。香炉撞击发出叮当声，发出锁链相碰般的叮当声。

当我还是小伙子住在图尔努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见过犯人。他们穿着有条纹的衣服，戴着脚镣。他们在看守之间慢慢地走着，就象我们现在这种样子，镣铐叮当作响，叮当作响。我望着他们，怀着同情心跟在他们后面，尽管我知道他们是杀人犯。（他们有的杀过一次人，有的甚至杀过很多次。可是，在我们的熟人当中，有多少人没有在战争中或平时杀过人呢？）

神父们做完了这场法事。他们沉默了。成串的汗珠顺着他们的脸流下来。酷热难当，他们的衣服也太沉重了。他们的黑皮靴也挺沉。我们又动身了。又听见哭嚎声。爸爸始终看着妈妈青紫色的脸，一直看到那四个人又把棺材扛在肩上为止。他小声地说着：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这些话他是小声说的，声音非常小，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只有他和妈妈能听见。爸爸又忘了妈妈是死人了，而且又忘了另一件事：死人听不见，死人再也听不见。要不然他为什么总是伸着脖子在她没有听觉的耳畔小声地说着充满爱情的话呢？

“嘟—嘟—嘟……嘟—噜—嘟—嘟……嘟—嘟……”

凯勒的号声复苏了。天空复苏了。

丘陵,平原,河流,一切都复苏了。

送葬的队伍中，人们的眼睛复苏了，随之复苏的还有他们的眼泪。我们知道（要是我们不知道更好），只有活人的眼睛能看，只有活人的眼睛能流泪。死人的眼睛凝滞了，塌陷了。现在，现在一切都复苏了，一切，甚至连大地都复苏了。只有妈妈依然是死人。只有妈妈。因为死人再也不能起死回生。

“嘟—嘟—嘟……嘟—噜—嘟—嘟……”

凯勒的号不仅能发出声音，而且有眼泪，不仅有声音，而且有眼泪。没有眼泪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眼泪的世界要比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更坏。我们活人（可怜

的人们，可怜的人们！）需要眼泪就如同需要水，需要空气，需要面包一样。不，这不真实。我们不需要眼泪。我们不久将需要欢笑，尽可能多的欢笑。

索列安大哥再也不能忍受哭嚎和呜咽了，尤其是凯勒的那把旧军号。他对爸爸说：

“马上结束吧！”

爸爸吃惊地扬起眉毛，说：

“什么马上结束？”

“葬礼。”

“不，不要结束。葬礼结束以后我就再也看不到她了，再也看不到了。”

“但是马丽亚大婶已经死了。”

“我知道，但是我愿意再看看她，即使她死了我也想再看看她。因为以后……以后我就再也看不到她了。”

“你应该习惯于见不到她。”

“我会习惯的,但是在那之前对我来说很困难。”

小巧的、黧黑的康斯坦蒂娜又端着装有葡萄酒的陶杯走来了。

“拿着,爸爸,喝吧,你的嘴又干了。”

爸爸喝着葡萄酒。他扬起头，几口就把酒喝光了。

当一当一当。

有些妇女站在大门口和篱笆旁，妈妈和这些人吵过架并且始终没有和解。可以清楚地看出，她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恶狠狠的目光。妈妈的死没有平息她们心中的恨。

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又为什么要恨？

“就是她死了，我也想经常看到她。我不知道没有她我还能不能活下去。”

“你会活下去的,图多尔大叔。”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死。”

一个分发葡萄酒的人走过来，非要把陶杯塞给我们。我的嘴唇是干的，我的舌头是干的，我的口腔里也是干的。我好象渴坏了，我要渴死了。

“喝吗？”

“不喝。”

“那我喝了。”

他斟满酒，把满满一陶杯葡萄酒送到嘴边。

“上帝接受她吧！”

送葬的队伍走上公路，然后下坡往左拐。布达大夫站在考斯达凯家的廊子上。他望着这些满身尘土、满身汗水的人，同时也瞧了瞧死者。他认识她。她不止一次到他这儿来过。

“给我药吧,大夫先生,让我的病好了吧。”

“嘿嘿嘿……要是我有药能使人们恢复健康……嘿嘿嘿……我早就发财了。”

衣衫褴褛、赤着脚、拿着十字架的小伙子，身穿长袍的三位神父，使火已熄灭、香也燃尽的香炉不断发出叮当声的唱诗班，接下来的则是分发葡萄酒的男人们，哭嚎的女人

们，死者家里的所有成员……这就是送葬的队伍。

如果你站在路边看着送葬的队伍，你就会看见……在十字架上用大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母写着一个孤零零的名字,妈妈的名字 马丽亚。

在童年，当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一大群小学生被带到教堂的时候，我曾经是那么自豪，因为妈妈恰恰和圣母同名，也叫马丽亚。现在妈妈的名字用黑墨水写在十字架上。这些大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母是小图丹笨拙地描出来的。我爱这些字母。它们告诉我妈妈叫马丽亚，等妈妈被埋葬在公墓的土里以后，它们还将告诉我她叫马丽亚……公墓的土。

“嘟一嘟—噜一嘟—嘟……嘟一嘟一噜……”

凯勒带着从前归迪什、迪什死后归他所有的那把变了形的军号。

迪什的女婿德勒亚拉死于霍乱，而迪什的老婆也死于霍乱。所以他们俩被埋葬在同一口棺材里，迪什的老婆迪什瓦伊卡在下面，德勒亚拉在上面。为了防疫，布祖利格在他们身上撒了生石灰。在闹鼠疫和霍乱的时候，人一死马上就被埋掉，以防传染病蔓延。有的时候，甚至霍乱病患者没死之前就被埋掉了。对他们无须多费周折，反正都得死。

妈妈不是死于霍乱。她是死于时时刻刻都在折磨她的躯体的一种病，她把这种病也传给了我。

“喝酒吧,阿高斯台大叔。”

“我喝，康斯坦蒂娜。我喝，我马上就喝……上帝接受她吧。”

那种折磨妈妈的躯体使其日渐消瘦的病，也将折磨我的躯体使其日渐消瘦。

斯苔拉妹妹哭诉道：

“妈妈,妈妈,现在你就要遇到我的男人,妈妈,他为什么死了,妈妈,他为什么死了,把我一个人撇下,妈妈,扔下我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妈妈。”

斯苔拉是现在正迈着小步跟在妈妈的棺材后面为她哭泣、为她叹息的我的五个姐妹中最痛苦的人。而艾宛杰丽娜则是她们当中最不幸的人。她老缠着我，好象我能治好她的眼疾似的。

“泽利古察,我要失明了,泽利古察。我要是成了瞎子，在这个世界上可怎么办哪,泽利古察!”

“我不知道,大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住在布加勒斯特，你应该知道。你什么都应该知道。”

我跟在妈妈长眠其中的那口棺材后面，距离只有两三步远。当时我真想笑。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就是将来我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我们从第二口水井旁边走过去。当我们骑着马放牧归来的时候，特勒格利耶就是爬到那口井的井台上打水饮马的。

“上帝饶恕吧…… 上帝饶恕吧……”

“水是饮马的……饮马的……马饮水。人喝水。”

我们晚上骑着马去放牧，到离村子很远的收割后的庄稼地里去放牧，清晨才回来。

“骑马要当心,泽利古察,别让马给摔下来。”

我很当心。那时我很小，马也听我的话，可是有时它们还是把我摔下来。幸运的是，我一次也没有跌在马蹄子下。

我多么喜欢马！虽然它们没有翅膀，但是跑起来象风，仿佛在飞。它们跑得那么快，好象在飞。我们养了三、四匹马，让它们干活。我们院子里的马是活生生的马，是真正的马，可是，在那间供我们睡觉和吃饭、做梦和说话、争吵和打架的小屋里，我们也养着马。

“别吵嘴了,乖乖,别打架了,乖乖,仇人听见你们吵嘴、看见你们打架,会幸灾乐祸的,乖乖。”

亲不亲一家人。我们吵闹过后又重新和好了。

屋里的马是两匹，只有两匹。一匹马红得象火，另一匹马白得象雪。在圣像上，圣徒杜米特鲁骑着那匹红马，圣徒格奥尔基骑着那匹白马。

有一次，当我在鲁什德维德的一家鞣皮作坊干活的时候，我回家住了三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画了十字。我没画。妈妈容忍了我,可是,她看见我躺下睡觉的时候也没画十字，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你丢了信仰，泽利古察。你在那儿和异教徒住在一起,你丢了信仰。”

为了使她不再生气,我画了十字,但是她还是生气。她觉得我画十字只是为了装装样子。

另一个十字路口！送葬的队伍又停下来。那四个男人再次把棺材放在大路的尘土中。

“上帝饶恕吧……”

“上帝饶恕吧……”

叮—叮—叮……

现在，墓地里用木头造的小教堂的钟声也响起来。在墓地的小教堂里，圣像上所有圣徒的眼睛都被抠走了，所有的圣徒都没有眼睛。我小的时候，坐落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里的我们欧米达村有个接生婆兼巫婆，她叫迪瓦伊卡。她把圣徒们的眼睛全都抠走，用它们施巫术。

格尔莫祖依河谷！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由我们组成的整个送葬队伍现在正沿着河床向墓地走去。在河床的底部，一条湍急的、充满泥沙的、叫做格尔莫祖依的小河向南边流去，注入多瑙河附近的苏哈亚湖。从前，当人们刚刚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或者在没出现之前，格尔莫祖依河可能远比现在的多瑙河要深，要宽。随着时间的流逝，水位降低了，田野变得平坦了，丘陵变圆了，群山失去了棱角。时间把它们磨损了，把它们粉碎了，把它们磨平了。

神父们唱道：

“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

棺材一动也不动，妈妈躺在棺材里也一动不动。妈妈死了两天了，我们正把她送到墓地去安葬。

亲戚们在后面推挤着我们，不知怎么，我们在妈妈的周

围围成了圈。 神父们用平缓的声调诵着经。唱诗班摇着火已熄灭、香已燃尽的香炉。

我们看着妈妈。她的脸已经完全变成青紫色，眼睛干瘪了，可能已经腐烂，陷进脑壳里，嘴唇已经变黑。她的手也变黑了，特别是手指，仿佛死亡先从指头开始。

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死亡从哪儿开始。我们不仅不知道死亡从哪儿开始，也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结束。

在我们村里，人们的院子里没有花，就是在河边的菜园里花也不多。只是在田野上，在葡萄园的水沟边，在田间的小路旁才有花，但是花也是单薄的，野生的。

我们从家里带着妈妈去墓地之前，几个姑娘到铁路线那边去了，她们爬上山岗，回来的时候都抱着满满一抱花。我久久地望着它们。有好多年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花了。她们把花放在妈妈的头下、枕头下、棺材里。妈妈的遗体旁全是花。在尸体四周放花是为了使其不再散发死人的气味。可是，那时尸体却散发出更加强烈的死人气味。

有些花是从土里连根拔出来的。随着花根和粘在根上的土，许多蚂蚁也被放进了妈妈的棺材。那是一些脏兮兮的黑蚂蚁。它们惊恐地、敏捷地在妈妈僵死的手上跑着，钻到衬衣底下，在皮肤上跑着，无论如何也爬不出棺材。现在妈妈的整个躯体上都布满了蚂蚁。我们还没安葬她，但是蚂蚁已经把她包围了。

“上帝饶恕我们吧……大慈大悲的上帝饶恕我们吧……”

爸爸跪在棺材旁边，看着妈妈僵死的手，看着她僵死的脸，也看着那些从土里拔出来的花，花也开始枯萎了。他又看着蚂蚁。他开始抓那些在妈妈脸上爬的蚂蚁。他一个一个地抓它们，然后用手指把它们捏死。蚂蚁越来越多，好象非常多，是一个真正的蚁穴。一些蚂蚁钻到妈妈的耳朵里，另一些试图钻进她的眼睑、鼻孔，从业已变黑的嘴角钻进她的嘴里。

神父们做完了在第二个十字路口的法事。他们沉默了。唱诗班叮当作响的香炉也不响了。神父们示意那四个男人再把棺材扛到肩上。

爸爸吻了妈妈的双手，深情地吻着它们。后来，他又吻了她布满蚂蚁的脸和发黑的、同样布满蚂蚁的双唇。聚集在那里的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他们默不作声地望着爸爸，而爸爸吻着妈妈的双手（在它们有生命的时候他一次也没吻过),吻着她的脸和双唇。

索列安大哥抓住他的胳膊。

“快走吧,快走吧,要不晚上我们就耽搁在路上了。”

“在什么路上？所有的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通向坟墓……”

爸爸站起来。送葬的队伍动身了。凯勒想起了什么事？他哭了。他的眼泪从脸上滚下来，在胡子上变成细小的泪珠。

“嘟一嘟一嘟……嘟一嘟一噜一嘟一嘟……”

熄灯号。

我们的右边是丘陵，丘陵上有葡萄园和又窄又长的向日葵田。丘陵的那边，在仿佛没有尽头的田野上是连绵不断的山岗 考季岗,莫拉依岗,巴泽岗,卡普勒岗……有名的山岗和无名的山岗。丘陵……山岗……是谁、在什么时候、又为什么在德里欧尔曼平原筑了这么多山岗？墓地挤在铁路和公路之间的山坡上。那条公路通到车站并延伸到人们世世代代沿着格尔莫祖依河谷修建的一连串村庄。左边河滩中的盐碱地上，一群白鹅和各种颜色的鸭子在觅食。维欧利卡村坐落在格尔莫祖依河对岸，那里住着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亚历山德鲁·纳斯塔和我们家的其他亲戚。

“嘟一嘟一嘟……嘟一嘟一噜一嘟一嘟……”

“你说什么,索列安？”

“我说我们快走吧,要不晚上我们就耽搁在路上了。”

“我哥哥亚历山德鲁·纳斯塔……我没有看见我哥哥亚历山德鲁·纳斯塔。”

“他在家里。他说他的腿脚支撑不住了。”

“瞎子裘丽娅可能也留在家里了。”

叮一叮……

“谁？裘丽娅姑姑？在家呢。她在做饭。”

“是这样。葬礼以后,人们应该再吃再喝。”

我们慢慢地走着，大家都尽可能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不管每一步迈得多小，我们毕竟还是接近了墓地，接近了我们将在那儿安葬妈妈的地方。可是以后呢？把她安葬以后我们干什么呢？

“嘟—嘟—噜……嘟—嘟—噜—嘟—嘟……”

熄灯号。

我熟悉这条路。我光着脚板在这条路上走过成千上万次。后来，当我无须再赤着脚走路的时候，我仍然在这条路上走了成千上万次。

“泽利古察，你快跑到车站给你爸爸送饭去。他在装火车。你知道他在哪儿干活。”

“我知道。”

我一只手拎着装满酸模汤或云豆汤的瓦罐，另一只手拎着放了一块面包或一大块玉米糕的小篮子。我始终在墓地旁边走。那时是白天，中午。我不仅不怕十字架，也不怕坟地和我早就知道藏在教堂尖塔里的猫头鹰。我一直给爸爸送饭。他吃饭很快，特别快，这不单单是因为他早已饿得非常厉害。他吃饭快是为了不失去多背一次口袋的机会。我去给他送饭的时候，总是发现他汗流浃背，贴在身上的衬衣满是尘土。他从车站的库房或一辆马车上背起一袋一百公斤重的口袋，他的脊背卡卡直响（我听见过他的脊背卡卡作响），爬上一架梯子，把口袋倒进车皮里。漫天的灰尘污染了空气，而我们从早到晚就呼吸那种空气。当时，付的工钱全是镍币或银币。干活的人在铁路线上走着，到了铁路的货场，他们折向公路，走进布库莱斯库的酒馆。他们把烧酒喝进空胃里，直到钱袋里一个小钱也不剩为止。爸爸喝一瓶李子酒，只一瓶。那瓶酒值五个巴拉。他递给酒馆掌柜或老板娘十个巴拉。

“ 来一个面包圈,给孩子吃。”

我就是那个爸爸为他买了一个面包圈的孩子。由于那瓶李子酒的缘故，他的脸红了。

回到家里，妈妈一看见他就和他吵起来，忘了他一天到晚干了多少活，而且又是多么重的活。她跟他吵道：

“ 你又喝酒了！”

“ 喝了。喝了一瓶。就一瓶。 ”

“ 你把钱花了。你给他（她用手指着我）买了一个面包圈，可是这些孩子呢（她指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另外那些孩子),我拿什么给他们吃 ?”

她有东西给他们吃，很少，但是有。爸爸陷入忧愁之中，他没有靠近饭桌，干了那么多活以后，没吃饭就躺下了！我们也没吃饭就躺下了。困劲上来了，睡着了以后就开始做梦。我们梦见——一切都是真的——我们非常饿，我们没有吃的。我们饥肠辘辘地醒来。妈妈想到我们（妈妈死了，现在我们正把她送往墓地安葬），便躲到炉灶那里点着火，热上饭，叫我们去吃。她什么也没跟爸爸说。爸爸从屋里出去，在场院里不知忙什么，然后照看牲口。外面还挺黑。至少再过一两个小时才能天亮。习惯使我们在破晓之前就开始干活了。

我们和邻居家的其他孩子们越过小溪，到保加利亚人的菜园里去，在那儿，从春天到深秋都能找到活干。要是家里偶尔有面包，妈妈就给我们每人一块。

“ 面包是神圣的 ,当心你们的面包别掉在地上。”

我们当心了。中午，我们吃的是面包。有的时候，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掉在地上一些面包屑，我们就把它们留在那里，蚂蚁立刻就把它们包围了。在保加利亚人的菜园里，在田野上,在葡萄园里,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停下来,坐下去,就能找到蚂蚁。地球上充满了蚂蚁,黑蚂蚁,黄蚂蚁,红蚂蚁。

地球上的蚂蚁比人多得多。现在从哪儿出来这么多蚂蚁，它们怎么到了妈妈的棺材里，怎么爬上了仅仅在两天前还是有生命的妈妈的遗体？

为了得到施舍，布祖利格从我们当中挤过去。他是一个异教徒的吉卜赛人,身材短小,黧黑,长着又厚又红、仿佛染了色的嘴唇。他得到一陶杯葡萄酒。他伸着手说：

“我家里有十二个孩子,先生,十二个孩子。”

什特凡弟弟从口袋里掏出钱，给了他几个列依。

“葬礼以后我能到你们家里去吗？说不定饭桌上还能剩点吃的。”

“来吧,布祖利格。”

他不叫布祖利格，而叫尤素福，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忘了他的真名，而管他叫布祖利格。他的孩子们酷似他。他们都矮小，黧黑，大眼睛，嘴唇肥厚而红润。当我们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阿谷闹霍乱的时候，人们便命令布祖利格掩埋尸体。就是他把德勒亚拉葬在他岳母迪什瓦伊卡上边的。

从前迪什是村里的号手，如今是凯勒了。号手换了，一

个死了，另一个代替了他的位置，但是号还是那把号。

“嘟—嘟—嘟……嘟—嘟—噜—嘟—嘟……”

天空在悲泣。一个火车头在车站鸣笛。现在，初秋时节，车站和车皮里都装了小麦。火车空着驶来，满载而去。为了调度车皮，火车站经常有一个不时鸣笛的火车头。

“开始吧，喂……抓紧干活……快点装车，天就要黑了……„

黄昏来临了！傍晚来临了。随后就是漆黑的夜晚。我不怕光明。我也不怕黑暗。然而，当我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我却害怕墓地和鬼魂。夜里，当我从我们家去车站，或从车站回家经过墓地的时候，我想起鬼魂，恐惧钻进我的心间，于是我就奔跑起来。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你为什么跑着回来,泽利古察?”

“我怕鬼,妈妈。”

“没有鬼,泽利古察,不用害怕。”

她把我叫到跟前，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顶，让我镇静，我还真的平静下来了。

现在我们跟在她的棺材后面走着，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凯勒……凯勒不带着他的号到人间来就好了！

“嘟—嘟—嘟……”

叮—叮—叮……

同村子里那个大教堂一样，木头教堂的塔楼里也有两口钟,可是,这儿的钟小而古老,非常古老,它的声音宛如孩

子的哭声。这些小钟在祖父和祖母死的时候响过，曾祖父和曾祖母死的时候响过，他们的先辈死的时候也响过。这些古老的钟有数百年的历史，可能是三百年，可能是四百年,可能是五百年!

爸爸把脸转向我，用沙哑的嗓音对我说：

“我的嘴渴得直冒烟。”

我从送葬的队伍里走出来，看见康斯坦蒂娜，冲她打了个手势，她理解我的意思，很快就送来一陶杯葡萄酒。爸爸接过陶杯，一口气就把它喝光了。我看了看他的脸。他的脸仿佛象烧焦的土，是黑色的。他的眼睛闪着微弱的光，闪着灰色的光。

“嘟一嘟一嘟……嘟一噜一嘟一嘟……”

我们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妈妈，是妈妈而不是别人，是散发着死人气味的死者，我们跟在死人后面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

我不仅怕我未曾见过的鬼魂，也怕在钟楼附近什么地方做窝的猫头鹰。白天我看见它们的时候，我不仅不怕它们大而圆的眼睛，也不怕它们的鹰钩嘴，一点儿都不怕。夜里我没见过它们，可是我听到过它们的叫声，那声音犹如一把剑扎进我的心里，使我痛苦，令我恐惧。夜里，它们的叫声传到我们这里。妈妈不喜欢猫头鹰的叫声。

“唉！……我再也不想听它们的叫声！”

现在我们把妈妈送到墓地安葬。从晚上到早晨，她将

要一直听猫头鹰的叫声。不，她不会再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了。如同她不会再听到钟声一样，她也不会再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妈妈死了，而死人什么也听不见。

可是，我怎么知道死人再也听不见了呢？也许能听见。说不定死人的遗体能听见。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是与非，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

“嘟—嘟—嘟……嘟—噜—嘟—嘟……”

凯勒可能知道。不，他不知道。从前某个时候曾经属于迪什，比凯勒和迪什资格都老的那把号也许知道。那把号曾用它的声音激励过那么多青年去送死。啊，够了！那把号也什么都不知道。

“嘟—嘟—嘟……嘟—噜—嘟—嘟……”

现在，号音没有驱使我们去死，可是它却把我们推到无限悲痛之中。

“嘟—嘟—嘟……”

我们自己走向死亡，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每过一秒钟我们就更接近死亡，就更接近生活的尽头。

人们又在哭妈妈，从这些声音中可以分辨出斯苔拉妹妹沙哑的声音：

“妈妈，妈妈，要是你遇见我的弗劳利格，你问问他，妈妈，为什么他死了，为什么他给我撇下四个闺女。我怎么拉扯她们，妈妈，我用什么养活她们，妈妈。”

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没有死，可是在哭丧的人喊出的一连串名字中（我们家死去的亲人和别人家死去的

亲人),我听到了我的名字。其实,在这里,死人的名字和活人的名字现在很自然地混在一起了。我们大家都有唯一的一次生命和唯一的一次死，尽管一些人说“一次生命加上死亡的生命是两次生命”。死亡所赋予我们的生命不是生命。艾宛杰丽娜姐姐叫着我的名字：

“我要失明了,泽利古察,我要变成瞎子可怎么生活呀,泽利古察!……”

别的姐妹们也在哭她们死去的孩子。

“约奈尔……约奈尔……外婆到你那儿去了，她给你带去了我的泪水,约奈尔,因为你曾经象一朵花,约奈尔,你被马踩死了,约奈尔,你死了,约奈尔。”

我试图回忆被马踩死的约奈尔。我的脑子太疲劳了。我不知道约奈尔是什么时候生的，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约奈尔是谁。相反，我仅仅回忆起谁是瓦西里，我的朋友瓦西里·麦卡。马把他摔下来，把他踏在蹄子下,踩断了他的脖子，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们向墓地走去。我们慢慢地走着，象送葬时那样走着。

(将来有一天,可能晚一点,在初秋的时候,我将回到村里来，看看墓地并找一找我那些已故的朋友的十字架，如果还有十字架的话。木头十字架烂得很快。)

“约奈尔……约奈尔……外婆到你那儿去了。去迎接她吧，约奈尔，因为她给你带去了我的泪水……”

死人没把任何东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就连眼泪也没

带去。他们的眼睛是干涸的。

夕阳西下。太阳还照耀着我们的脸。到太阳落山还有些时候。太阳也照着妈妈的脸。我突然想到：今天是太阳最后一天再照射妈妈的脸了。最后一天。等我们把她安葬以后，不仅太阳再也照不到妈妈，妈妈也再看不见太阳的光芒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最后一秒钟。

“嘟—嘟—嘟。嘟—噜—嘟—嘟……”

凯勒……又是凯勒，又是如今属于凯勒、但是从前属于迪什的号声。

那个退伍的老兵白天和晚上都是在酒馆里度过的。他赊李子酒、烧酒和葡萄酒喝。

“给我点喝的,托马。”

“你有钱吗？”

“没有，但是明后天村里死一个人，我给他吹号就能赚上几个铜板,那时我付你酒钱。”

“要是不死人呢？”

“怎么会不死人呢？”

很少超过一个星期不死人的。

我们走到弗洛劳尤的房子前面。他的房子把墓地和村子隔开了，或者说它什么也没隔开。上边住着活人的村子，几乎紧挨着下边埋着我们的死者的、等我们死后也将移居到那里的村子……无一例外。

我们离开家门以后，尽管走得很慢，象送葬时那样走着，但是我们还是到了墓地…… 不管我们怎么走，我们还是

到了墓地。咳！就是这样。不。还有别的。

我望着天空。东边的天上起了云，但是云是稀薄的，蓝色的，不会下雨。要是妈妈的遗体放到被雨水打湿的地里，那我会更痛心的。

“好象不一样。”

“可能不一样。”

在我们欧米达村，我们把死者埋葬在多石的土地里。我们的死者的棺材下面涌出涓涓细流，流向格尔莫祖依河。墓地只不过被一条狭窄的、冬天满是积雪和泥泞、夏天尘土飞扬的公路隔开了。我现在才发现，我们大家浑身都是土，跟在妈妈的棺材后面移动的整个送葬队伍被纷纷扬扬的淡黄色尘雾笼罩了。

在妈妈因僵死而变得青紫色的脸上，在她闭着的冷漠的眼睛上，落了薄薄一层淡黄色的、灰白色的尘埃。始终象一支花那样酷爱清洁的妈妈，行将带着这一脸灰尘进入地下。在她的盖着黑纱的棺材里，她被精心地打扮起来：黑头巾，浆过的白衬衣，黑坎肩，黑裙子，黑鞋。所有这一切老早就买好了，甚至在青年时代就买了（不知道死神什么时候来，但是迟早要来的，应该事先就准备好），这些东西一次也没穿过，放上香草保存在箱子里，以便下葬的时候穿。

仅仅在妈妈死的前一天，她还开着玩笑对艾宛杰丽娜姐姐说：

“我要死了。你们要给我穿一身黑衣服。那样我的第一个男人就再也认不出我了。”

“得了!他第一眼就能认出你。”

“根据什么?”

“根据你的脸,你的眼睛,你走路的样子,根据一切。不会把你跟世界上的另一个女人弄混的。你，妈妈，你始终是你。”

爸爸知道，他的这个女人为他生育和抚养了一大群孩子，和他一起干活累得精疲力尽。确实，她有一双深陷的眼睛、纤细的腰枝、漂亮而勤劳的双手，不会把她跟世界上的另一个女人弄混的。她的双手仿佛从来也没有累的时候，仿佛从来也没闲过，一次也没有。

只要妈妈的手还有生命，它们就从来也没闲过。现在，妈妈僵死的手再也不会干活了。它们将要休息。它们将变成泥土，最后，将要休息。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泥土也需要休息呢？从土里长出草，长出花茎和树干。妈妈的遗体将变成白杨，它挺拔的树干老是不停地摇摆，银色的叶片老是不得安宁……老是不得安宁。妈妈白天是这样，夜晚也是这样：不得安宁和忍受痛苦。

“嘟—嘟—嘟……嘟—嘟—噜—嘟—嘟……”

随后，木头教堂的那一口声音尖利、古老小巧的钟响了起来：叮—叮……

号声和钟声回响着，交织在一起，象一架银梯冲向云霄。可能就是攀着这架我们看不见、只有她才能看见的梯子，妈妈登上了天堂。她一个人吗？不。过去，她始终是孤独的，而她又经常害怕孤独。

“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

两位天使架着妈妈的胳膊—— 一个在右边，另一个在左边，但是并没有带着她上天堂。他们把她架到空中，就在墓地的上方。墓地上现在有两个马丽亚，一个穿着白色的盛装，简直象一位年轻而漂亮的新娘—— 妈妈从来也没当过新娘，她既没有跟她的第一个男人举行过婚礼，也没跟第二个男人举行过婚礼。她象一团白色的蒸汽在空中飘荡。而另一个是死去的马丽亚，穿着庄重的黑衣服躺在棺材里。那个在空中的马丽亚睁着惊奇的大眼睛望着死去的马丽亚，望着棺材里的马丽亚。她看着架着她胳膊的天使，问道：

“难道这就是我吗？”

“是你,马丽亚。”

“我怎么老得这么厉害！我老了，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老的。”

“没有人注意自己是什么时候和怎么老的,马丽亚。”

幻影突然消失。它们来去匆匆，为的是再次出现。

我们轻轻地踏着已经开始枯黄的草，墓地的草。我们从十字架、老坟和新墓之间狭窄的小路上挤过去。

妈妈在另一个世界，在天上望着我们。她问我们，为什么要为她哭泣。她感到她轻松得象一缕烟，象一团蒸汽，轻松,轻松。

一直架着她胳膊的天使们累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回过头来，做了个手势，唤一朵云彩过来。被唤的云彩来了。它

很象一只帆船。妈妈登上帆船。帆船张着帆，轻轻地摇晃着，轻轻地摇晃着，但是它不走，既不向东走也不向西走，既不向南走也不向北走。帆船有一扇窗户，妈妈的脸在窗户那儿出现了。妈妈的脸在窗户那儿出现了，她望着我们。妈妈的脸变得悲伤了。她一边望着我们，一边望着躺在棺材里的她自己的脸，她变得悲伤了。

“妈妈,妈妈,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哪,妈妈?”

康斯坦蒂娜在呜咽。她装出一副因过于痛苦而变得不幸和疲劳的样子。爸爸用愤怒的目光向她那边望去。

“康斯坦蒂娜……她还是那么疯疯癫癫的。”

“嘟—嘟—嘟……嘟—嘟—噜—嘟—嘟……”

现在所有的姐妹都在哭妈妈。送葬的队伍中所有的女人都在哭她们死去的亲人。一些人哭的时候有眼泪，真正的眼泪。另外一些人的眼睛是干的，只不过是那么呜咽罢了，为的就是呜咽。她们的亲人已死了很久，她们失去亲人的痛苦早已消逝，只是留下了记忆，就连记忆也变得模糊，这种记忆也全部或几乎全部淡薄了。

倘若我走到乔考莎跟前，问她死了三十多年的她男人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她会对我说：

“蓝色的，不对……绿色的……哎……哎……你等一会儿……好象是淡褐色的。”

这并不影响她呜咽和呼喊她的丈夫……过去的那个丈夫如今不复存在了。

“斯托扬,斯托扬,你把我留给谁了,斯托扬……”

斯托扬·孔齐把她留给了很多人，留给了所有那些想过她的人，甚至留给了那些没有想过她的人，可是，她乔考莎,健壮的、骨骼隆起的乔考莎·孔齐想的也是这些人。

令人高兴的是他们到了墓穴旁边（所有的死人都是沉重的，也可能是扛着死人的那些人有这种感觉），那四个男人把棺材横着放在地上，放在其他的坟墓上。人世上（我想到那些活着的人的生活）是很拥挤的，可是墓地里却更拥挤,尽管死人什么也不吃,相反,他们反倒被泥土吃掉,直到他们也变成泥土。

妈妈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好象腐烂了。她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上落了一层灰尘。她的嘴唇几乎全黑了。墓穴已经收拾停当，里面用没有烧过的砖砌好，并且起了拱。它就象一个巨大的面包烤炉，象农村面包房的一个烤炉。

钟声：

当一当—当……叮一叮—叮……

按习惯，只给那些当过兵的男人们吹号。在我们欧米达村，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祖祖辈辈的习惯就是如此。妈妈生了一大群孩子：同她的第一个男人（她跟他生活得并不幸福，死神很快就把她的男人带走，这个死神如今也把她带走了。）生了艾宛杰丽娜姐姐和伊昂哥哥；和爸爸生了丽察、仅活了七天的阿列克塞、拉达、我、爱丽萨贝塔、什特凡和斯苔拉。她虽然没有生他们，但是有一个时期她抚养过爸爸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杜米特拉所生的孩子。假如你生了那么多孩子,拉扯他们,抱着他们喂奶,保护他们,就

象你身边伏窝的母鸡保护小鸡那样，那是很困难的，可能比三、四年的军队生活更困难。凯勒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带着号来参加妈妈的葬礼。其他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嘟—嘟—嘟……嘟—噜—嘟—嘟……嘟—嘟……”

跟着妈妈并把她一直送到墓地的所有的人，都挤在象面包房烤炉那样的新坟周围，而妈妈连同她的棺材将被放进这个新墓穴里，为的是长眠和腐烂—— 和眼睛一起，和嘴唇一起，和脸一起，和手一起，和孕育过我们的肚子一起，和摇过我们的胳膊一起，和喂过我们奶的乳房一起，和背过我们的肩膀一起，一起，为的是变成泥土。

“嘟—嘟—嘟……嘟—噜—嘟—嘟……”

泰欧菲尔神父对凯勒说：

“够了，我们还要祈祷。”

“嘟—嘟……”

凯勒的号声停止了。那把号现在属于他，但是以前是迪什的。哭丧的人们静下来。钟声也沉寂了。四只或五只猫头鹰被打钟的人吓跑了，从教堂塔楼的窝里飞出来，落在电线杆上，开始叫起来：

“咕咕瓦乌……咕咕瓦乌……”

它们将在每天晚上、每天夜里为妈妈歌唱。

神父们开始祈祷，今天这是第几次了？

“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

香炉又叮叮当当地响起来。蜡烛在燃烧。空气中散发着干土、枯草、熔化和燃烧的蜡烛的气味，散发着死人的气

味，散发着墓地的气味。

神父们做简短的祈祷时，我的姐妹们趴在棺材上，吻着妈妈冰凉的手、一动不动的干瘪的眼睛和已经开始变成土色的脸。

猫头鹰预示着不祥。但是，不祥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难道还有什么比死更不吉利的吗？爸爸推开众人，好不容易才挤出个地方来，跪下去，又吻起妈妈，她如今是死人了，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将安葬她。他从来也没吻过妈妈……一次也没吻过……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

不仅他的眼睛在哭，仿佛他的整个身躯都在哭。他连忙站起来，又看了妈妈一次，把她收进眼睛里，呻吟着。索列安大哥抱住他，把他拉到一边。我们——她的儿女们，也吻着妈妈的眼睛、嘴唇、脸和手。

在妈妈的遗体上，在她的脸上，在她的手上，现在爬了一大群黄色的、黑色的、红褐色的和红色的蚂蚁。在她僵硬的遗体的上方，蜜蜂在飞舞。一些蜜蜂正在从妈妈棺材里的花上吮吸花蜜。

“安息吧！”

有一个人说：

“准备下葬。”

叮—叮—叮……

“嘟—嘟—嘟……”

我们走开了。我的姐妹们在哭。

凯勒又吹了一次号。

斯德尼格外甥和其他人把棺材放进墓穴，给她盖上棺盖，把棺材摆正，轻轻地、轻轻地把它推到用没有烧过的砖砌成的砖拱下。蚂蚁和蜜蜂将留在妈妈的坟墓里。蚂蚁将来也许还能逃出来，可是蜜蜂……

斯德尼格准备砌墓穴入口前的一瞬间，传来了爱丽萨贝塔妹妹的声音：

“骨头……你们忘了骨头……”

“什么骨头？”

“阿列克塞和拉达的骨头。还有爷爷的骨头……”

爷爷的骨头！我听见了。我仿佛置身在熊熊的大火中。

爸爸也听见了。伊昂哥哥和什特凡弟弟也听见了。爸爸把嘴唇咬出了血。我对爸爸说：

“你跟他们走吧。一会儿我从后面就追上你们了。”

没有一个人要求我作解释。我返回去了。我没有再看见妈妈。他们用棺材盖把她的脸遮住了。他们已经把棺材推进墓穴。墓穴旁边有三小堆骨头：又细又脆的骨头是仅仅活了七天的阿列克塞哥哥的骨头。阿列克塞的白色的颅骨就象一个小葫芦。（要是他活着，现在也站在我身边了。）旁边是另一小堆骨头，拉达姐姐的骨头，她的骨头比阿列克塞的大，而她的白色脑壳象用石灰铸的。有人曾告诉我，她是被猎枪的子弹击中脖子死去的。

好象早就等着什么的康斯坦蒂娜带着满满一瓶葡萄酒来了(谁知道她是怎么保存的那瓶葡萄酒),把葡萄酒洒在阿列克塞和拉达的骨头上。

“上帝饶恕他吧……”

“上帝饶恕她吧……”

斯德尼格收起阿列克塞的骨头和颅骨，把它们放在坟墓里的棺材盖上。死去的妈妈直挺挺地躺在棺材里。他把拉达的骨头和颅骨也放在那里，放在另一边。

“你们忘记了爷爷的骨头。”

“我没忘,但是我不知道把它们再放在什么地方。”斯德尼格外甥说。

“放在马丽亚的棺材旁边。”

爷爷的骨头堆在草上。他的骨头是黄色的。肋骨。颅骨。手骨。脚骨。……

康斯坦蒂娜的瓶子里还剩了点葡萄酒。她说：

“上帝接受他们大家吧。”

她把酒瓶送到嘴边，把剩下的葡萄酒全喝了。后来她又说：

“上帝接受他们大家吧。”

“康斯坦蒂娜,你还有葡萄酒吗？”

“没有了。”

爷爷的骨头被放在妈妈的棺材旁边，上面没有洒葡萄酒。有人开玩笑说：

“等你们在这儿再埋你们当中的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再

给他的骨头洒葡萄酒吧……”

“你们当中的什么人”,也就是我们家的什么人。

爸爸和我的其他兄弟们在墓地外面的公路上等着我。我问他:

“我们回家吗?”

“不,我受不了。”

“那我们就到酒馆去,”我向他建议,“就两步远,我们到酒馆去喝个醉。一醉方休,把一切都忘掉。”

“不,”爸爸说,“死者活着的时候从来也没见我喝醉过。为什么恰恰现在让她看见我喝醉了呢?她也没见你们喝醉过。”

“死人是看不见东西的。人死了以后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你怎么知道死人看不见东西呢?”

“因为他们的眼睛也死了!……”

“但是灵魂……灵魂也有眼睛……眼睛不死……眼睛也不腐烂。”

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不喜欢我和爸爸之间的对话。什特凡弟弟哭了。他的泪泉还没有哭干。大家开始离开墓地。人们从我们身边绕过去,爬上铁路的路基,向我们家走去。从墓地到我们家,顺着铁路线走,路近一点。留在家里的妇女们已经把摆满了丰盛食物的桌子摆好,正象妈妈过去所希望的那样。

“我们到葡萄园去,”爸爸说,“我们到葡萄园去,就呆在

那儿，直到客人们吃完。我看见他们就饱到嗓子眼了。”

一辆马车在我们身后停下，可他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住在塞卡拉的乌祖波尔姑姑相当麻利地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矮小、胡子已经花白的男人留在车上拉住缰绳。他笑着对我说：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我认识你。你是拉乌连兹姑父，拉乌连兹·彼耶莱姑父。”

“我又老了。”

乌祖波尔姑姑没有哭，没有呜咽，就连她的脸也不是悲伤的。

“万万没有想到，图多尔，马丽亚死了。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来迟了。我本想看看她的遗容。”

爸爸沉默不语。他默默地看着地面。乌祖波尔姑姑继续说道：

“我来晚了。迪察……”

我惊惧地问：

“迪察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她生了第十二个孩子。一个丫头。她是脚先出来的——这说明她将是一个不好管教的人。难产，总算活着生出来了。”

她又往爸爸跟前靠了靠，非要缠着爸爸，对他说：

“我跟迪察说了，就给新生儿命名为马丽亚。这儿死了一个马丽亚，另一个马丽亚在塞卡拉出生了……人世间的

轮转……轮转……轮转……”

爸爸听着她的话，但是又仿佛没有听。他什么也没说。他向乌祖波尔姑姑请求，也向拉乌连兹·彼耶莱姑父请求：

“你们到我家去吧。那儿正在举行追悼死者的丧宴。我们回来要晚一点。明白了吧。”

乌祖波尔姑姑爬上马车，紧紧地靠在她的拉乌连兹的身上，就象一个姑娘靠在新婚的爱人身上那样。这种令人感动的爱情持续了四十多年，至今依然没有衰竭。

“嘚！”

和往常一样，还是乌祖波尔姑姑驾着马车。她的马车轮子吱吱直响。马车扬起的灰尘使我们窒息。我们从墓地旁边爬上去，走到公路的另一边，直接上了小岗。小路是狭窄的。我们排成单行，一个跟着一个，打头的是我，后面是爸爸，再后面是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最后面是什特凡弟弟。格奥尔基哥哥本来是可以来的，但是我们没有叫他。为继母奔丧，不值得！几年前他老婆死了。当他带着五个孩子成了鳏夫的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拉扯他们吧，神父！给他们弄吃的，给他们洗涮吧，神父 给他们穿戴吧，神父！

太阳落到格尔莫祖依村那边的丘陵后面。天空是红色的，空气已经凝滞。云散开了，消失了。猫头鹰（五只或是六只，我从来也不知道它们是几只）在我们头顶上飞过去，飞回它们的窝里，飞回木头教堂的钟楼里。

庄稼地。既有玉米地，也有向日葵地。所有的葵花都冲着落到地平线那边的太阳。

墓地的气味留在后面了。我们来到我们家的葡萄园。葡萄园的西边，在葡萄园和长着高大刺槐的水沟之间，有一块地没有耕作。草长到齐腰深，绿宝石色的蜥蜴和红褐色的蟾蜍钻来钻去。我们把草踩倒，坐在柔软的草上。爸爸说：

“我好象从今天早晨就没抽烟。从早晨到现在很久了，非常久了。你们谁有烟？”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他。除了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之外，大家都在抽烟，因为他信的教不允许他抽烟。烟是苦的。我感到空气也是苦的。

抽完烟以后，我们把烟蒂踩灭，以免把干草烧着。（要是草着了，火蔓延开来，那就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场灾难。）天光慢慢地、慢慢地变得昏暗了。由于月亮当空，夜里不会太黑，象昨天晚上一样，夜将是晴朗的，明亮的。

妈妈死了两天了。她死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在死亡面前，在死神来到并把人带走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了……再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了……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咬着自己的指甲。从昨天到现在他什么也没喝，什么也没吃。什特凡弟弟还是平静不下来，在低声地哭泣。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从哪儿来的这么多眼泪。

虽然我们离墓地相当远，但是我们还是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声。黄昏降临了。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成熟的葡萄味！已经开始枯黄的野草味！令人心旷神怡的泥土味！（某个时候，我们都将变成泥土。令人心旷神怡的泥土。）

当一当一当……叮一叮……

我们把死了两天的妈妈安葬了。几个小时之前我们才把她安葬的。我们把她安葬在她曾经生活并忍受过痛苦的地壳下面。我们还将在这个地壳上生活……只要我们还活着……人是用土捏成的，人还将返回土里。

钟为死者而响。钟为死者而敲。对那些已被埋葬的死者来说，钟不再响了。钟为那些正等着埋葬的死者而响。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能出什么事。村里又死人了。”

“谁？”

爸爸站起来，把衬衣领口的扣子解开，仿佛在此之前衣领勒着他不让他自由呼吸似的。他走了。我跟在他后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非常怕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我抓住他的手，问他：

“你愿意我去摘几串成熟的葡萄给我们吃吗？吃了葡萄说不定我们会平静点。”

“你去挑几串好的。”

他把手轻轻地从我的手里抽出来，又走回我家兄弟跟前，又在草上躺下，问他们：

“你们不知道村里谁又死了？为新死的人才打钟。”

“我们不知道，”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回答他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跑回村里问一问，然后再跑回来。”

“你别再受累了，”爸爸说，“我以为你们知道呢。要是不

知道也就算了。”

在离他们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我一边尝着一边挑着，摘了几串葡萄。我走回来，一定要请爸爸吃：

“吃吧。你有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拿了一串葡萄，但是一次就揪一粒，把葡萄送进嘴里，嚼碎以后咽下去。

“甜的，”他说，“这种红葡萄比哪种葡萄都甜。”

村里的钟又稀稀拉拉地、凄惨地响起来，为死者而响，为新的死者而响。爸爸跳起来。尽管他知道我们不会回答他，但他还是固执地问我们：

“谁又死了？啊？谁又死了？”

月亮已经升起，那是一轮巨大的满月。开始的时候，它是红褐色的。它越往上升就变得越黄。有人从葡萄园旁边的路上走过来。他独自在落满灰尘的田野的路上走着。他一个人走着，为了不使自己感到是独自走夜路，他吹起口哨。我走到他跟前。他看见我便停下来，举起手中的棍子，但还是说了声：

“晚上好。”

我刚一回答，他就认出我来，笑了。

“我差点儿给了你一棍子。”

我也本该笑一笑，但是我笑不出来。他问我：

“你一个人吗？”

“不，不是我一个人。”

“我想得出来。你是和图多尔大叔在一起。”

“ 还有我家的兄弟们。”

我沉默了。他也不做声。

“ 到葡萄园来吧，”我邀请他说，“ 到葡萄园来，我们吃葡萄。”

“ 我去，如果你请我，我非常高兴去，尽管我吃饱了。在马丽亚大婶的丧宴上，我吃了，也喝了。大家都吃饱喝足了。在我们村里，好久没见过这样的丧宴了。一些人以为是在参加婚礼。他们喝呀喊哪……喝呀喊哪…… ”

他跟着我来到葡萄园。他向爸爸道了晚安，也向我家兄弟们道了晚安。什特凡比我回家的次数多，所以他认识所有的人。他问他：

“ 格迪格大哥，你知道村里谁又死了吗 ？”

格迪格笑了，说：

“ 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 ？！”

格迪格是村里看庄稼的人。他看管葡萄园和收割期的庄稼，从农民那里收取报酬。

“ 托马 · 乌尔苏死了。”

“ 他还活着 ？我以为他早就死了呢。”

“ 好多人都以为他早就死了，但是他还活着。他活了九十多岁，他活着，谁知道他还能再活多少年，要是…… ”

看庄稼的人走进葡萄园，摘了一串葡萄，然后走了回来，开始一粒一粒地慢慢吃着。爸爸吃了几粒葡萄以后，把葡萄放在身边的草上。

“ 你们知道，老人住在他孙子家，住在古泽 · 乌尔苏那

里，因为他没有别的亲人了。为了让古泽给他养老送终，他把房子、土地、车和犁，牛和马，以及一切零碎东西全都给了古泽。托马 · 乌尔苏过了六十岁的那一年，他们达成了协议。谁能料到他会活那么久呢？他老糊涂了。有时，他认识跟他说话的人，有时，他又不认识人家。但是出事的真正原因是吃饭，吃饭。他要吃的，要是没吃饱他还要，如果不给他，他就到邻居家去讨饭，为的是出他孙子的丑。今天午饭的时候就出了这样的事。托马讨饭的时候被他孙子抓住了，古泽把他送回家里，关进一间小屋。古泽在那儿把他的手脚捆起来，开始用拳头打他的脑袋。打呀，打呀，直到把他打死。在窗户外面偷听的古泽的孩子们害怕了，便嚷起来：

“‘来人哪,爸爸把曾祖父打死了。’

“邻居们连忙赶来，但是已经晚了。宪兵们也来了。

“‘喂,你为什么打死他？’

“‘他老是吃……他吃得太多了，我没有，我上哪儿给他弄吃的。’

“我正好从大门口经过,看见被绑着的古泽 · 乌尔苏。他在哭。”

现在时候不早了。钟不再响。明天早晨还会响的。爸爸问我们：

“你们说说……在咱们家的那些人吃完饭了吗？”

看庄稼的格迪格回答他说：

“饭是吃完了，酒还没喝完。瑟敏泽还在一大罐一大罐

地从酒馆往家里拿。‘喂，喝吧，’他对那些人说，‘为了让我岳母安息，大家喝吧，因为布加勒斯特的那位大舅子付钱。’你是不是就是布加勒斯特的那位大舅哥？”

“是，就是我。”

看庄稼的人向我们道了晚安，吹着口哨继续向考季岗走去。他在那儿有一个避雨的窝棚，有的时候他也把娘儿们弄到里面去。我问爸爸：

“你不再吃葡萄了？你就尝了几粒。”

“我好象尝了胆汁。”

他沉默了。我也不吱声。什特凡弟弟也缄默了。（现在他不再哭泣，但是，从昨天到今天他把脸都哭肿了。）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说：

“我想回家看看我老婆在干什么。”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他转身对我和什特凡说：

“你们照看爸爸吧。”

他走了。我们听到他的脚步声。后来，脚步声消失了。

月亮在往上爬，往上爬。现在月亮是黄色的。仿佛整个月亮都是用纯金铸成的。就连月亮表面上的斑点好象也是用金子做的。

田野过着它自己的生活。风徐徐吹来。树木摇动着枝条，叶片摇晃着，树梢发出悉索声。在玉米地里（那是真正的森林），已经发黄并开始变干的玉米叶沙沙地响着。某处的庄稼地里，一些被赶来放牧的马在嘶叫。车站那边响了

两三次枪声。（宪兵们在布库莱斯库的酒馆里喝醉了，他们在射击月亮。)我们周围的草里,蜥蜴、小飞虫和蟑螂在钻来钻去。田野什么时候睡觉？从来也不睡……从来也不睡……从来也不睡。

“我再也看不见她，再也看不见。她死了。今天傍晚我们把她埋葬了。他们把她塞进斯德尼格砌的那个砖拱里。在她的棺材上，他们放了阿列克塞和拉达的骨头。在旁边，是爷爷仅存的骨头。她并不孤独，但是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将来你可以看她的照片,”我对他说,“将来你可以看她的照片,说不定你会看得更清楚。”

爸爸沉默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给他一线希望的时候，他却又沉默了。什特凡弟弟说话了，他慢慢地、非常慢地说着，仿佛很不好意思：

“妈妈从来也没照过像。我们只好尽可能把她的形象保留在记忆里。日后……（说到这里他又要哭了。)日后我们会把她忘记的。所有的人都把他们死去的亲人忘了。难道我们就能例外吗？”

一阵风刮过来，把树木吹弯了，风又继续远飏。紧接着又是一阵风，又是一阵风。如果我们在海边，风象现在这样从海上吹来，准会波浪滔天。

“泽利古察,你回家一趟,带我坐火车到海边去,让我也看看大海是什么样子。”

过去她曾要求我带她去看看山是什么样子。她见过奥

尔特河，见过多瑙河，但是却没有见过大海，也没有见过高山。

“将来我带你去,妈妈,将来我带你去看大海,将来我带你去看高山，将来我带你到各处走走。”

当时我们坐在院子里的桑树下聊天。她的脸清瘦了，肌肉已经萎缩,手变细了,她的生活之流一直在变细、变短。我没有带她去看大海。我没有带她去看高山。我哪儿也没带她去。她生在格尔莫祖依河边的格尔劳玛努村，和她的第一个男人在格尔莫祖依河边的斯德尼古兹村生活了两年，后来，她一生的其余时间都是在这儿，在欧米达村度过的，还是在格尔莫祖依河边。她看过一次奥尔特河，看过一次或两次多瑙河。她去过三次或四次图尔努，为了看病。她去过好多次鲁什德维德，到她哥哥家去，也就是到多奈舅舅那儿去，她哥哥死了以后，她就到多奈舅舅的孩子们那里去。在去鲁什德维德的路上，她还看过卡罗尔大公村的森林，萨耶莱的小树林，阿登卡塔的橡树林。每天的白天和夜里，她还看见过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那块土地。

“泽利古察，你带我坐火车到海边去吧，让我也看看大海是什么样子。”

我没有带她去。她生了我，先是抱着我，后来背着我，为了背我，她肩膀上的皮都磨出了老茧；她抚育我,为了我的生命，她不止一次地发抖。可是，我没有带她去看大海，没有带她去看高山，我哪儿也没带她去。

我站起来，走进葡萄园。我没有摘葡萄，而是揪了几片

干葡萄叶放在嘴里嚼着。葡萄叶有一股令人不愉快的酸味，它们把我的舌头、口腔和牙床都弄麻了。

“带我去吧,泽利古察,让我看看那些地方……”

我现在还能带她到哪儿去呢？我已经把她带到墓地去了。现在她跟阿列克塞和拉达的骨头呆在那个墓穴里，旁边是爷爷的骨头，或者说是爷爷仅存的骨头。她还跟那些在她的遗体上无拘无束地爬着的蚂蚁在一起。她还跟那些一边在坟墓的黑暗中飞舞、一边在寻找一线光明和逃脱之路的蜜蜂在一起。

阿列克塞在她的怀里哭过。在那间她生活了那么多年并死在里面的小屋里，就象我生病的时候她哄我那样，她从小屋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摇着他，哄着他：

“宝宝别哭…… 宝宝别哭……宝宝别哭……”

在同一间小屋里，我曾看见她抱着拉达摇晃着。被猎枪的子弹击中脖子和头颅的姐姐鲜血直流，她挣扎着，眼看就要死了,而妈妈在对她耳语,噢!上帝呀,上帝呀,仁慈的上帝保佑你：

“宝宝别哭……宝宝别哭……宝宝别哭……”

阿列克塞的骨头只剩下一小堆，白色的，象糖一样。拉达姐姐的骨头也是剩下一小堆。仅此而已。再也没有别的了。而爷爷的骨头……现在阿列克塞沉默了。拉达沉默了。爷爷的遗骨沉默了。妈妈也沉默了。

我下意识地把嚼得粉碎的葡萄叶从嘴里吐出来。我们听到小路上有脚步声，后来，那个人沿着葡萄园水沟旁边满

是尘土的路向我们这边走来。那个人咳嗽了一声，他一共咳嗽了两次，然后越过栅栏，来到我们跟前。他是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他拿着两个瓶子。

“你们知道，我不喝酒……我是给你们带来的。你们大概渴了。”

我们都沉默着。我们既没有说话的兴致，也没有喝葡萄酒的胃口。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被我们的沉默吓呆了。他几乎象一个感到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样抽泣起来。

“你们别生气……我以为……我以为你们渴了。我连忙跑回家，因为我渴了。我什么也没吃，但是我渴。我几乎喝了一桶水。我给你们带来了葡萄酒……我给你们带来了李子酒。你们可能渴了。”

爸爸把那瓶葡萄酒拿过去，喝得一滴不剩。他躺在草地上,把手放在头下,小声地说道：

“我头疼。我头疼得厉害,孩子们。”

他睡了。在月光下，我看见他躺在草地上，由于累，同时也由于喝了葡萄酒，他沉入深沉的梦乡。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在吃葡萄。什特凡弟弟喝了几口李子酒，也睡着了。我问伊昂哥哥：

“家里怎么样?”

“还好,还能怎么样。客人们喝了,吃了,现在他们困了，走到院子里，每个人都找个地方躺下了。”

“咱家的姐妹们呢？”

“她们累得精疲力尽。”

“她们只好明天再睡了。”

午夜来临了。午夜过去了。月亮滑向西方。整个月亮都是金色的，就象天空一样。夜晚的凉爽使我得以休息。爸爸在一动不动地睡觉，躺下的时候是什么样，睡的时候还是什么样，仿佛他是一块石头。莫非他死了？我靠近他。他在呼吸。我也在草地上躺下。我还没躺好就睡着了。我还没睡实在就做起梦来。

梦见……梦见妈妈死了，象埋葬我们家的其他死者那样，我们把她埋在欧米达村的墓地里。我们把她埋葬以后，墓地上的人们突然不见了，不是人们离开了墓地。一个人也没走，但是当我们—— 妈妈的儿女们埋葬她的时候，大地在人们的脚下突然裂开，把他们吞了下去。谁也没有因为恐惧而喊叫，相反，大家都嬉笑着，觉得可笑。大地在他们的头顶和他们的笑声上面闭合了。爸爸，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什特凡弟弟和我留在上面，留在坚硬的、覆盖着野草的地壳上面。我们把妈妈安放在墓穴的底部，就象平常安放死者那样，给她盖上土，在她的头旁放上应该放的木头十字架。我们在那儿没事了。一切应该做的都按着风俗和信仰做完了。爸爸望着我们（他的眼睛比平常大了两倍，但是,我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对我们说：

“现在我们除了去钓鱼再也没事可干了。”

“我们没有钓鱼竿。”

“不，我们有钓鱼竿。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把钓鱼竿。我也有一把。”

确实，爸爸手里有一把钓鱼竿，同样，我们每人手里也有一把钓鱼竿。我问他：

“我们在格尔莫祖依河里钓鱼吗？”

“在格尔莫祖依河里钓鱼，”爸爸回答我说。

我们——我，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和什特凡弟弟，跟在他后面穿过公路。当我们向那儿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格尔莫祖依河比多瑙河还宽，比蓝色的天空还蓝。

“爸爸,格尔莫祖依河怎么变样了？”

“没变样，根本没变样。我们看到的是从前的格尔莫祖依河。”

我们把钓丝扔进水里，刚一扔进去，正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每个钓鱼竿上的钓钩都被一条鱼咬上了。我们把钓鱼竿拉起来。钓上来的是鱼，是真正的鱼，不过，它们的头却是人头。我们把钓钩从它们的嘴里取出来，把鱼放在旁边的草地上。鱼没有挣扎，但是我们听见它们之间在说话。它们说着一种我、伊昂哥哥和什特凡弟弟都不懂的语言。爸爸在听。他在默默地听。爸爸在默默地听它们谈话。听了一阵以后，他问我们：

“你们知道它们在说什么吗？”

“不,不知道，”我们回答他。

“它们说陆地上好,但是水里更好。”

“那我们把它们放回水里吧。”我说。

“把它们放回水里。”我家兄弟们说。

说干就干。我们把鱼扔进水里。它们游到深处去了，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它们。爸爸哭了起来。

“我再也看不见她了……再也看不见了……我们把她埋葬了,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不,你会看见她的,’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说,“你会看见她的,就是现在。你看水面!”

我们向水面望去。我们看见她了。妈妈穿着宽大的蓝衣服，那件衣服把她全身都罩住了，从肩膀一直罩到脚后跟。她头上戴了一条白纱巾，但是却光着脚。她年轻，漂亮，脸在放光。她怀里抱着阿列克塞哥哥，肩上背着拉达姐姐。阿列克塞在笑。拉达也在笑。爸爸没有吃惊。我们谁也没有吃惊。妈妈从水面上走过来。她用光脚板踩着格尔莫祖依河蓝色的河水，就象踏着一块长了青草的平地，没有沉下去。她走到我们跟前便停下来，首先对爸爸说：

“我知道,丈夫,我知道你很爱我,我很清楚,虽然你一次也没对我说过。从我看见你的最初一刹那起我就知道了,直到最后一刻。我知道,丈夫,我知道。”

爸爸看着她，看着，眉目含情。他也看着从前他曾有过、后来却死了的那两个孩子。妈妈看着伊昂哥哥。

“你成了基督复临教教徒。你惹我生气了，但是你知道,我的孩子,这儿没有区别……一点儿区别都没有。”

她对什特凡说：

“我是怀着巨大的痛苦把你带到世界上来的。我差点死了，但是我还是生了你……还是生了你……因为生病，当

我把你交给养路工法迈德的老婆图多丽察抚养的时候，我忍着极大的痛苦。”

脸已哭肿了的什特凡又哭起来。妈妈又对他说：

“哭吧。你的眼泪将变成星星。星星不是别的，它们只不过是凝结后镶在天上的眼泪而已。”

我怕妈妈什么也不跟我说。

“泽利古察,你不要责备你自己了,泽利古察,尽管你没有带我去游览世界。现在我看见大海了，看见高山了，整个地球我都看见了，泽利古察，不久我就要看到天，看到天上的全部星星。”

妈妈说话的时候，阿列克塞在笑，拉达也在笑。拉达是被猎枪打死的，可是头上和脖子上一点疤痕都没有。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时间能跟妈妈说上哪怕一句话，哪怕一句话。她随即在空中消失了。阿列克塞与妈妈同时消失了，拉达与阿列克塞同时消失了。

“你看他们睡得多香……你看他们睡得多香……”

“他们睡着了,他们怎么能不睡呢?! 他们累了。”

看庄稼的格迪格在说话，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在回答。他们的谈话声把我们吵醒了，而弄醒我们的还有从四面八方照射过来的霞光。

天空是晴朗的，湛蓝的，很象开花的亚麻田。月亮消失了。太阳行将升起。看庄稼的格迪格在吃烤玉米。我的胃口来了。我问他：

“你在哪儿烤的玉米?”

“不是我烤的。是一些放马的孩子们烤的。他们在烤玉米，我从那儿拿了一穗。你想让我分给你一半吗？”

“好吧。没想到我的胃口来了，真没想到。”

“所有的欲望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的，”看庄稼的格迪格说“所有的欲望,特别是那些坏念头。”

他把烤玉米掰成两半，把没用嘴碰过的那一半给了我。

“谢谢,大叔。”

“你为什么管我叫大叔？我只比你大两岁。”

“我以为你比我大得多。”

看庄稼的格迪格点上一支烟，走了。爸爸在用手背擦眼睛。

“我也想抽烟。”

我们点上烟抽着。我一声不吭。基督复临教教徒、我们当中唯一彻夜没合眼的伊昂哥哥说：

“我们该回村了。”

爸爸好象没听懂，问他：

“你说什么,伊昂？”

“我说我们该回村了。”

“对,”爸爸说“该回去了。”

他把烟蒂掐灭，把它扔在干草里。他好象感到没有把烟头彻底弄灭，于是又找到它，用手指把它碾得粉碎。

我们离开了葡萄园。在第一条路上，后来又在小路上，我们向着铁路的路基走去，我们的场院和我们家就在路基的那一边。在路上，我们遇到一些去放山羊的男孩和女孩。

一些稍微大一点并且上过学的男孩摘下帽子，向我们道了早安。另外那些小不点儿把手指头含在嘴里，带着惊奇的目光望着我们。我们走到铁路旁边。我们的邻居桑杜（疯子）在打洋槐，用手杖在打它们，并且把它们骂得挺凶。他这么干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从早晨到晚上，直到夜里。他的兄弟们为他找了所有的大夫，但是没有给他找到良方。昨天和前天人们告诉疯子，让他呆在泥棚里。他还真呆在泥棚里了。要是他到院子里来，那么所有来参加妈妈葬礼的人都会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在铁路的路基上，我们向场院瞭望。我们看见了住在塞卡拉的乌祖波尔姑姑的马车和马，住在格尔劳玛努的裘丽娅姑姑的马车和马，索列安大哥的马车和马。他们没走。他们还要呆在我们家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忘掉悲痛。

爸爸没有回家，他走上了路基左边的小路。我们也没问他想上哪儿去，就跟着他走了。我们在铁路的另一边弗洛劳尤的篱笆旁边走了一阵以后，又沿着墓地的栅栏走去。后来，我们向公路走去，始终跟在爸爸后面，保持一步的距离。爸爸停下来，转过头对我们说：

“我们去看看她的坟墓。昨天太热，我也没注意她的坟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又走进墓地。妈妈的坟墓和所有的坟墓一样，只不过是新坟而已。坟头的土上，有几个赤脚的脚印。十字架插 歪了，可是上面相当清楚地写着妈妈的名字：马丽亚。没有人按照惯例在十字架上写上她的生卒年代。十字架上

也没有写她的姓。马丽亚……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在妈妈的坟墓前,我们—— 我、爸爸、什特凡弟弟鞠了躬，画了十字。

“以圣父、圣婴和灵魂的名义,阿门……”

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鞠了躬，但是没有画十字。

我们走了。刚走了两三步，就遇见了斯苔拉妹妹。她正在向车站走去。半小时以后有一趟火车。她让一位邻居照看她的女儿们（一共是四个）。她看见我们又哭了起来。她走到妈妈的坟墓旁边，靠在十字架上：

“妈妈,妈妈,要是你遇见我的弗劳利格,你问问他,妈妈，他为什么死了，为什么把四个孩子扔给我。我一个人怎么抚养她们哪,妈妈？”

我们让她尽情地去哭妈妈。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转身对她说：

“当心别耽误了火车。要是你误了这趟车，今天晚上八点钟以前就没有别的车了。”

斯苔拉妹妹不哭了，她走出墓地，迈着急促的小步向车站走去。

我们沿着昨天送妈妈去墓地的那条公路向家里走去。现在，空气中既不再散发熏香味和燃烧的蜡烛味，也不再散发死人的气味了。现在，空气中散发着干裂的土地的气味，散发着开始枯萎的树叶的气味，散发着初秋的气息。

我们走着……我们向家里走去……向妈妈在里面生育过我们的那个家里走去，向三天前妈妈死在里面的那个家

走去，向昨天下午我们把妈妈从那儿带走的那个家走去，从那里我们把她送到墓地，安葬在象面包房烤炉的那个墓穴里。

我们应该忘却……为了能够生活，我们应该忘却。没有忘却生活是不可能的。啊！……两个宪兵……我多年不在乡下，所以再没看见宾兵。两个人（好象一对孪生兄弟）都很高大，长着金黄色头发，年轻。他们的皮靴锃亮，肩上背着马枪。在宪兵们锃亮的皮靴和他们肩上的马枪之间,有一个矮小的、瘦弱的、衣衫褴褛的、赤着脚的农民……赤着脚，光着头。他就是昨天我们安葬妈妈的时候用拳头打九十高龄的爷爷的头，最后把老人打死的那个人。他们走到我们面前。宪兵们停下来，向我们致意并……管我们要烟。什特凡弟弟把烟给了他们。

我望着杀人凶手。我望着他，但是什么也没跟他说。他只剩下皮和骨头了。黝黑。大骨骼。矮子。我看着他的手 也是一把骨头,并且肿了。

见我看着他的手，那个人呜咽起来：

“我疼。我的两只手疼。我打爷爷的脑袋了。我打了他,直到把他打死。他的头太硬了。”

宪兵们在抽烟。他们一边抽烟一边笑。一个宪兵对另一个说：

“喂，你听见了吗？他爷爷的脑袋硬……哈哈！……”

爸爸沉默不语。大家也都沉默着。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控制不住了，问道：

“喂，古泽，你为什么打死你爷爷？他已经相当老了，没有几年活头了。”

“他总是不停地吃。他吃得太多，象一只狼。他从来也没有饱的时候。吃……吃……我再也没有东西给他吃了……我家里有九张吃饭的嘴……算上爷爷，一共是十张嘴。”

“嘿！”宪兵们对他说，“快走吧，去车站，别误了火车。”

那三个人在公路上走了。公路上尘土飞扬。你在公路上走不可能不搅起尘土。我们再也没遇见任何人。荣耀归于上帝，因为我们再也没遇见任何人。我们到家了。附近的教堂为新的死者在敲钟，钟声震动着我们的耳朵。我们忘记妈妈已经死了。我们忘记已经把她安葬了。我们在屋里找她。我们在院子里找她。我们没有找到，相反，我们却遇见了乌祖波尔姑姑。

“图多尔，图多尔，马丽亚不在了，就剩下你一个人，图多尔。”

爸爸沉默着。他望着还没有走的亲戚们，默不作声。裘丽娅姑姑……索列安大哥……如今已经老态龙钟、和她的男人形影不离的乌祖波尔姑姑！

我们站在院子里的桑树下。昨天晚上我们的客人们吃饭的桌子还摆在那儿，但是几乎看不出吃过饭或喝过酒的痕迹。桌子和椅子下面，蚂蚁，一大群傻乎乎的蚂蚁在寻找吃饭时掉下的碎末。再也没有碎末了。爱丽萨贝塔妹妹和欧莲卡嫂子已经用热水擦洗过桌子，把碎末扫到一起扔

掉了。她们已经洒扫过房前的整个院子。在我们的上方轻轻摇摆着的桑树枝间，蜜蜂在嗡嗡地飞舞。地上满是蚂蚁。空中满是蜜蜂。我在哪儿也曾见过这么多的蚂蚁和蜜蜂呢？

我们坐在桑树下的几把椅子上。坐下以后我们才注意到，我们恰恰坐在昨天妈妈在她蒙着黑纱的棺材里长眠的那个地方。

“我们得搬家……”

可是，我们往哪儿搬呢？房前那块黑色的、贫瘠的、被太阳晒干了的土地已经渗入我们的生活，并将继续渗入，和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曾祖父和曾祖母，祖父和祖母，爸爸和妈妈在这里生活过，在这里相爱过，在这里互相厌恶过。我们，图多尔和马丽亚的孩子们在这里生，在这里长。我们在这里生过病，在这里恢复了健康，我们从这儿离开，又回到这里。

我们回来了！不，我们没有回来。我们回来两三天是为了安葬妈妈。然后我们还将离开，去干刚刚中断的工作。

爸爸厌恶的裘丽娅姑姑凑过来，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们。索列安大哥和瑟敏泽妹夫退到旁边去了。他们在小声说话，用李子酒干杯。我妹夫喝足了酒。现在索列安大哥在喝酒。

爸爸的姐妹们(至少五、六个)全都老了，干瘪而矮小。她们有点胆怯，躲到屋子和屋子周围的人群当中去了。我几乎都没有看到她们。她们同爸爸和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常见面，即使不是每天见面，但是见面的机会也相当多。

要是在每年的复活节能见到我和什特凡弟弟，那就很不寻常了。

“泽利古察,你长高了……”

“我长高了!”

波卡姑姑走到我跟前，踮起脚尖（她在爸爸的姐妹中最黑,最矮),为的是在更近的地方看看我的浓发。

“噢！……孩子……孩子……你的头发开始白了。我的道林格也有过这种情况。他去当兵的时候头发象乌鸦的羽毛那么黑，可是四年以后他回来时，头发白了一半。”

“这没影响他娶媳妇,”乌祖波尔姑姑笑着说,“没影响他和格尔莫祖依村最漂亮的姑娘结婚。”

波卡姑姑有点悲伤，说：

“结婚是结婚了，但是他没享过媳妇的福。我儿子道林格去打仗，他一到前线就死了。可是他的老婆跟谁没胡搞过，跟谁没姘居过！她爱所有的人。现在我听说她就住在欧尔绍瓦。她在那儿干什么只有上帝知道……只有上帝知道。”

“别人也知道,只是人家不跟你说罢了。”

“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为了不让你伤心。”

“伤心！……我的心苦得没法再苦了……”

她们都有很多孩子。有些人死了，摆脱了各种烦恼，另一些人还活着，并且他们也有了孩子，甚至有了孙子。

过去跟妈妈吵过架、并且有三十多年没跟她说过话的

“蕃茄”大嫂站在篱笆旁边，向我们的院子里望着。她问我妹妹爱丽萨贝塔：

“我也能到你们这儿来吗？”

我妹妹还有点仇视她。她不好意思当着众人的面奚落她。她回答说：

“可以，只要你想来。可以，你怎么不能来呢。”

巴贝尔卡在帮着艾宛杰丽娜收拾屋子：床上的东西应该拿到外面去，搭在绳子上见见风，然后拍打拍打灰尘，擦洗床铺，洒扫屋子。

熔化和燃烧的蜡烛味、熏香味—— 实际上是死人的气味，至少还要在屋里留上一个星期。幸好现在是初秋。白天热。夜里也热。人们睡在外面，把草垫子铺在空地上，就躺在那上面。

爱丽萨贝塔妹妹和瑟敏泽妹夫也将睡在外面的草垫子上。现在瑟敏泽妹夫几乎喝醉了。他要到村子里去。我妹妹跟在他后面，喊道：

“你上哪儿去？”

“到布丘克那儿去，上酒馆。”

“你还有什么事到布丘克那儿去？”

“我带酒馆掌柜的到这儿来，我们好结帐，让布加勒斯特的大舅哥付人们喝的酒钱，因为肯定我不会付。”

我妹妹感到羞耻。唉！这个她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他已经养成喝酒的恶习。他可以一直喝到人事不知。他打她，骂她，想侮辱她就侮辱她。然后他躺下睡觉，当第二天

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会什么也记不起来。离开他吗？现在太晚了。要是早离开他，她又能跟谁呢？村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挨男人的打。瑟敏泽喝醉的时候才打我妹妹，他清醒的时候连一个小指头都不碰她。别的人不醉的时候也打老婆，一直打到精疲力尽才住手。

“从什么时候起我就没见过你了，孩子，从什么时候起我就没见过你了！”

乌基姑姑惊叹道。她老得那么厉害，要是她不吃焦土，我很难认出她来，我早就知道她有这个毛病。巴贝尔卡也老了，但是她的眼睛还是盯着男人滴溜乱转。同昨天一样，她今天也是和维维·乔鲁一起来的。我从前的这个朋友如今已经完全失明，完全失明，他不断地问我：

“你去的那个地方生活怎么样……生活怎么样？……”

“还象你知道的那样。没有多大变化。”

“你看，就是这样，我从小就成了瞎子，再也回忆不起生活是什么样了，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你懂吗？”

“我懂，维维，这种事情我懂。”

“你在嘲笑我。”

他不做声了。他闭上眼睛，在回忆中望着很久以前的什么地方。我不明白他在那儿看到了什么或是没有看到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感到……我感到你脸上有雀斑，鼻子有点扁，眼睛是蓝绿色的……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维维，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

几天几夜没睡觉的姐妹们把饭做好了。这是第几顿了？我们坐下来，最后我们也坐到饭桌旁边。艾宛杰丽娜姐姐坐在我旁边。

“西红柿辣椒鸡汤！喝吧，泽利古察，喝吧。你太饿了。”

面包是热的。汤是烫的。什特凡弟弟，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丽察姐姐和莲娜姐姐也吃起来。乌祖波尔姑姑和裘丽娅姑姑更贪吃，这我们就不必说了！她们象鞑靼人一样贪婪！

爸爸的所有姐妹们都坐在他身边，就好象坐在一个孩子身边那样。

“喝一口李子酒吧,图多尔,它会使你更壮实。”

爸爸喝了一口李子酒。

“谢谢,姐姐。”

“再喝一口李子酒,图多尔,安慰安慰你的心吧。”

爸爸又喝了一口李子酒。他的脸红了。爸爸经不得酒。他一碗一碗地喝汤，还吃了几个面包头。他喝了一陶杯葡萄酒。他说：

“现在我到场院里的草垛那儿去睡觉。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要叫醒我,让我睡觉。”

他走了。我们让他去睡觉，尽管乌祖波尔姑姑有谈话的兴致。

我也吃了。我吃的和喝的东西很难下咽。仿佛我吃的是石头，喝的是铅水。我想抽烟。我的烟抽完了。什特凡

弟弟说：

“哥哥,我去给你买烟。”

在我们欧米达村有五六个酒馆，所有的酒馆都卖烟。

“谢谢,”我对什特凡弟弟说,“我自己去。我想看看村子,好久都没看它了。”

爱丽萨贝塔递给我一根手杖，说：

“这是爸爸的手杖。当心别丢了。你在村子里走路手里没有手杖可不行。狗很厉害，它们会咬你。”

我从妹妹手里接过手杖。手杖有很多节，非常光滑，沉甸甸的。与其说是手杖，倒不如管它叫棍子更合适。

此时，一直望着我的妹妹在笑。昨天我们才安葬妈妈，而爱丽萨贝塔妹妹现在却在笑，她居然能笑得出来！她笑着说：

“这个村子里的人也坏,不仅仅是狗。”

“全世界都一样……好人—— 坏人……人既不太好,也不太坏……”

“可能,”我妹妹说,“可能象你说的那样,但是我不相信还有象我们村这么坏的人……”

我耸了耸肩。我相信她的话，也不太相信她的话。我妹妹摇了摇头。

“昨天夜里,”她说,“昨天夜里,当我们为妈妈守灵的时候……”

她不做声了。她在勉强地克制着，沉默着。

“哎,说呀,昨天夜里出了什么事？”

“母山羊……我有两只奶山羊……他们把我的两只奶山羊都偷走了。”

“谁？”

“我好象知道！你知道那句谚语？小偷比苦主好。”

“咱俩都知道那句谚语，但是最好咱俩能知道小偷是谁。”

“最后我们会发现他的。”

“要是将来你发现了他,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我能拿他怎么办呢？！只要我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谁，我好经常诅咒他。”

“我不相信诅咒。”

“你不相信可不好。要是一个嘴损的女人诅咒你，诅咒就能应验。”

“以后我们再说这件事吧。”

我拿着爸爸的手杖向村子中心走去。我从邻居们的房舍旁边走过，上了公路，拐向布丘克的酒馆。为了丧宴，或者最好说为了妈妈的丧宴，瑟敏泽妹夫从布丘克那儿拿了酒。走出大门的人们在后面久久地望着我。我向他们打了招呼。一些人向我答了礼，另一些人却没有。我没对他们做过任何坏事。实际上我也没给他们做过好事，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也没对他们做过一件坏事，可是人，如果他看你没给他做一件好事，他就认为你对他做了坏事。

看,坦丘的房子——他从前有过漂亮的女儿，可后来她们全都死于肺病。看，阿列克塞盖的有宽大门廊的房子。

他是妈妈的哥哥之一，在这儿开过酒馆，在这里生活过，在这里死去。只有妈妈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可能艾宛杰丽娜姐姐也知道。但是，她现在几乎要失明了。当妈妈到墓地去给死去的亲人烧香的时候，她既没有忘记阿列克塞，也没有忘记任何一个人。她叫着所有的名字，为所有的人哭泣，为每一个人流泪，甚至为从前那些她没见过、从来也不认识的人流泪。在鬼节那一天，有时她带着我的两三个姐妹到墓地去。

“闺女们,跟我到墓地去,去哭咱们的亲人,你们也好知道并且记住他们的坟墓在什么地方。等我死了以后，为我们的亲人哭的义务就落到你们头上了，你们要给他们面包圈,给他们做麦粥,给他们在里面长眠,他们的遗骨、神圣的遗骨在里面长眠的坟墓烧香。”

这些话是在清晨说的。鬼节那天，妇女们在日出之前就到墓地去。因为日出之前她们要为死者们哭泣，日出之前她们要在坟上烧香，日出之前她们要分发麦粥并为聚集在墓地大门口的穷人们分发面包圈。（以布祖利格为首，旁边是所有的孩子们。）我的姐妹们听着妈妈的话，她们是那么困，打了个哈欠又懒洋洋地躺下了。（早晨的觉是那么香！）只有在妈妈的声音变得严厉之后，她们才从床上跳起来,洗脸和穿衣服。

“妈妈,我们准备好了。”

妈妈带着稍微大一点的女儿到墓地去了。她指着那些上面连一个字母也没写的十字架对她们说：

“这儿埋着男的……”

或是：

“这儿埋着女的……”

男人和女人的名字。从前的男人！……从前的女人！……整整一个村庄！仅仅一个村庄吗？不。很多村庄。很多很多村庄。

“妈妈,地下的人比地上的人还多。”

“对，孩子，死人的数量比活人的数量大得多。从开天辟地到如今，人们一直在生，一直在死……”

我所有的姐妹们都知道我们家的亲人埋葬在什么地方。一些亲人的墓前已经没有十字架了。十字架倒了，它们被风雨弄倒了，被孩子们拿到铁路的那一边生火烤老玉米了……上帝知道！……可能上帝也不知道。

妈妈没有忘记我们家死去的亲人的坟墓。她用手把土扒在一起，培成一个小土包，在每个小土包里栽上一株花和一棵灌木。在埋着爸爸的第一个妻子杜米特拉的地方，妈妈栽了一棵天竺。在漫长的秋天，那棵天竺不断地为一位短命的人开出白色的花朵。一棵带刺的野蔷薇的根须盘在爸爸的祖父和曾祖父的骨头上。直到十二月，在这棵野蔷薇的枝子上还保留着又红又硬、孩子们采来吃的野蔷薇果，

在我们欧米达村的墓地里，每时每刻都有两三个孩子在那儿转悠，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一些孩子爬上钟楼，为死者打钟和吓唬猫头鹰，另一些孩子在坟上采鲜花，把它们捆成花束，带到附近的火车站卖给旅客，几乎是白送。所有的

客车都在我们村的火车站至少停上四、五分钟。

“芍药,小姐,我刚采来的。”

“郁金香,先生,可以保鲜三天。”

“玫瑰花，老爷爷，你的大眼睛的孙女可能正在家里等着你,给她带点儿玫瑰花去吧。”

“无耻!”

“怎么无耻，里多尔先生，怎么无耻？我说的是你的真正的孙女。”

车厢里的人笑了。站台上的人也笑了。听我说话的那些人全都笑了。谁不认识那个粮食掮客、非常富有（不知道他为了谁）、暗中在追求姑娘的希腊老头呢？他拿起我踮起脚伸给他的那些花，然后从车厢的窗户上给我扔出一个铜板。我用这钱买了一个贴饼子。你生活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的欧米达村，并且有钱经常为自己买一个贴饼子，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

现在我不再在墓地里闲逛，不再在我们家和别人家的死者的坟墓上采鲜花，不再为了一个铜板而带着花到火车站去卖，不再为自己买贴饼子，不再吃贴饼子，也忘了贴饼子的滋味，我把贴饼子的滋味丢在了路上，也是在这条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尽头的路上，我也失去了生活的情趣。

“泽利古察,你饿了吧?”

“不,妈妈,我不饿。”

妈妈吃惊了。她疑惑地竖起眼眉。我回答她说：

“我上墓地去了。我采了花。我在车站把花卖了。我

买了一个贴饼子。”

妈妈打断了我的话：

“热的？”

我笑了。我笑着回答她：

“热的。”

我在毛背心下面找起来。我在那儿保存了四分之一个贴饼子。我把贴饼子给了妈妈，说：

“你也吃吧。”

她掰了一口贴饼子，仅仅一口，把它放到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对，”她说，“贴饼子不热了，但是好吃。”

她把那块贴饼子放在搁架上。

“你怎么不吃了？”

“应该分给其他的孩子们。”

其他的孩子们是一大群。这点贴饼子不够，为了使他们吃饱，需要整整一炉贴饼子，整整一炉贴饼子。

现在妈妈再也不需要贴饼子了，既不为了她，也不为了我们。我们把她埋葬了。我们把她放进一口木板棺材里，那些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把那口蒙着黑纱的木板棺材放进象面包房烤炉的拱形墓穴里。车站烤面包的师傅们就是在那种烤炉里烤黑面包、长形的小甜面包和贴饼子——也就是当我有了十个巴尼①的时候经常买上一个的那种贴

①罗马尼亚的货币单位，一百巴尼等于一列依。

饼子。车站离墓地相当近，而且面包房就在车站后面。

等我将来死的时候，我希望把我埋在欧米达村。我知道死人再也不饿了，但是，如果将来我饿的话，那好，那时我就从坟墓里站起来，跑到面包房，为自己买上一个贴饼子。我将把它吃下去，然后再回到墓地，躺在我的位置上。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妈妈还年轻、而我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我问她：

“妈妈，我奶奶，也就是爸爸的妈妈，埋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泽利古察，那个小坟从来也没人指给我，要是没有人指给我，我怎么会知道呢？”

那时，这件事使我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把我爸爸带到世界上来的那个女人恰恰是在生孩子的时候死的。她的兄弟们(七个或八个)阴沉着脸，肩上挎着沉重的火枪，骑着马从远处来了，他们带着她的尸体，把她运到北方什么地方他们的老家去了。

“爸爸，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奶奶，也就是爸爸的妈妈叫什么。可能我没问过爸爸。可能我问过，他也对我说了，而我忘了。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生于什么家族？她长的什么样？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家先人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们家后裔的情形。这样很好，什么也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也没什么关系。

兀鹰有一双巨大的翅膀，而猫头鹰却没有。你们什么时候见过猫头鹰在田野或村庄的上空翱翔？猫头鹰只不过有一双大眼睛，只不过有一双大眼睛，只不过有一双大眼睛。

“泽利古察,我要瞎了,泽利古察,没有眼睛我在这个世界上可怎么办哪,泽利古察？”

“我不知道,姐姐。”

“你应该知道,泽利古察,你应该知道一切,一切。”

为了更多、尽可能多地了解知识，所以我在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家，如果我能够了解人的一生中所能了解的知识的话。人的一生！……阿列克塞的一生是七天，拉达的一生是八、九年，妈妈的一生……妈妈是多大年纪死的？妈妈是前天死的。前天。昨天我们把她埋葬了。而我现在问自己妈妈有多大年纪，这明明是说我不知道。

“泽利古察,你应该知道一切,一切,一切……”

人的一生就是人的一生，不管它是长是短。

布祖利格在大门口站了大约半个钟头。他带着孩子们来了，但不是所有的孩子。爱丽萨贝塔妹妹给他们装了满满一口袋面包圈。

“上帝接受她吧。”

孩子们不想从大门口离开，他们伸着手，布祖利格给了他们每人一个面包圈。孩子们贪婪地吃起来。吃完面包圈之后，他们返身向一刻也没摆脱过他们视线的我的妹妹走去,并且说：

“上帝接受她吧，大姐。”

“上帝接受她吧……”

“上帝接受她吧……”

康斯坦蒂娜从我身边绕过去。她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好象又不想说。我含糊地一笑，问她：

“你想跟我说什么吗？我觉得你想跟我说点什么。”

“对，”康斯坦蒂娜说，“我是想跟你说点什么。”

“那就说吧……”

她到院子里去了，当她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她带着两个侏儒向我走来，两个真正的侏儒。我知道那桩事，实际上只不过是听说的。嫁给迪格的我的干姐姐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都住在奥尔特河谷，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每一件小事都狠狠地打她的迪格死了。他死得很早。隆冬时节，他和一些朋友们到里察去喝酒，回家的时候，一场暴风雪在路上，在原野中把他卷走了。迪格的朋友们只是冻伤了几处地方。迪格死了，康斯坦蒂娜很高兴。为了宿愿的实现，她请神父诵了专门的经文，在教堂里点起了蜡烛。由于康斯坦蒂娜勤快而顽强地干活，她把一切都料理得相当不错。孩子们长大了，而且长得很好，家道兴旺。康斯坦蒂娜开始过起自己的生活，其实并不经常如此。她独自生活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不快。正当她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在一年秋天，有一个马戏团从奥尔特河谷经过，并在萨耶莱逗留了一夜。为了不睡在胡同里，马戏团的人便到人们家里借宿。

“康斯坦蒂娜,你也接待几个马戏团的人吗?”

“接待,为什么我就不接待呢?!我也有住人的房子。”

“那你就接待小矮人吧。”

来了三个侏儒。康斯坦蒂娜和那三个侏儒整整折腾了一夜。跟别人也睡过觉的我的干姐姐怀孕了，她不知道肚子里怀的是谁的孩子。无论如何，要是她愿意，她可以流产，或是在肚子上放一个瓦罐，把孩子打掉。她没有那么做。

“康斯坦蒂娜,别人要说你的闲话了。”

“那又怎么样?”

她生了一对孪生子，两个侏儒。

“我的双胞胎,泽利古察,你别看他们,因为他们不太好看,但是干活顶四个人。”

我站起来，握着他们结实的手，如同握着真正男子汉的手一样。康斯坦蒂娜的脸上现出高兴的神情。侏儒们穿得和其他农民一样，一点也不寒酸。

疯子在路上打骂着洋槐树，就象在打人和骂人一样。

爸爸的姐妹们，裘丽娅姑姑和乌祖波尔姑姑，还有她的拉乌连兹，每个人都蜷缩在一把椅子上。我们周围的妇女们都满脸皱纹，面带老年人的倦容。一些人，比如裘丽娅姑姑，成了瞎子，另一些人几乎一点也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啊?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忘了我说什么了。”

关于她们当中的每个人，我从前都听到过一个特别的爱情故事。为了抢我姑姑阿高巴，索列安大哥的爸爸马尼亚·米里达鲁姑父从军队里开了小差。从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从他们火热的爱情中，这个索列安大哥出世了，继他之后，只过了一年，便生了谁见了都想打几下的畸形人、癫痫病患者巴戴阿。

“喂,大哥,你为什么打我?”

“为了使你健康。我们不需要残废人。而癫痫……治癫痫的办法就是打……就是打。”

“她们当中哪个是阿高巴姑姑？”我小声地问爱丽萨贝塔妹妹。

“波卡老太婆旁边的那个。”

我不问她就好了。她是她们当中最老的老太婆：是一个其丑无比的女人。根据我的眼神，爱丽萨贝塔大概明白了我脑子里掠过了什么样的想法。她悄悄地对我说：

“要是我们死得晚的话,我们也会变成这种样子。”

“上帝保佑!”

爱丽萨贝塔妹妹笑着说：

“上帝!……上帝保佑你,一直保佑到死。”

“我们根本不会变成这种样子，我们根本不会变成这种样子。”艾宛杰丽娜姐姐反驳说。

后来她又往我耳朵里灌输：

“我已经开始瞎了，泽利古察……看不见，在这个世界上我可怎么办呀，泽利古察……”

我没吭声。爱丽萨贝塔妹妹听她总是跟我哭诉，回答她说：

“你将来怎么办？你将来怎么办…… 你将变成瞎子,你将变老,谁知道你将这样活多久,瞎子和老太婆。”

“最好别这样,”艾宛杰丽娜姐姐说,“最好别这样。我既不愿意成为瞎子，也不愿意成为老太婆。最好我也躺在四块板里，你们把我送到妈妈身边去。”

她到廊子上去了，靠在一根柱子上，又哭了起来：

“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一个人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妈妈,你为什么不带上我和你一起去,妈妈……”

钟为另一个死者，为被他孙子打死的老人响起来，因为他老是活着，吃得又多……又不快些死去。

风轻轻地吹来，摇动着我们头顶上方的桑树枝。象蜂蜜一样甜的肥大的白桑椹掉在我们身上，也掉下一些酸溜溜的黑桑椹。

啪！啪！桑椹掉在衬衫上。一个黑桑椹掉在我的肩膀上，把我的衬衣弄上了斑点。爱丽萨贝塔生气了。

“我不喜欢这些桑树！我想让我男人把它们砍掉。有桑椹斑点的衬衣可难洗了。”

正好在那时醒来并从场院里回来的爸爸听到了她的话。他打断她的话，说：

“是难洗！……可能！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看着你们碰桑树，你们没有必要砍它！我们没有核桃树，没有梨树，没有李子树。我们就有这几棵榅桲树和桑树。就这

些。我们可以尝尝鲜。”

我妹妹不想使他生气，特别是现在对妈妈的死记忆犹新的时候……记忆犹新。

“我也是这么说……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砍你的桑树……”

“我的桑树……你们的桑树，不是我的桑树！我……我马上就要到你妈那里去了……你没看见蚂蚁？我们还没埋葬她，蚂蚁就把她包围了……蚂蚁……”

“我男人死的时候，”阿高巴姑姑说，“我男人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只有三十岁他就死在脾症上了。他受了多少罪呀！他肿得象一个木桶，成群的苍蝇叮着他，成群的苍蝇……”

“我们别谈死啦，”刚刚停止哭嚎的艾宛杰丽娜姐姐说，“我们还是谈谈生活吧。我想让斯德尼格……娶文迪勒·布兹的女儿。”

“那是个好姑娘，”爱丽萨贝塔妹妹说，“可是布兹家的人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显得挺高兴。如今好小伙子很少。”

现在大家都笑了。对死者的回忆消失了。阿高巴姑姑问我姐姐：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儿子好呢？”

“要是我不知道，那谁还知道？”

阿高巴姑姑伤心了，说：

“我生巴戴阿的时候，我和我的男人是多么高兴啊！他那时胖乎乎的。七岁以前，他长得又漂亮又结实，可是后来，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羊痫风开始把他缠上了。家里人看着他，不让他到水边去，怕他掉进水里淹死！如今谁还能照看他？现在他倒在什么地方，挣扎一阵，等他清醒过来以后，又去干他自己的事儿去了……”

乌祖波尔姑姑听到大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向水井那边转过头去：

“哎嗨……哎嗨……看谁来了！……看谁来了！”

她惊奇和高兴得就仿佛看到了包尔皇帝①似的。我们也向水井那边望去。确实，有你值得吃惊的事情！那是妈妈最小的、唯一活着的弟弟，住在格尔劳玛努村的杜米特拉凯舅舅！杜米特拉凯舅舅和他的妻子阿尼卡舅妈。我跟他们握了手，给他们腾了地方。阿尼卡舅妈用双手摸索了很长时间才坐在椅子上。乌祖波尔姑姑向他们甩了一句闲话：

“集散了你们才来。你姐姐昨天就被埋葬了，杜米特拉凯。我至少赶上看了看她的坟。”

“那么……那么我们也要看看她的坟，今天或是明天。反正坟也不动地方。可是，我本想看看我姐姐马丽亚，因为我有一年没看见她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说：

“要是你们想看她,那就应该昨天早晨来。”

①罗马尼亚民间故事中的人物。

“我没在家,姑娘,我和阿尼卡正好到石头城去了,我听说那儿有一个巫医，就到他那儿去让他给她治一治眼睛，说不定她的视力能恢复过来。”

阿尼卡舅妈沉默着。她用那双失明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沉默不语。她有一双又黑又长的漂亮的大眼睛。她再也看不见了。几年前她就失明了。

艾宛杰丽娜姐姐走到杜米特拉凯舅舅的妻子跟前，抓住她的肩膀，摇晃着她说：

“告诉我,阿尼卡,巫医怎么说?啊!……告诉我,巫医怎么说?”

“他说了很多，但是我什么也没听懂。我在他那儿呆了三天三夜。在这三天三夜，他施巫术给我治了九次，而这九次都是往我眼睛里点一种气味难闻的油。”

“他没跟你说将来你能好吗?”

“没跟我说。他拿了我的钱,什么也没跟我说。”

我们默不作声。大家都沉默着。从铁路旁边徐徐吹来的风给我们的院子、给整个村庄带来了向日葵的气味，成熟的葡萄的气味,含盐碱的、干燥的、被太阳晒焦的泥土的气味。

“阿尼卡,跟我说说你瞎了以后的情形。”

开始变瞎的艾宛杰丽娜姐姐向住在格尔劳玛努的杜米特拉凯舅舅的妻子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默不作声，默默地等着女盲人的回答。她没有迟疑，回答说：

“唉，再过一阵子你也要变成瞎子，那时你就会知道了。”

女盲人咬着嘴唇，补充说：

“我瞎了以后又生了两个孩子，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将生第三个孩子。”

“也就是说，”艾宛杰丽娜姐姐小声地说，“也就是说没有眼睛也可以生活……”

她不做声了，阿尼卡舅妈也不做声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打破沉默。艾宛杰丽娜姐姐叫喊起来：

“我不愿意没有眼睛活着！我不愿意没有眼睛活着！”

她哭了一阵，换句话说，她马上唱了一支从来也没有人听见过的忧郁痛苦的歌。我们咬着舌头，用颤抖的双手点着了烟，一边听她唱一边抽烟。和我们一起抽烟的还有康斯坦蒂娜的孪生子。他们抽烟象蛇一样凶。

康斯坦蒂娜跑到院子里，试图使艾宛杰丽娜姐姐安静下来。

“别哭了,别哭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我们也把她埋了,咱们家里再也没有死人,所以你就别再哭了。”

“我不是哭妈妈，我是为我的眼睛哭，我的眼睛已经开始失明了,我是为它们哭。”

康斯坦蒂娜执意要让她安静下来，说：

“你住声吧，别再哭你的眼睛了，说不定你还没有完全失明就死了呢。”

我们谁也没笑。连我也没笑。艾宛杰丽娜姐姐说：

“可能。我爬到铁路上等着火车，等它快开过来的时候，我就把脖子伸到铁轨上。”

索列安大哥在自得其乐。他继续在自斟自饮。艾宛杰丽娜姐姐说：

“谢谢你,康斯坦蒂娜。”

“为什么？”

“为了你谈到死的那句话，我会在完全失明之前就死的。我还没想到过这种念头……”

“你不会自杀的。”阿尼卡舅妈说“为了自杀,人必须非常坚强。”

康斯坦蒂娜用非常严厉的声调对爱丽萨贝塔妹妹说：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没有权利喝酒吗？吃的，可能他们吃饱了,因为他们非常能吃,但是喝的……喝的，他们俩对我抱怨说,他们的嗓子都干了。”

我干姐姐把侏儒们领过来，安顿在索列安大哥的旁边。

“大哥，”她几乎用乞求的口气说“你照看照看他们,给他们喝的，让他们喝吧。让他们喝个痛快。”

索列安大哥把他们叫到身边。

“喂,拿着,每人一只陶杯,用陶杯喝更有劲。”

“李子酒？”

“对,李子酒。”

他们三个都忘记妈妈死了，忘记昨天傍晚我们把她安葬了。杜米特拉凯舅舅和盲人阿尼卡舅妈也把这件事忘了，爸爸那五个或六个或七个姐妹也把这件事忘了。我们的客人们已经开始认为他们是在参加婚礼，尽管什么地方还有死人的气味。他们在用陶杯碰杯，当他们刚一说“好运

气”的时候就意识到他们身在何处，为什么而来，不管谁都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连忙说：

“上帝接受她吧。”

他们都喝醉了，特别是侏儒们。

“上帝接受她吧,索列安叔叔。”

“接受她。”

“上帝接受她吧,索列安叔叔。”

“接受她。”

他们一个叫纳耶，另一个叫诺耶。他们相像得就如同两滴水。大家都在逗他们。索列安大哥也在逗他们。

“上帝接受她吧,索列安叔叔。”

“上帝接受她吧,诺耶。”

“我是纳耶,索列安叔叔。”

“都一样。”

“一点儿都不一样。我是我，我弟弟是我弟弟。”

他们吵起来。爸爸瞥了他们一眼，也瞥了我们一眼。他忘了从嘴上把烟头拿下来，火烧了他的嘴唇，直到这时他才把烟头扔掉。他把我妹妹叫过去，小声对她说：

“给他们喝，让他们喝，他们想喝多少就让他们喝多少。”

“我会给他们的，你不用担心，他们想喝多少我就给他们多少。”

康斯坦蒂娜高兴了，谢了我妹妹。她忽然又想起什么，脸又阴沉下来。

“听着，我的妹妹，妈妈留下的旧衣服你们打算怎么分？”

由于没有料到，爱丽萨贝塔妹妹抬起头来，说：

“我不知道，康斯坦蒂娜，我们没想过。另外，谁都知道她也没留下什么，只是几件旧衣服。我们打算把它们施舍给穷人。”

康斯坦蒂娜还想再说点什么。爸爸冲她皱起了眉头。

“康斯坦蒂娜！”

“是，爸爸。”

爸爸什么也没再跟她说。康斯坦蒂娜明白了。爱丽萨贝塔妹妹为她争得了施舍。

“妈妈有一件睡衣。她一次也没穿过。我将来找出来给你。”

“不会是那件带蓝花的吧？”

“我想就是那件。”

“妈妈当新娘时的睡衣。我知道。”

爱丽斯贝塔妹妹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妈妈当新娘时的睡衣，但是，如果你说……可能，如果你说……”

什特凡弟弟呜咽起来：

“我回家这么多次，可是一次也没想起带一架照像机回来给妈妈照张像。我们经常看看她的照片就不会忘记她了，或者……或者更难忘记她……”

爸爸说：

“我儿子格奥尔基神父的一个小舅子给我照过像。有一年夏天我到托姆沙尼去看我儿子，从那儿我又跟他和马丽瓦拉到沃莱尼去。格奥尔基的小舅子也叫格奥尔基，但是也管他叫泽古，他是沃莱尼那儿的火车站站长。我们是在火车站旁边的售货亭吃的饭。快吃完饭的时候，那个人走进屋子，回来的时候带来一架照像机，给我们照了像。后来，他通过邮局给我寄来一张像片…… 像片没丢吧？”

像片的命运使他不安。爱丽萨贝塔妹妹笑了。她的笑说明：

“像片没丢。我马上就给你拿来。”

真的，她把像片拿来递给了爸爸。他拿着像片，久久地看着。

“对，”他说，“这就是我说的那张照片。那时我还年轻，我儿子格奥尔基神父更是非常年轻。黑胡子和黑唇髭一点儿也不使他显老。瞧，这是马丽瓦拉，多欢乐……她怎么会知道死神盯上她了呢？再看我……”

他把像片交给爱丽萨贝塔妹妹。

“你们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等我死了以后……”

侏儒们挺能喝。索列安大哥也挺能喝。他们在喝酒……三个人都在喝酒……喝而不醉……我真希望他们烂醉如泥，睡到地上。康斯坦蒂娜提高了声音对爸爸说：

“你，爸爸，你快别说死了，你非常健康，你会活下去并埋葬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你听我说……”

她说得正起劲的时候，爸爸又陷入悲伤，他用变了调的

声音说：

“但愿上帝保佑我这样……上帝保佑我……我不仅希望活着，还希望能够干活，以便取得我的面包……我不打算向谁乞食……„

他望着摆着的饭桌，望着坐了那么多人的椅子，望着还没走、至少要在我们家呆到明天的亲戚们。总之，他们将再吃一顿，再喝一次。然后，爸爸小声地、非常小声地说：

“我老伴活着的时候很少有亲戚踏我的家门……而现在……现在来的多如牛毛……”

“你不希望他们来吗？”

“我一点儿也不希望他们来。还是那时人们独自生活、独自死去的好。为什么这么吵闹？”

“习惯，”我说，“老习惯。”

“不仅仅是习惯……还有别的……”

我不知道他想说的别的是什么。

什特凡弟弟又回忆起，妈妈已经死了三天，昨天傍晚我们把她安葬了，安葬以后我们才注意到，妈妈从来也没照过像，我们现在连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爱丽萨贝塔妹妹说：

“要是我们昨天想起这件事，那我们就请一个照像师来给妈妈照像，——万古家的一个儿子当了照像师，他在斯德尼古兹给新娘子们照像。”

“照遗像？”丽察姐姐问。

爱丽萨贝塔回答她说：

“对，照遗像。”

“这件事我们没想起来倒好。我们应该在妈妈活着的时候给她照像。我们要遗像有什么用？我们瞧着照片，看着妈妈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不……”

爸爸那五个或六个姐妹每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她们似乎非常冷，全身缩成一团，缩得没法再缩了。白天的喧嚣依然如故。她们都在喝李子酒，用陶杯默默地喝着李子酒，同她们一起慢条斯理地喝酒的还有乌基姑姑，她一边喝酒一边嘎巴嘎巴地嚼着烧焦的红土块。我早就知道她吃焦土，问她：

“乌基姑姑,你还没吃够焦土吗？”

“没有,孩子,我没吃够。没吃够就是没吃够。”

“你喜欢吃焦土？”

“喜欢,也不喜欢,我感到吃下去胃里舒服。”

“要是不吃焦土你会怎么样呢？”

“我会生病,说不定还会死。我就靠这些焦土撑持着。”

裘丽娅姑姑笑了，和她一起笑的还有乌祖波尔姑姑。裘丽娅姑姑说：

“我吃面包，要是没有面包，我就吃玉米糕……至于土……土,即使是焦土,我吃了准会死的……”

乌基姑姑火了。

“我……我宁愿死了也比看着独眼的女人好。”

要是爱丽萨贝塔妹妹不劝她们安静下来，她们还会继续争吵下去，谁知道她们还会说出什么呢。

“妈妈死了才三天，昨天傍晚我们才把她送到墓地安

葬。而你们……你们就开始吵起来……在这里，在这间她生活了那么久的屋子里……”

她们低下头，但是继续在慢条斯理地喝酒，就象那些对酒很内行的人那样喝着。

“一张像片！……”什特凡弟弟又说“一张像片！要是妈妈给我们留下一张像片该多好……她一张像片也没给我们留下……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忘记妈妈的容貌。”

乌祖波尔姑姑没有沉默：

“图多尔……你永远也不会忘记马丽亚,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使爸爸激动。他没有急着回答。沉默，沉默，最后他才说：

“乌祖波鲁阿依考①，难道我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一次也没看见过妈妈。她生下我就死了。可能她生下我以后一两个小时就死了。我一次也没见过她。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可是爸爸……爸爸是在我服兵役以后死的……至少我能回忆起他的脸。可是眼睛……我再也记不清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了。蓝色的？绿色的？只见过他两次的马丽亚对我说，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

“像片！”什特凡弟弟小声说“像片……如果妈妈给我们留下一张像片就好了！”

如果妈妈给我们留下一张像片！那我们就会把她记得更清楚。但是能记多长时间呢？像片也会老化，形象也会

①乌祖波尔的爱称。

模糊、消失。即使那些最亲爱的人的形象也还是会从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回忆中消失的。我们很快、有时非常快就会把在我们之前死的那些人忘了，而我们也很快就会被还活着的那些人忘记。

那个疯子在路上打着洋槐树。爸爸对丽察姐姐说：

“给桑杜一盘吃的，几个面包圈和一瓶葡萄酒。”

“可是我害怕，”丽察姐姐说，“我怕进他的院子。”

“隔着篱笆递给他。”

丽察姐姐给桑杜送吃的去了，她叫他，把吃的给了他。

“谢谢，”疯子说，“谢谢，姑娘，上帝接受她吧。”

他坐在草地上，把东西都吃了，把酒都喝了，把盘子还给我姐姐，并且再次说：

“谢谢，姑娘，上帝接受她吧。”

这么说来，他知道妈妈死了三天了，知道昨天傍晚我们把她安葬了。

可能那个疯子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疯。

索列安大哥继续和康斯坦蒂娜的侏儒们在喝酒。

乌基姑姑递给我几块红色的焦土。

“你尝尝，说不定你会喜欢的。”

“不，谢谢。”

“要是人们都吃土，土很快就会被吃光，而地球上的人……嘿嘿……太多了……几乎跟蚂蚁一样多。”

“和妈妈一起被埋掉的那些蚂蚁可怎么办哪？但是蜜蜂呢？蚂蚁能钻出地面，可是蜜蜂呢，蜜蜂将会死去，如果

它们还没死的话。”

我们对蚂蚁了解得很少,同样,我们对蜜蜂了解得 也不多。但是对人呢？我们对人了解得更少，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

我进屋喝了一缸子水，推开门看了看妈妈在她的丈夫身边睡了那么多年觉的那张床。

三天前妈妈死了，而昨天傍晚，我们—— 她的孩子们，她的亲戚们，所有的亲族和那么多别的人，其中也有她的丈夫、我们的爸爸，把她送到墓地埋葬了，把她一个人留在爷爷的遗骨旁边，她的棺材盖上是阿列克塞和拉达的骨头。我们把她留在那儿，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儿了。不，我们没有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儿，我们把她留在我们家的所有死者（如果不是数千人，也是数百人）和村里的其他死者那里。这些人成千上万，因为我们的村子非常古老。

乌基姑姑又请我吃焦土。她说：

“ 吃吧,泽利古察,你也吃点焦土,至少吃一块,可能你胃里有穿孔。要是你胃里有穿孔，吃了焦土就好了。 ”

“ 不,我胃里没有穿孔。”

我毕竟还是拿了一块焦土，在嘴里嘎巴嘎巴地嚼着，嚼了半天才把它咽下去。乌基姑姑望着我，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 好吃吗 ?”

“ 不好吃,姑姑。”

她希望的不是这种回答，但是她还是很满意。她又递

给我一块焦土。

“拿着，把它保存起来。可能你会上瘾。吃焦土就跟抽烟一样。要是你上了瘾，就离不了它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对我说：

“走，我们到场院里活动活动。坐在这把椅子上把骨头都坐麻了。”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问我：

“好象你进村上酒馆去了，去跟酒馆掌柜的结帐。”

“对，我去了。我是从大路上走回来的。过一会儿我还去。”

我们在场院里散步。我们小的时候，感到房子很大，树木很高，而场院，养着家畜和家禽的场院非常大。现在一切都缩小了。房子只不过是一间可怜的茅屋，洋槐、榅桲树和苹果树是弯曲的，枯萎的，矮小的，场院也不宽敞，甚至很小。在场院的深处长着野刺槐、白槭树，而在它们之间则是叶子肥大的法国菠菜。

“在这儿，”我妹妹说，“在这儿，我们从前种过一棵核桃树。它长是长了，但是没结核桃，干死了。”

“对，”我说，“那时，我们多么想有棵核桃树啊。我们种了两三次，它们长是长，可是都干死了。”

“这儿的土不适合种核桃树。”

爱丽萨贝塔妹妹停下来。

“你等一等，”她说，“你等一等……”

我站住了。当我站在弯曲而多节、枯萎而带刺的树木

和气味强烈刺鼻的绿草当中的时候，我妹妹往前走了几步，弯腰从地上捡起什么。

“你看！……我的母山羊！”

她从草上拿起两个剥了皮的羊头。羊头上的血已经凝固了，羊角是完整的，象任何剥了皮的动物一样，牙齿露在外面。

“这只能是比考依给我干的。他偷了我的母山羊把它们宰了。谁知道他在什么隐蔽的地方把我的母山羊抹上盐，放在太阳地里风干，做了熏羊肉……”

爱丽萨贝塔妹妹诅咒着假想的小偷，骂了他半天。令人遗憾的是，小偷没有在附近听。

“好了，”我对妹妹说，“我明白了，他偷你的母山羊是为了做熏羊肉吃，可是他有什么必要要把羊头扔到你的场院里来呢？”

“什么也不为！……就是想嘲弄我！……”

“可是，你怎么知道就是比考依偷了你的母山羊呢？说不定是别人偷的。”

“得了！是比考依偷的。他有把剥了皮的母山羊头扔到别人场院里的习惯。要是拉姆贝·考什偷了我的羊，他会把羊蹄扔进我的场院。他需要羊角。他从一些吉卜赛人那里学会了用羊角做梳子的手艺。总之，他做了梳子到集上去卖总能赚几个钱。在这儿，大哥，钱非常少，非常有用。”

我笑了，回答她说：

“要是根据你男人从酒馆里拿了多少酒跟我算帐……”

“那是另外的事。他是为妈妈的死才拿的酒。一个人就死一次。”

我们又回到桑树下。从牲口圈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妹妹踮起脚，把羊头插在屋檐下。

“把它吹干，晒干。等梳子匠从村里路过的时候，我把羊角交给他们，让他们给我做几把漂亮的梳子。”

“对比考依……对偷了羊的比考依，你管他要点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

“为什么？要是你确信他是小偷，你一定要向他要点什么。”

“如果我向他要……如果我向他要赔偿，他就会放火把我的房子烧了。”

“他真的变得这么坏？”

“真的。他从军队里回来就变了。”

时间在前进……还是坐在椅子上。还是坐在桑树的树荫下。时而几个肥厚的、象蜂蜜一样甜的白桑椹掉在我们身上，时而几个酸甜的黑桑椹掉在我们身上，我们听其自然。

索列安大哥还是跟康斯坦蒂娜的侏儒们在一起。他们三个真能喝。他们在继续喝酒。

“我当兵的时候，”索列安大哥说，“我当兵的时候，我守卫多瑙河……”

“我们永远也当不了兵了，”侏儒们异口同声地说，“我

们到图尔努去应征，被刷下来了。他们说我们太矮。”

“谁象你们!……”

爸爸又走进屋里。过道里堆满了盘子、吃剩的食物、瓶子和空罐子。爱丽萨贝塔妹妹把这些东西收到这里，放得很整齐。她看见爸爸站在门口，问他：

“你想进屋吗?”

“对。我想进屋躺一会儿。我浑身骨头疼。好象谁用锤子打了我似的,所以我浑身骨头疼。”

“你可以进去躺一会儿。我把床收拾好了，铺盖也换了。”

爸爸从我妹妹身边走进过道，开了门。他没进屋，在门槛那儿站住了。床是干净的。床单象雪一样白，那两个枕头也象雪一样白。

可是，爱丽萨贝塔妹妹收拾和铺床的时候，为什么要放上两个枕头呢？三天前妈妈在那张床上死了。妈妈的遗体在那儿一直停到昨天傍晚，我们就是从这里把她抬走，把她送到墓地安葬的。

爸爸现在好象第一次看见那间小屋。床的上方是两张圣像。圣徒格奥尔基骑着白马，圣徒杜米特鲁骑着红马。在所有的圣像上，为什么圣徒格奥尔基骑白马而圣徒杜米特鲁骑红马呢？爸爸的大儿子也叫格奥尔基。现在他的儿子蓄了胡子，在普拉霍尔地区的乌尔拉兹当神父。爸爸的第一个妻子叫杜米特拉。现在……现在杜米特拉变成了土……墓地里只是土和白骨。昨天傍晚，他的第二个妻子

马丽亚也被埋在墓地……在那间熏香味、熔化并燃烧的蜡味和死人的气味还没消失的小屋里，还有一张圣像。一位几乎象孩子一样年轻、漂亮、满头金发的女人怀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微笑。婴儿是裸体的，在微笑。年轻的女人是马利亚—— 圣母马利亚，而裸体的婴儿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马利亚，圣母马利亚在圣像上一动也不动。另一个马丽亚，他的马丽亚，马丽亚，他孩子们的妈妈，也是一动也不动，但是在地下。他小声地说道：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

不。他不会在那张干净的、放了两个枕头的床上睡觉了。

他在那儿躺在马丽亚的身边睡过。许多年。千百个夜晚。不。不是千百个夜晚，而是成千上万个夜晚……成千上万个夜晚。他回过头来对我妹妹说：

“我不能在这儿睡。你在院子里给我准备间小屋，在厨房旁边。我要搬到那儿去。你懂吗？”

“是，”爱丽萨贝塔妹妹回答他说，“我懂。你不愿意一个人睡在至今你从来也没有单独睡过的地方。”

爸爸责备她说：

“你认为你该跟我说这种话吗？”

我走开了，一个人上了铁路的路基。什特凡弟弟在后面喊道：

“你去葡萄园吗？”

“不。我去车站，问问什么时候有开往布加勒斯特的火

车。”

“没必要。一趟是七点，另一趟是十一点。”

“那我也去。”

“你随便。”

实际上我并不想上车站，而是去墓地。昨天，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妈妈送到墓地，把她埋葬在斯德尼格外甥砌的那个起了拱的青砖墓穴里。送葬队伍中所有的人都为她哭泣，尤其是我的姐妹们哭得更厉害，甚至康斯坦蒂娜也为她哭了。我们把她送走了，把她安葬了，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而我们回家了,吃了饭,喝了酒,由于劳累,我们睡了。我们睡在山岗上的葡萄园里，累得精疲力尽的我家姐妹们睡在家里，而妈妈长眠的第一个夜晚睡在墓地。

我还是走铁路路基上的那条小路，来到压水井前面，一股清凉的细流从丘顶喷出。我在那儿停下来洗了手，捧着水喝起来。在铁路的路基下，在墓地下—— 也就是在我们的死者下面，在公路下流过的别的泉水也是那么清，也是那么凉，它们一直流到格尔莫祖依河。

我走到把墓地的东头和铁路的路基隔开的那个栅栏跟前。栅栏很高，是用粗木头做的，顶上削尖了。墓地里，在栅栏旁边长了很多桑树和灌木丛，有些是种的，有些则是自己长出来的。我查看了栅栏，发现两根木桩断了。我把它们搁到一边，从那儿进了墓地。古老的木头教堂的门是开着的，门都贴着墙了。教堂里面比外头黑得多。几秒钟以后我的眼睛才适应，开始分清墙壁、高背椅、叉形烛台甚至

圣徒像。为了施巫术，我的接生婆迪瓦伊卡用刀尖把圣徒们的眼睛都抠走了。瞧，香炉里好多年也没有一个人再烧香，瞧，在祭坛旁边，是在这儿祈祷了一辈子的神父们的旧肩袈裟和旧帽子。

“他们姓什么？”

村里的人把他们忘了。村里的人仅仅记住了今天在我们欧米达村，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的新教堂里祈祷的泰欧菲尔神父的父亲和祖父。

总有一天村里的人也会把泰欧菲尔神父忘记的……总有一天村里的人会把今天我们所有活着的人都忘记的。村里的人也会忘记妈妈。但是，即使是我们，她的孩子们，也将相当快地把生养了我们、三天前死去、昨天傍晚被我们和送葬队伍送到墓地安葬的妈妈忘记的。我们把她安葬在什么地方了？我们把她安葬在这里，离教堂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村里的人把神父们也忘了。村里的人把从前的一切都忘了。村里的人不再往后看，他们往前看，只往前看。

“你也往前看吗，乌祖波尔姑姑？”

“不，泽利古察，我往后看，我回忆起我认识我的拉乌连兹的时候，我是多么年轻啊！……往前看！往前看我会看到什么？我和我的拉乌连兹的死？……”

仿佛在打瞌睡的拉乌连兹·彼耶莱醒了，说：

“乌祖波鲁阿依考，你为什么要想到你和我的死呢？要是你肯想想迪察那十二个孩子的婚礼，那你会更健康的，更

不要说想想你的其他孙子和重孙了。”

圣像上，为什么圣徒格奥尔基总是被画成骑着一匹白马，而圣徒杜米特鲁骑着一匹红马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红马，只看见过枣红马。红马与枣红马是有区别的。

从前的村庄！几间周围带有宽阔场院的饲养家畜的泥棚,这座木头教堂,格尔莫祖依河,以及村子附近的树林。只有这座木头教堂保留下来了。不，还有别的也保存下来了：墓地……墓地和格尔莫祖依河。

我的祖母和曾祖母长的什么样？那个把我爸爸带到世界上来、生了他以后立刻就死去的神秘女人是谁？她带着她和第一个男人生的一个男孩来到祖父家里。那个孩子、爸爸的异父同母哥哥亚历山德鲁·纳斯塔认识古老的基里尔字母……他还会刻十字架，并把它们免费送人。那些皱着眉、全副武装的兄弟们骑着马把她的尸体运走了，为的是把她埋葬在什么地方。我的神秘祖母的奇怪的兄弟们是谁？

从前有人可以问的时候我没有问，而现在，现在我再也没人可问了，因为知道并能回答我的问题的那些人全都死了。

“爸爸,告诉我,你的妈妈叫什么?”

“不知道,孩子。”

“过去你知道吗?”

“不,过去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感到遗憾吗?”

“要是我因为不知道而感到遗憾，那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是想知道，但还是不知道。”

“阿高巴姑姑，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什么，孩子？”

“爸爸的妈妈叫什么？”

“不知道，孩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爷爷跟她说话的时候说：‘喂，你，女人。’他谈到她的时候说‘我的那个老伴’，她死了以后，他则说‘我刚死不久的那个老伴’。后来他就根本不提她了。当他非提到她不可的时候，他就说：‘啊，对，死鬼……给我留下图多尔的那个死鬼。’此外……此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泽利古察，孩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有一次，我也问过亚历山德鲁·纳斯塔伯父：

“大爷，你的妈妈叫什么？”

“我妈妈叫什么？不知道，侄子。对我来说，妈妈就是妈妈。还有什么必要知道别的名字呢？”

“可是，她长的什么样？”

“忘了，泽利古察，我全忘了。她死的时候我只有六、七岁。我想起她的时候，看不清楚她的容貌，好象在雾里，好象在一团浓雾里，浓雾……”

在我的上方，在塔楼里，我听到了翅膀扇动的声音。我向塔楼望去，是猫头鹰。外面挺亮，至少太阳还没到落山的时候。它们不会再叫，因为昨天晚上它们叫过了。它们为妈妈，为三天前死去、昨天傍晚被我们埋葬在这儿的墓地

里、在猫头鹰附近的妈妈而叫。

我打开一本祈祷书。在花体的大字母上和字母之间，好象有蜡滴。蜡滴是从点在这里并为这里照亮的蜡烛上流到这些字母上的。

点燃过这里的蜡烛的那些手在哪里？看过这些字母的那些眼睛在哪里？读过或是唱过这些祈祷词的那些嘴唇在哪里？

“上帝饶恕吧……”

“上帝饶恕吧……”

“上帝接受他们吧……”

我们的先人们曾在这座古老的木头教堂里受洗。

“为上帝的奴仆洒圣水吧……”

他们在这里结婚。被埋葬之前，也是在这里为他们诵读超度亡魂的祈祷词。

我把唱诗台上的旧书合上了，并且吻了吻书皮。我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教堂里挤满了人。

“你在唱诗台上睡着了？”

“可能。”

“昨天的葬礼使你疲倦了。”

“所有的葬礼都让人疲倦。”

“参加婚礼好象不是这样！尽管参加婚礼也相当累人。”

“在婚礼上最累的是新郎。”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来修理教堂。”

当当……

当当……

当当……

世界上没有清静的地方，就连墓地也不清静。

当当……

当当……

当当……

在锤子的当当响声中我从教堂里走出来。走了几步，我又返回去对那些人说：

“你们不要忘了修理房顶。雨都漏到教堂里来了。”

好象一个当头的大胡子回答我说：

“即使房顶到处都象筛子那样，我们也不会修的，因为泰欧菲尔神父只让我们修理墙壁。”

“我将跟他说,让你们把整座教堂都修一修。”

“那好。”

钟声响了，声音是细微的。为什么打钟？三天前妈妈死了，昨天傍晚我们把她送到这儿埋葬了。为了已经被埋葬的死者，钟不再响了……不再响了。

一大群脸色苍白、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孩子爬上了墓地东头栅栏旁边的桑树和榅桲树。

“噢！……成熟的桑椹真多啊！

“成熟的榅桲真多啊！

“我们要一直吃到肚子胀起来为止……”

“吃到肚子胀起来……”

我来到妈妈的坟墓旁边。一个长形的土包。黑土上印着孩子们的光脚印。他们在这儿玩耍，妈妈的坟墓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不是从旁边绕过去，而是登上坟墓，从上面跳下来。为什么要从旁边绕过去呢？死人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把土搂到一起，弄平，试图使人感到坟墓受到悉心照料，然后抹平脚印，把被风吹到这里的枯叶扫到一边。

被照料的坟墓和没被照料的坟墓……似乎并不一样……妈妈坟前的十字架是歪斜的，上面写了唯一的名字：马丽亚。

很多木头的或石头的十字架上，连个名字也没写。

我躲在妈妈新坟旁的草地上。几秒钟后我发现，我是躺在一个古坟上。谁的坟？木头十字架已经断了，倒在坟墓旁或坟墓上。上帝啊，这是谁的坟？我是在谁的坟上，在谁的骨头上休息呢？

我侧起身子往周围看了看：十字架和坟墓，树木和灌木，青草和野菜，还有花。莫非这些花是地下的死者用来窥视我们的眼睛？

村里那座大教堂的钟又响起来。为了谁？啊，对了，为了那个被孙子用拳头猛击头部而死去的老人，因为他吃得太多又不立刻死去。

我们不应该活得太久。我们不应该因为吃得太多又不立刻死去而逼得孙子们杀死我们。我们应该习惯于接受死亡。我们应该习惯于在差不多的时候就死，为别人腾出

位置。

妈妈的新坟的土上涌来一大群似乎很脏的黑蚂蚁。莫非它们要在这儿筑蚁穴？

蜜蜂在花丛间飞舞。这些蜜蜂和昨天傍晚留在妈妈的棺材里、留在妈妈的坟墓里的那些蜜蜂一模一样。可能它们是从同一个蜂房里飞出来的。黄昏时分，一些蜜蜂飞回它们的蜂房，而另一些却没有再回去。一个驼背的老太太在坟上拔草，随手把草放进一只口袋。我向她道了晚安，因为现在天已经黑了，并且问她：

“你莫不是我大婶迪瓦伊卡吧？”

老人笑了。她笑的时候向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

“不，孩子，我不是迪瓦伊卡。上帝保佑我！你说的那个迪瓦伊卡早就死了。她剜过圣徒们的眼睛，施过魔法，她死了。她是被全村的人诅咒死的。”

“那么，”我固执地说，“那么你是我大婶温杜丽卡吧。”

现在老人笑得更厉害了：

“温杜丽卡！……孩子，我怎么会是温杜丽卡呢？……火车把温杜丽卡轧死了，把她轧成一块一块的。她醉得非常厉害，顺着铁路从车站走来，火车把她裹到轮子下面轧死了。啊！……我看你好象要问我是不是乔考莎……”

“不，我昨天看见乔考莎了。她是来祭奠死去的妈妈，她看到了她的遗容。”

“我，小伙子，直说吧，我是彼杜利恰，维欧利卡村的维

迪蒂乌的寡妇。可能你听说过老维迪蒂乌，他到图尔努去赶集，走进马戏团，钻到装狗熊的笼子里，把所有狗熊的脖子都扭断了。”

“维迪蒂乌死了很久了吗？”

“很久了。从那时到现在可能有二十年了。”

“你把他埋在什么地方了？”

她指给我一个几乎盖满鲜花的坟墓。

“我把他埋在这儿了。”

灰石头的十字架上连个名字也没有。

“为什么你不让石匠把他的名字刻在十字架上呢？”

“谁看哪？”

她在所有的坟墓上拔草，塞了满满一口袋。

“你需要这么多草？”

“为了母山羊。我没有力气养奶牛了，所以就养母山羊。”

“比考依怎么会不偷你的羊呢？”

“三年前他偷过我一只羊。”

“你拿他怎么办了？你诅咒他了吗？”

“我没诅咒他。我不相信诅咒。我用棍子痛打了他一顿。”

“怎么？”

“在布丘克的酒馆里。我一直等到他出来。我拿着棍子向他扑去，打他的脊梁，直到打够了为止。”

“他没有自卫吗？”

“谁还给他时间让他自卫呢？”

“他没打你？”

“他怎么敢打我？我是八十多岁的女人。谁要是打我，他的手就会变成干骨头棒。”

我换了话题。

“维迪蒂乌的坟墓……老是用鲜花装饰吗？”

“为什么不呢？他活着的时候，我把他打扮得挺干净，一个星期给他换两次衬衣。现在他死了，我不再给他洗衬衣。死人不需要干净衬衣。死人再也不需要任何一种衬衣，但是他的坟墓需要，所以他死了以后我就照料他的坟墓，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在了以后……”

“有一个侄女将会照看我们的坟墓，而以后……以后就没有人了。我们将会被别人忘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她把口袋里的草压实，背起口袋敏捷地走了。仿佛她只有三十岁，而不是八十岁。走到大门口她没有立即开门，而是背着装了草的口袋转过身来，说：

“你是马丽亚的儿子？”

“对。”

“就是住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

“村里的人说你读了很多书。”

“我读了。”

那位老妇把口袋放在一个长满野草的坟上，冲我伸过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

“你读了那么多书，发现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死亡了吗？”

“没有。我没发现。”

“那么,你读了那么多书都白读了。”

她沉默着。她望着我，望着妈妈的坟墓，望着其他的坟墓,说：

“我……我总是问,有时问这个人,有时问那个人,要是他们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死亡，就告诉我。还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一些人嘲笑我说：‘你在想什么，老太婆？你是不是有点糊涂了？’他们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不知道，可能我糊涂了，但是我想知道什么是生活，我想知道什么是死亡。我看到我丈夫快死的时候，同他达成了这样的协议：‘你死后要是发现了什么是死亡，你就在梦里跟我解释解释，把你发现的一切都告诉我。维迪蒂乌，你听见了吗？’”

“他跟你解释了吗？”

“第一夜没有。我把他埋在这里以后的第三个晚上，他跟我解释了。那是夏天，确实是夏天，我坐在廊子上等着他。六十年来，我都是这样等他从田里回来。他来了。他年轻而漂亮，但是他的脸色非常忧郁。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他停下来，望着我……望着我……‘哎，’我对他说，‘告诉我什么是生活，当家的，告诉我什么是死亡！’维迪蒂乌低下头，小声地、非常小声地对我说，我勉强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生活什么也不是，彼杜利恰，死亡也什么也不是。它们是一种梦。你伸手抓生活，抓不到。你伸手抓梦，抓不到。’我靠近他，伸出双手把他搂在怀里……把他搂在怀里，就象我们俩年轻时那样把他搂在怀里。他消失了……他来无踪、去无影。你懂了吗？”

“对，我懂了。”

彼杜利恰笑了。

“牙科大夫给你看过病吗？”

“什么意思？”

“看牙。”

“没有。我到他那儿去干什么？我的牙从来也没疼过，甚至我小的时候牙也没疼过。晚安，”她说，“现在我得走了，母山羊在家里等着我，我要给它挤奶，给它草吃。要是我不给它草吃，它也不给我产奶。”

“晚安，”我对她说，“晚安，大婶。”

象来的时候一样，爬到桑树和榅桲树上的那些孩子们吵吵闹闹地走了。这时，两个扛着铁锹的大个子走进墓地的大门。

“里格，你说那地方在哪儿？”

“在那边，在角上。”

他们用步子量了一下地方，开始挖坑。我走到他们旁边，跟他们聊起来：

“给谁挖的？”

“给那个被孙子打死的老头。

“今天就埋葬他？”

“不，明天。从图尔努必将来一个大夫给他验尸。”

“检察官也来吗？”

“在欧米达村也出过别的杀人案。如果是重要的杀人案，检察官肯定来。”

我往旁边站了站，好让那两个人挖坑，挖一个又短又窄的坑。人死了以后就变小了。

他们一边挖坑一边说笑话。自从有坟墓以来，为死者掘墓的人就习惯于说笑、打闹。难道昨天早晨为妈妈掘墓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吗？三天前妈妈死了，昨天早晨他们为她挖了墓穴，傍晚我们带着庞大的送葬队伍把她送到这里埋葬了。

我从墓地里出来，遇到了什特凡弟弟。

“你去车站吗？要是我们现在不去车站，要是我们不快走，那可就要误了去布加勒斯特的火车。”

“晚一点还有一趟火车。”

“那趟车不好，”什特凡弟弟坚持说，“那趟车在考斯戴什蒂换车厢。”

“那我们就换车厢好了。”

“如果我们睡着了呢？”

“换车厢的时候我们就醒了。”

“随你怎么说。”

“现在，”我说，“现在咱俩上车站的酒馆喝点什么。到了布加勒斯特咱俩就得忙起来，既没有时间见面，更不能在一

起喝酒了。”

我们贴着公路边向车站走去。我弟弟感到我的步子不稳,便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扶住了。

很久以前，在他小的时候，我曾背着他把他送上公路，让他也到学校去念点书。如今他长大了，英俊，宽肩膀，有力气。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扶住。他的四方大脸现在哭肿了。

“对,”他低声说道,“到了布加勒斯特咱俩就成了工作的奴隶，特别是你，我们连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普罗耶什蒂的格奥尔基大哥甚至对你很有意见，他说你有好多年没去看他了。”

“确实如此，他说得对。他的孩子们怎么样？她们该长大了。”

“长大了。姑娘们……三个姑娘都到了待嫁之年。”

“她们都将结婚,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担心。”

什特凡弟弟笑了。三天前生育了我们的妈妈死了，昨天傍晚我们把她送到墓地安葬，可一直在哭的弟弟现在却笑了！他边笑边对我说：

“你一点儿也不担心,但是神父哥哥却担心。”

我们走进酒馆。黄昏已经降临，可是仍象白天一样闷热，没有一点凉意。酒馆里空荡荡的。数十人正在车站上往车皮里装小麦。他们发出的吵闹声传到下面，传进酒馆。车站的上空尘土飞扬。又胖又黑、长着橄榄一般又大又亮的眼睛的酒馆女掌柜站在柜台旁。

“吻您的手,萨乌丽娜太太……”

什特凡弟弟也小声说了一句“晚上好”。他完全可以不吱声。酒馆女掌柜的两只眼睛盯着我。

“啊!……你是?”

“对,太太,就是我。”

“你来得正是时候……”

“对,”我连忙回答她说,“回来参加妈妈的葬礼。”

“而他……他是什特凡吧。”

“对。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没有忘记我们。”

“你们来点什么?”

“白兰地。让我们恢复恢复体力。我们实在累坏了。”

“我相信你们的话。我男人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挣扎着干活,差点儿累死了。”

“布库莱斯库先生死于什么病?”

“肝病……他死于肝病。”

她把两杯白兰地放在柜台上。我们一饮而尽,突然,我们的肚子热乎起来。

“人,”萨乌丽娜大婶象谈论哲理似的说,“人总有一死。不管得什么病都会死。”

“请你再把我们的杯子倒满。”

“非常高兴,先生……”

她忘了我叫什么。我还没死。我活着。而酒馆女掌柜居然忘了曾和她的孩子们玩过那么多年的我的名字。

“你的孩子们怎么样?在城里……在城里……”

“ 最好你别问我 ,先生…… ”

我们又把第二杯白兰地喝干。

“ 他们发现了老大的毛病。他原来是车站的出纳。卖火车票。他们判了他三年。为了三千列依，关了他三年监狱。不过幸好那几年他是在布加勒斯特附近的沃格列什蒂度过的。老二，先生……先生……在银行管理处工作……也是在出纳处……正在吃官司。老三在学法律。他将来不会是听差，而要在这儿的司法机关当律师。 ”

她沉默，叹息。她给自己也倒了一杯白兰地（这一杯也算在我的帐上），举起杯子，说：

“ 上帝接受她吧！老四，你就别问我了。他自己往嘴里开了枪。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他自己往嘴里开了枪。你在墓地里没看到他的十字架？就在他爸爸的十字架旁边。”

“ 再给我们来一杯。”

我们把杯子递给她。她把杯子斟满了酒。她把自己的杯子也斟满了。

“ 上帝接受她吧。至于闺女……她不应该被她卡吉乌舅舅爱上。‘好吧，孩子，但是你卡吉乌舅舅比你大二十多岁。’‘那又怎么样？他对我说，要是我不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就上吊，如果我不同意她跟他结婚，她就吃毒药。我不想伤了他们俩的心。我答应他们结婚。他们的生活是不幸的。那个律师（卡吉乌原来是图尔努县巴劳乌尔地区的律师，赚了不少钱，这可不是胡说）举行婚礼后两个星期就死

了，听说他有心脏病。现在我女儿挥金如土…… ”

她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只给自己的杯子斟酒，把酒杯送到嘴边,说：

“ 上帝接受她吧…… ”

她本想说我的名字……然而还是没有想起我叫什么。健忘……健忘多好啊！如果我们不健忘，我们就无法生活。

“ 再过半个钟头车站的活就结束了。那时铺子里就会挤满顾客。”

酒馆女掌柜满面春风。

“ 萨乌丽娜大婶，你一个人怎么应付这么多人啊？”

“ 我不是一个人 ,还有尼基塔。”

“ 尼基塔是谁 ?”

“ 布库莱斯库的一个侄子。我把他从肯布隆格带来了。他长得跟死者一模一样。 ”

柜台后面，绿色的粗呢子门帘动了动。门帘被撩到一边 ,随后出来一个红头发、红唇髭、红眉毛、胖乎乎的青年男子 ,他跟死者长得一模一样 ,总之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萨乌丽娜大婶跳起来，微笑着说：

“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的侄子。”

尼基塔向我们伸过手来。

“ 我们听说了。向你们表示慰问。我们听说了，并对此感到悲痛。”

他给我们斟满白兰地，给自己也倒了一杯，也没忘记给他婶子斟酒。

“上帝饶恕她吧。上帝接受她吧。”

一台机车在车站拉响了汽笛。劳动结束了。浑身是土、精疲力尽、声音沙哑的人们拥进酒馆。感到自己完全代替了死去的叔叔的尼基塔，卷起衬衣的袖子，笑着对我说：

“赚钱，大哥，我们需要很多钱，赚钱。”

我问萨乌丽娜大婶：

“从前我还住在这里的时候，布库莱斯库大叔曾和希列先生合伙开酒馆……他和希列先生出了什么事？”

“希列……他娶了我妹妹。他从前线回来以后，人哪，怎么能这样呢，诬告她和德国人睡觉。希列把她抛弃了。我妹妹太走运了。她嫁给了克列亚，一个刚从遍地是钱的美国回来的人。”

“希列先生从前有一所漂亮的房子！”

“他现在还有，但是有什么用？希列抛弃我妹妹以后又娶了一个，就是鲁阿达小姐。命运惩罚了他。四年前希列疯了。没有一个医院愿意收留他。从前的鲁阿达小姐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从一个小窗口给他吃的。上帝想嘲弄他，他四脚着地在屋里爬，学狗叫，他以为自己是狗，也在等着长上尾巴，好摇尾乞怜……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他别再恶化……怎么？你们不想再喝了？尼基塔……你在哪儿呢，尼基塔？”

“在这儿呢，太太，我还能在哪儿！”

这时，尼基塔把所有的杯子都斟满了酒，说：

“上帝饶恕她吧……上帝接受她吧。”

我走了。付了钱以后，我和什特凡弟弟走了。尼基塔陪我们走了几步。

“我们感到遗憾。我和萨乌丽娜太太，我们都感到遗憾。瑟敏泽在布丘克那儿买的酒。在我们这儿他会找到更好、更便宜的酒，必要的时候我也赊账。”

我没做声。什特凡弟弟也没吱声。尼基塔在后面向我们喊道：

“晚安……我和萨乌丽娜太太祝你们晚安。”

我问我弟弟：

“白兰地……咱们喝的白兰地我付钱了没有？”

“付了。全部酒钱你都付了。”

“走，到布丘克那儿去，”我对他说，“走，到布丘克那儿去，把那里的酒钱也付了。”

我们慢慢地走着。我们有点醉了。我们从墓地旁边走过去。夜晚凉爽而晴朗。过不了多久，一弯黄色的月亮行将升起。

“怎么样，”我对什特凡弟弟说，“咱们去看看希列先生怎么样？”

我弟弟表示反对。

“不。咱们喝酒了。咱们都散发着白兰地味。看管他并给他送吃的那个女人会以为咱们喝醉了，所以才到那儿去。”

我笑了，真的笑了。

三天前妈妈死了，昨天傍晚我们把她送到这里埋葬，可

是现在，我和什特凡弟弟经过墓地的时候，我却笑了，真的笑了。

“她会以为我们喝醉了？你知道，我们是喝醉了，真的喝醉了。”

在布丘克那里，我遇到了瑟敏泽妹夫，还有爱丽萨贝塔妹妹。瑟敏泽妹夫和酒馆掌柜一个鼻孔出气：他说给了多少酒就是多少酒，他说给了多少酒就喝了多少酒。爱丽萨贝塔妹妹说：

“这些日子我的事情很多，但是他从酒馆里拿回去多少酒我还是过了数。你别想骗我，这你办不到。”

她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你不要听他们的,你挣钱也不容易,你是用汗水挣来的钱，你只按公正的账目付钱，只按我跟你说的数目付，多一个钱你也不要给，因为在村里找不到比布丘克更大的强盗，找不到比我的男人更坏的人。酒馆掌柜用酒蒙住了他的眼睛：‘喂，你在这儿签个字，反正是你那个布加勒斯特的大舅子付钱，你担什么心，你可以在我这里免费喝一个星期的酒，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他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他就上了圈套。喂,是这样吧？”

瑟敏泽望着我妹妹，他本想打她，甚至杀死她，但是他不敢，因为她的兄弟们在场。

“可能就象你说的那样。”

酒馆掌柜要多少钱我就付了多少钱，没跟他讨价还价，反正酒在妈妈死的时候已经免费分掉了。我早就熟悉的酒

馆老掌柜很吃惊，因为不管是为活人还是为死人，按习惯总是要讨价还价的。他拿起钱数了数，连忙塞进柜台，连谢都没有谢我一声。爱丽萨贝塔妹妹火了：

“你捣鬼,你不怕上帝吗,布丘克大哥？”

酒馆掌柜装作没听见。什特凡弟弟小声说道：

“我的胃疼。说不定我们每人在这儿喝一杯白兰地就好了。”

我们大家都喝了白兰地。连爱丽萨贝塔妹妹也喝了。正当酒馆掌柜说“上帝饶恕她吧……上帝接受她吧”的时候，四个人走进酒馆：他们都穿着农民式样的鞋，白色的长衬衣，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我望着他们，不知如何是好。那四个人都笑了。其中的一个指着我说：

“他把我们忘了，自从他当了老爷以后把我们忘了……”

我也笑了，并向他们伸过手去。

“没有的事。咱们毕竟在同一所学校同学了五年……你是伊昂……你是伊利耶……你是格林……你是绍阿沃……”

我请酒馆掌柜也给他们每人一杯白兰地。

“白兰地！这是老爷们喝的酒。……我相信，死者活着的时候也没尝过白兰地。”

“没有,她没尝过,”什特凡弟弟忧郁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不孝敬父母？不孝敬就不孝敬！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眼看就要吵起来。我妹妹急忙说：

“算了吧。好象他们对我们的不幸也很不安……”

我们举起满满的酒杯，为了痛快，我们几乎要说“好运气”，然后碰杯。可是我们却用低沉悲伤的声调说出了另外的话：

“上帝饶恕她吧……”

“上帝接受她吧……”

喝烈性的白兰地就好象喝白水似的，我们把酒灌进嗓子以后,伊利耶说：

“明天……嘿……明天有热闹瞧喽……”

“什么热闹？”

“图尔努的法医来这里。和法医一起来的还有检察官。他们也要把杀人凶手带来。”

“这怎么是热闹呢？”

“怎么不是？法医把老头切成一块一块给他验尸，然后卫生员再把他缝到一起。切割尸体在院子里进行，在一张桌子上，而我们可以爬到篱笆上，看看人的内脏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热闹？”

“不然的话你管它叫什么呢？”

大家都笑了。大家都捧腹大笑。

绍阿沃伸长脖子，对我耳语道：

“你不想让我们再说一遍‘上帝接受她’吗？”

“当然。”

我吩咐酒馆掌柜把杯子重新斟满。爱丽萨贝塔妹妹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肋骨，说：

“你别跟他们太认真，这四个人已经成了村里的酒鬼，他们发现哪地方有酒喝就上那地方去。”

“可能，”我回答妹妹，“可能确实象你说的那样，但是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和他们在一个学校念过书，甚至在一个班。”

“那又怎么样？你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过你吗？没有。你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你，不仅是亲戚，不仅是朋友。而现在大家都来了！‘给我点什么，因为你是我的亲戚，给我点别的，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鼓鼓囊囊的钱袋才是你的亲戚呢。”

我的朋友们（或者说我想象的朋友们）用野蛮的目光望着我妹妹，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真想把她活活地吞下去。那个叫格林的再也克制不住，咬牙切齿地指着我和什特凡弟弟，说：

“你不要忘了，他们俩迟早要走的，其他的亲戚也得各奔家门，而你，你还得留在这儿，留在欧米达村，和我们呆在一起。”

我妹妹愤怒地对他说：

“你想说什么？你们想欺负我！你们再撒野我也不怕，我用棍子不把你们打扁了决不罢休，你们听清楚了！”

其中的一个开玩笑说：

“你有个好厉害的老婆，瑟敏泽大哥，这可是前所未闻！”

我们到家晚了，月亮已经升起。爸爸的姐妹们、乌祖波尔姑姑和她的拉乌连兹、康斯坦蒂娜和她的侏儒纳耶与诺耶、索列安大哥已经喝过了,吃过了,现在他们又开始喝,食物上放了辣椒，还要酒。我问爸爸在哪里，他们让我到场院里去找他。他跟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走了，想去睡觉 。

“欧莲卡呢 ?”

“她回家了,回斯德尼古兹去了,她该给鸡鸭喂食添水，不然它们就要跑出院子，跑到邻居们那里去。那些邻居们正等着抓住它们，给它们煺毛、烫洗、搁在铁叉子上用火烤呢。”

月亮悄悄地爬过山岗。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升到我们的正上方。象每天晚上一样，风轻轻地吹来，带来了凉意和浓厚的熟葡萄气味，被太阳长时间炙烤的泥土的气息，半干的草味和向日葵的气味。在飘来的所有这些气味中，有时是一些气味压过另外的气味，有时是几种气味混合在一起，而最强烈的是辽阔的向日葵地又甜又酸的气味。

不是我的亲姐姐、仅仅是我的干姐姐的康斯坦蒂娜走过来对我说：

“妈妈的女儿们，她那些亲生的女儿们，你以为她们干了什么？她们忘了在过道的搁板上放水罐子，三天来，可怜的妈妈在忍受干渴，她既没有生过我，也没有抚养过我,在我跟迪格结婚以后却给了我一块地，还有地契。”

我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只好耸了耸肩。自从我住到城

里以后，已经把农家的很多风俗忘记了。

康斯坦蒂娜姐姐还是缠着我。

“人死了以后，要在过道的搁板上放一个新瓦罐，每天晚上要往里倒清水，从人死的那一天算起，要放六个星期。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堂，然后再回到地上绕着房子转，看看他家里的人，他累了渴了的时候就从瓦罐里喝水。要是他在瓦罐里找不到水，他就忍着，忍着和哭泣。他忍着是因为不知如何是好，他哭泣是因为被别人忘记感到伤心……被别人忘记感到伤心。可怜的妈妈！……她亲生的女儿们把她忘了！我没忘，泽利古察，我，你的干姐姐没有忘记这位妈妈，她在我和迪格结婚之后……”

“我知道 她给了你一块地,还有地契。”

“那么说,你,泽利古察,你记得……你记得,尽管那时你还很小。”

我笑了笑，补充说：

“我都记着哪,康斯坦蒂娜大姐,我记得是怎么回事,给了你地和地契以后，你诅咒着离开了我们：‘让狗把你们的心都吃了。’你在胡同里对我们喊道，‘让狗把你们的心都吃了。’你记得吗,康斯坦蒂娜大姐?”

“我记得,泽利古察,怎么能不记得呢,要是忘了该多好啊。那时我也挺苦，迪格打我，狠狠地打我，他打发我到你们那里去要地，一块非常小的地，但是要给地契。我男人生气的时候，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可是幸运的是，上帝没有按他的意思办。”

在黑暗中的什么地方，我听见盲人维维的声音。

“妈妈把我送到大门口，把我留在这里。她说在你们这里还能找到吃的和喝的。可是，好象你们什么也没有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过去把他领过来，安顿在一把椅子上。

“你坐在这儿，维维。我去找找，给你拿点儿吃的来。”

“还有酒……你不给我点儿酒喝吗？”

“对，也给你点儿酒。我怎么能让象你这么好的人渴着呢？”

她给他拿来吃的，还给他带来了酒。

“谢谢……上帝接受她吧。”

他开始吃饭。吃呀……吃呀……好象他很饿，好象他和他家里的人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很饿。康斯坦蒂娜离开我，到爱丽萨贝塔妹妹呆的院子的另一边去了。

“你，妹妹，你和瑟敏泽去酒馆的时候，我又在家里找了找……”

“唉！……你找到什么了？”

“一双拖鞋。拖鞋有点旧了，但是还好。那双拖鞋，听着，妈妈死前一直穿着的那双拖鞋……”

“你放在哪儿啦？”

“在布袋里。我想请你把它给我。”

“我已经答应把衬衫给你。我找了，但是没找到。”

“你怎么会找到呢？”艾宛杰丽娜姐姐惊奇地说，“你找不到了。两个星期前妈妈把它给了一个女巫。作为交换，那个女巫答应给她带一些好的草药来。”

“大姐,哪个女巫?”

“一个吉卜赛女人。她相当年轻，是海鲁吉卜赛营的人。”

“当时我在哪儿?”

“在鲁什德维德，你早就到你男人那儿去了，在鲁什德维德。”

“要是我抓住她,”爱丽萨贝塔妹妹愤怒地说,“我非揪断她的辫子不可。”

过了一会儿，康斯坦蒂娜又冲艾宛杰丽娜姐姐喊起来。

“而你，你为什么让她把那件唯一的好衬衣给人，那个可恶的女人连一点儿草药也没给她送来！”

“当时我不能反对,你生气也白搭,衬衣是她的,要是我当时制止她把衬衣给吉卜赛女人，她会以为等她……等她死了以后，我们要继承那件衬衣。你知道，她在临死前变得多疑了。”

“就为了这个你没有反对吗？再也没有别的原因了？”

“不,还有别的原因,”艾宛杰丽娜姐姐象做了错事似的用低沉的腔调说,“还有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

“那个大眼睛的女人，因为她是一个眼睛特别大的女人，她的眼睛象盘子那么大，那个大眼睛的女人说，她将来也给我带点黑药膏来，让我抹在眼睛上，我的视力就不会再减退,我就能看见东西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沉默着。艾宛杰丽娜姐姐走到我跟

前,抓住我的胳膊,说:

“泽利古察，我要瞎了，泽利古察。没有眼睛我在这个世界上可怎么办哪,泽利古察?”

我耸了耸肩。我又耸了耸肩。

“不知道,姐姐。我们以后去找医生。”

“医生……医生什么也不懂。我的眼睛要失明了，我的视力一天天减弱……一旦失明，我在这个世界上可怎么办哪?”

对面那个疯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棍子敲打洋槐。他也吃了妈妈施舍的饭。他也喝了妈妈施舍的酒。他也说了“上帝饶恕她吧……上帝接受她吧”。可能那个疯子并不疯。

“一旦失明,我可怎么办哪,泽利古察?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

如果我知道艾宛杰丽娜姐姐为什么失明，我可能就当眼科医生了。但是，就是眼科医生也不见得能说清楚。有很多原因导致失明……很多原因。

我的亲妹妹爱丽萨贝塔对我的干姐姐康斯坦蒂娜说:

“你去把妈妈的拖鞋拿来。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放在哪儿，不然我会生气的……我很生气，并想问问你，为什么你要带着你的侏儒们到这里来，你早就知道妈妈不愿意看见你带着你的侏儒们到我们这里来。妈妈从来也不喜欢你的侏儒们。”

“妈妈！除了她的孩子以外，妈妈谁也不爱。妈妈谁也不爱。她是一个冷酷的女人，同所有的邻居们都吵过架……”

“听着，康斯坦蒂娜，你这是说谁呢？你是在说萨耶莱的你的亲母亲吗？”

“不，我是说我这儿的妈妈。她没有生我，但是抚养过我一段时间，那时，在我和迪格结婚以后，她给了我一小块地,并且带有全部合法的地契。”

“你有权利议论妈妈吗？”

“为什么我没有？每个人都有权利议论别人，同样，也可以被别人议论。”

她进屋去找拖鞋。妈妈死了。昨天妈妈死了整三天，傍晚，我们和送葬的队伍把她送到墓地安葬了，我们很快就把她放进一个象面包房的烤炉似的、用没有烧过的砖砌成的拱形墓穴里。

从昨天到现在又过去了一天，又过去了半夜。

什特凡弟弟没有再哭，可是他的脸还肿着，坐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困了，可是又不想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认为，要是他躺在这儿的什么地方睡觉，就再也醒不了，死神就会把他从睡梦中带走。特别是他，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什么也不怕。他想让死神把他带走吗？他不在乎。天堂的大门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在等着他。

“哥哥,要是在另一个世界没有天堂呢？”

“肯定有。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有什么

和没有什么。”

“可能那时我们也发现不了。”

康斯坦蒂娜高兴地跳着跑过来。

“你看,亲爱的妹妹,拖鞋,妈妈的,妈妈死后留给我们的那双我早就求你给我的拖鞋，因为我非常穷，我亲爱的妹妹,我亲爱的干妹妹……我非常穷。”

爱丽萨贝塔妹妹拿着拖鞋走到一盏灯跟前去看，三盏大灯照着我们家的院子和门廊。

“要说坏吧倒也不坏，可是要说新吧却也不新。妈妈在院子里走动的时候才穿这双拖鞋。我想留着它作纪念……”

康斯坦蒂娜姐姐的脸顿时变黄了，她推着爱丽萨贝塔妹妹，几乎是乞求地说：

“给我吧,干妹妹,给我吧,亲爱的干妹妹,因为我很穷，非常穷。”

“我也不富裕，而且我也不想穿这双拖鞋，我怎么能穿妈妈死前穿过的拖鞋呢？我只是想留着它作纪念……”

“拖鞋就是拖鞋，就应该穿，不该留着。谁听说过留拖鞋作……作纪念的？”

“有人听说过也好，没人听说过也好，反正我要留着它。”

“你不会这么做，我亲爱的干妹妹，你不会这么办。你会给我的。你会给我的，你这样答应过我。”

不仅康斯坦蒂娜的眼睛在哭，就连她的心也在哭。她

抽泣道：

“要是不把妈妈的拖鞋给我，我就不离开这儿，亲爱的干妹妹,说什么我也不离开这里,你懂吗？”

爱丽萨贝塔妹妹固执地说：

“你会离开的。你会带着你的侏儒们离开的，你一走就会去干不正经的事儿。”

乌祖波尔姑姑和裘丽娅姑姑互相盯着对方的脸。她们两个之间的一场争吵，一场无伤大雅的争吵会驱走——可能会驱走死者被送到墓地安葬以后依然留在家里的郁闷、疲劳和忧伤。

拉乌连兹·彼耶莱看看乌祖波尔姑姑，瞧瞧裘丽娅姑姑，他的花白的长胡子在抖动。他厉声对她们说：

“你们安静一会儿吧！要是你们再不安静，我可要生气了。”

我把爱丽萨贝塔妹妹叫到我身边。

“拖鞋……给康斯坦蒂娜吧……我求你……如果你需要拖鞋，我会通过邮局从布加勒斯特给你寄两三双来，或者交给什特凡给你带来。”

“我很吃惊，我很吃惊，哥哥。你的事儿那么多还管这种闲事！如果你说把拖鞋给康斯坦蒂娜，那我就给她，但这只是因为你说了。贪婪！她总是那么贪心不足。你想象不出她积攒了多少财产,她有很多钱。”

她把拖鞋递给康斯坦蒂娜，说：

“拿着,这是妈妈的施舍。”

“谢谢，”康斯坦蒂娜姐姐说，“谢谢……上帝饶恕妈妈吧。”

她接过拖鞋，穿着它在院子里试走了几步。巴嗒一巴嗒……巴嗒一巴嗒……

“大小正合适，干妹妹，很合脚，我穿着它很高兴。”

我喝了那么多白兰地！好象我吃了火炭，我的胃在燃烧，头也疼。爱丽萨贝塔妹妹发现我不舒服，说：

“你在车站和布丘克那里都是空着肚子喝酒，喝的又都是烈性的白兰地。我给你弄点吃的去，你要什么？”

“什么都行，只是不要肉。”

“我懂你的意思了。”

她也问了什特凡弟弟和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他们俩点头表示同意。爱丽萨贝塔妹妹到屋里给我们弄吃的去了。

当我……当我是个半大孩子在墓地里采花的时候，当我带着花到车站去卖，挣上几个铜板，并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一个贴饼子的时候，我一次也没感到花散发着死人的气味。以往最多也不过出现这种情况：我感到用从墓地采的花卖的钱买来的贴饼子散发着死人的气味。我权衡了半天，是吃贴饼子还是不吃。我把贴饼子吃了。始终是饥饿占上风。

妈妈死了。我们把她放进一口带盖的木板棺材里，埋葬在那个拱形的墓穴里。为了使妈妈也变成花，我们就应该等着木板棺材腐烂，等着那个用没有烧过的砖砌的拱倒

塌，等着妈妈连同她被埋葬前穿的衣服腐烂，并且变成泥土。

爱丽萨贝塔妹妹拿来一些面包圈和满满一碗蜂蜜，—— 她们忙忙碌碌地做了那么多面包圈，好象是为了七个死人的葬礼。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桌子上。我们用勺子吃蜂蜜，掰开面包圈，把它们吃了下去。面包圈又软和又新鲜，蜂蜜更新鲜，可能由于面包圈的缘故，可能由于其他的缘故，死人的气味又回到我们当中。

康斯坦蒂娜把两个面包圈抹上蜂蜜，拿去送给侏儒们。她把他们叫醒,把面包圈递给他们,说：

“吃吧,孩子,甜的,抹了蜂蜜。”

侏儒们每人头下枕着一只手，背靠背地躺在场院边上。

“上帝饶恕她吧,上帝接受她吧…… ”

艾宛杰丽娜姐姐伸手摸索那个装蜂蜜的碗，摸到后就拿一块面包圈蘸了点蜂蜜。

“面包就蜂蜜是干净的食品。人们做面包，蜜蜂酿蜜。从前人们吃面包和蜂蜜比现在吃得多。”

蜜蜂酿蜜。我突然想到了妈妈的棺材里和放在棺材里的花上的那些蚂蚁和蜜蜂。那些蜜蜂和妈妈一起被埋葬了。蜜蜂是活的，妈妈死了，可能现在蜜蜂也死了。它们是那么喜欢阳光—一有时我觉得蜜蜂甚至就是用阳光做成的，它们已经在一个坟墓的难以忍受的黑暗中死去，并将在这个坟墓的难以忍受的黑暗中腐烂。妈妈的遗骸将和蜜蜂的遗骸一起滋润行将在妈妈的坟上发芽、开花的那些植物

的根。

我感到我的脸发麻。我把那块抹了蜂蜜的面包圈放在桌子边上。我的嘴变苦了，嘴唇，嗓子……仿佛我是棵毒芹，是那么苦。

“一棵毒芹？”

“不,一大片毒芹,一整片毒芹。”

艾宛杰丽娜姐姐对盲人维维说：

“跟我说说，维维，当你一点儿也看不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你再也看不见了，这就完了。黑暗袭来，从四面八方把你包围起来，开始的时候你会感到很苦恼，后来也就习惯了。”

“后来是什么意思？”

“哎,可能过几个星期,可能过几个月,我记不起来了，自从我成了瞎子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你还能想起从前你认识的那些人是什么模样吗？”

“还能想起来，但是不太清楚了，就好象我是从远处或是在雾里看他们似的。现在我是根据嗓音来认人。对于那些住在我周围的人，我还可以根据他们的脚步声来辨别他们,也就是根据他们走路的声音。”

沉默。风轻轻地吹来。桑树枝在摇动。桑椹——白色的桑椹，蓝色的桑椹，掉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衣服弄上了斑点。

“一个外地人赶着马车经过这里，他的马车差点儿压了

我,他冲我喊道:‘喂,瞎子,你瞎得象一只鼹鼠。’‘很可能。’我回答他说。可是，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鼹鼠是瞎的？瞎得象一只鼹鼠！很可能……但是我想不起来鼹鼠是什么样子了。”

“但是白杨树呢？你记得白杨树是什么样子吗？”

“白杨树又高又细……你们家场院里有一棵老高的白杨树……为了生火，战争期间你们把它砍了，那时村里谁也没有柴火……当我还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我一直爬到你们家那棵白杨树的顶头摇晃起来，就象荡秋千，我看到了……看到了全村，村子周围的丘陵和原野……能看的我都看了，都看了，都看了……马丽亚妈妈对我喊道:‘下来，维维,白杨树枝要断了,维维,你会掉下来摔死的,维维,要不就落个残废！’”

“可是……黑暗…… 黑暗不使你苦恼吗？”

“有时苦恼,有时不苦恼…… 听天由命吧……”

艾宛杰丽娜姐姐（我为她感到莫大的痛苦，可是我能为她做什么呢？）又来到我身边，又哭诉起同样的话……同样的问题：

“泽利古察，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眼睛可怎么办哪，泽利古察？”

“我不知道,大姐,到那时还有时间。”

“我知道到那时还有时间，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到那时没有多少时间，时间非常少，可能两个星期，可能最多两个月。然而,两个星期,或者就算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的,泽

利古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得很快，一个月一个月过得很快，甚至一年一年也过得很快……”

我早就知道时间过得非常快，生活也过得非常快。为什么我要回忆起我的姐妹中这位最大的姐姐呢？

莫非我姐姐听到了我的想法？

“你别生气，泽利古察，因为我总是问你将来我完全瞎了怎么生活。要是不问你，我去问谁呢？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这没关系,你别生气,就让我问你吧,这样我的心就轻松点……心……或者可能是灵魂……我不明白，我忍不住，实在忍不住，泽利古察……”

在这期间又喝了一点酒的盲人维维说：

“算了,大姐,开始的时候是困难。以后,就象我刚才说的那样，以后你就习惯了。”

沉默。寂静笼罩着我们大家。月亮已过中天。天空是清澈的。空气中散发着被太阳晒焦的、干燥的泥土气味，散发着葡萄、已经开始枯干的野草、向日葵和成熟的、熟过了头的桑椹的气味。

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在嘎巴嘎巴地吃面包圈,——他在哪儿找到的？什特凡弟弟在抽烟。我发现，我不再抽烟已有很多小时，因为我忘了抽烟。可能将来我也会忘记呼吸，而那时一切都将结束……一切都将结束。

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说：

“我到场院里去找爸爸。他可能睡了。”

“别去了。要是他睡了，就让他睡吧……如果没睡，就

让他想他的心事好了……”

“想什么心事？要是我们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那他就会总是想妈妈，总是想已经死去的、可能现在正围着我们转、正在看着我们、正在听我们说话的妈妈。”

“想妈妈！一个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的人还能想什么？”

丽察姐姐打破沉默，说：

“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怎么是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一个有九个孩子的人在世上并不孤单。”

我的干姐姐康斯坦蒂娜怀着痛苦的心情说：

“你身边可能有九百个孩子，姑娘，但是你在世上还是孤独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寿命，都有他的想法，都有他的不幸，都有他的死法。不管我们怎么做，也不管我们怎么说，我们无法改变生活，我们也逃脱不了死亡，就连皇帝们也逃脱不了死亡，尽管他们伟大而有权力……”

乌祖波尔姑姑搂着她的拉乌连兹的脖子，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始终没有忘记给他喝的，给他吃的。她笑得那么开心，仿佛是在参加一次婚礼，边笑边说道：

“把一个穿金戴银的死皇帝放在停尸台上，放上他几天，那你就会看见皇帝怎么散发臭味和长蛆了，你想象不出会有那么多蛆，蛆会把他吃得只剩下骨头，白色的发亮的骨头……这就是生活，时间过得非常快，死亡也是如此：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死神会来把你带走……把你带走……正因为如此，我亲爱的，要及时行乐……要及时行乐……

要及时行乐……”

盲人维维厉声问道：

“怎么个及时行乐？”

没有人回答。裘丽娅姑姑从暗影中伸出头，说：

“蛆！你说起蛆！难道蛆也在吃我们的马丽亚？我说还没有,太早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恐惧地望着她，说：

“哎呀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还问呢？”

“我只不过这么想。我说几回你跟我吵几回，好象我是你的眼中钉、肉中刺。”

午夜过去了。公鸡开始报晓，时而在村子的这一边，时而在村子的那一边。由于我们想自己的心事，谈论我们的事情，所以没有听见。

风又徐徐吹来。在我们的上空又飘来田野上难闻的、强烈的气味。在我们家和田野之间仅隔着一条铁路路基。我整个的童年时代，甚至一部分少年时代是和这条路基的存在，是和铁路的存在，是和日日夜夜南来北往的客车和货车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在北边，铁路的尽头是图尔努的港口，甚至直抵多瑙河河边。我不止一次到那儿去，能够看的我都看了：火车头，装着小麦的车皮，似乎非常巨大的仓库，古老的柳树和幼嫩的柳树，覆盖着红瓦的港口车站，旁边则是海关庄严的大楼。

从前，最使我着迷的是多瑙河。湍急的多瑙河河水，坐落在对岸丘陵上的保加利亚城市尼考保尔。此外就是象糖

一样白的客车，象一些硕大的甲虫一样长长的、大肚子的黑色驳船。每一艘驳船上都有一个小屋，一个住人的真正的小屋。象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一样，住在驳船上的那些人也有孩子……驳船上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能够象鱼那样游泳。我们这些住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的人也能象鱼那样游泳。我们的格尔莫祖依河！与辽阔的多瑙河相比，我们可怜的格尔莫祖依河只不过是一条可怜巴巴的小溪！

多瑙河滚滚而来，有时汹涌澎湃。它从远方流来，我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流来的，向东方流去，我不知道它流到哪里。多瑙河在无边的麦田旁边，在岸边的树丛和森林旁边，在村镇和城市旁边漠然地流过去。

象我们村的几乎所有的人一样，爸爸也用四轮兽力车到图尔努的港口运小麦。运到那儿的小麦要装到驳船上去。劳动是艰苦的，你要把一百公斤重的口袋背在背上，背着它弯腰走过狭窄的跳板——岸边与驳船入口之间的一块木板，把小麦倒在那里，带着空口袋再回到四轮兽力车旁，为的是背另一袋装满小麦的口袋。就这样一直干下去……一直干下去。

“口袋沉吗，爸爸？”

“沉。”

“你出汗了，爸爸。”

一袋……两袋……十袋……十二袋……

太阳还没到中天……到晚上还有——上帝呀，上帝

呀——几个小时？我不知道。我们家既没有钟，也没有镜子。

妈妈……妈妈从来也没照过镜子，从来也没看见过镜子。她不知道自己长的什么样，或许她可能知道，可能她照过镜子，谁知道什么时候她在哪个湖的清澈水面上照过，不过，在我们这地区，湖水是浑浊的，含有泥沙，湖面上飞舞着蜜蜂和蚊子。

“你累了，亲爱的爸爸……”

爸爸用到那时为止我不熟悉的异样目光望着我。在家里，我们不习惯于互相安慰。我为什么跟他说“亲爱的爸爸”呢？他回答我说：

“对，我累了。你再长大一点，也会开始累的。”

我笑了，尽管我知道在我那苍白的、扭曲的脸上挂着笑容不合适，但我还是笑了，边笑边回答他说：

“到那时还早呢，爸爸，我才刚刚学会走路。”

“实际上不象你想象的那么久。时间过得快。时间过得非常快。”

“你让我到多瑙河里洗澡吗？”

“洗去吧，你愿意洗就洗去吧，只是小心别淹着。”

让我小心别淹着，这是他给我的唯一忠告。我小心别淹着！我小心了。我脱光衣服，跳进多瑙河，潜到水底，浮出水面，在河里游着。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没有一个人害怕我会出什么事。我会游泳。小心还是应该的。多瑙河的河水流得很快，可能象时间一样快，同时间一样，它也充满了

惊涛骇浪。要是河水把你吞没，把你卷走，那你就一去不复返了，假如一个旋涡裹住你，那你就完了。哎！……但是爸爸和妈妈还有别的孩子，他们还年轻。

对我这个戏水的人来说，时间过得非常快。对爸爸和所有那些往驳船上装小麦的男人们来说，时间却过得非常慢。这是一种说法。事实上，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时间流逝得非常快，特别快。春夏秋冬，周而复始。

对妈妈来说，时间也过得很快。在她几乎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格尔劳玛努的外婆就把她嫁给了斯德尼古兹的拉杜·欧奇安。两年当中，妈妈给拉杜·欧奇安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她丈夫死了。晚上躺下的时候他还好好的，而第二天早晨……第二天早晨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就为他敲了钟,妈妈望着死者,她不愿意相信,那个难看的死人,那个几天没刮脸的男人竟是她的丈夫。她本想为他哭丧，可是眼睛里没有眼泪；她本想为他哀嚎，可是声音不听她使唤。

埋葬了丈夫以后，她回到格尔劳玛努，回到外婆那里。没过多久，她就和爸爸结婚了。后来他们又有了别的孩子。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姑娘，一个男孩。一个姑娘，一个男孩。直到把家里填满为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福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寿命。”

“什么是福气？而寿命呢？……寿命是什么？”

妈妈没有福气。可是寿命，她的寿命到四天前已经终止。妈妈活到四天前为止。四天前妈妈死了，在她死后的

第三天，我们把她送到墓地安葬了。甚至在安葬她之前，在那儿,在她的木板棺材里,蚂蚁—— 一些似乎髒兮兮的黑色大蚂蚁，就已经把她包围了，而在她的上方，一些蜜蜂在飞舞。这些蜜蜂是被棺材里的花，放在妈妈头下的花，从土里连根拔出放在棺材的两侧、放在妈妈修长而干瘦的遗体旁边的花吸引来的。可能蚂蚁将来能从盖在妈妈棺材上的土块中找到一条出路，但是蜜蜂……蜜蜂在黑暗中飞着飞着就死了，如果还没死，也将会在那儿，在妈妈的坟墓中死去。

干活，生育和抚养那么多孩子，让爸爸穿上干净的衣服，可能她以她害羞的、默默的方式爱过他。或许她也没爱过他，正象她没爱过拉杜·欧奇安一样。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我的嫡亲原来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些忽而高兴、忽而又陷入巨大痛苦的人理解我吗？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们，或者知之甚少……知之甚少。在这个嫡系，关于我的祖父，或者关于我的曾祖父，我不想、也不可能发现比我知之甚少的情况更多的情况！关于我的祖母，关于那位在生我爸爸的时候死去的奇怪女人，我也不想了解什么！

她的第一个男人，我伯父亚历山德鲁·纳斯塔的爸爸是谁？我伯父是个身材矮小的人，识字，能以娴熟的技巧刻木头十字架，刻完了以后拿到教堂去祝圣，然后送人。是谁把这个怀抱着孩子的女人从北方的什么地方带到我们欧米达村，把她给了我祖父当妻子的呢？我只知道，在她死了以

后，恰恰也是在第三天，在她正要被送到墓地安葬前的一两个小时，她的七个戴着大皮帽子、肩上挎着火枪的兄弟骑着马来了。他们来了，带上已成僵尸的她，把她运走，运到什么地方去了？谁都不知道，或者几乎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爸爸一点儿也不象他的某位兄弟或姐妹。他是勤劳的，但是他的勤劳并没有使他的家庭丰衣足食。他是善良的，但是善良对他毫无益处，正象他少有的英俊和天赋丝毫也没给他帮助一样。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我不知道爸爸的母亲叫什么名字，而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因为认识她的那些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早把她忘了。

“爸爸，你喊她‘妈妈’的那个女人叫什么？”

“不知道。妈妈生了我就立刻死了。她还没来得及给我吃奶就死了。因此，妈妈没有抚养我。是我家的姐姐们用绵羊和山羊的奶把我喂大的。要是有一个怀抱着吃奶孩子的吉卜赛女人从胡同里经过，我的一位姐姐就会叫住她：

“‘喂，过来，给这个孩子吃点奶，他妈死了。’

“吉卜赛女人走进院子，席地而坐，喂我吃奶，直到我吃饱为止。

“‘你以后常来，女人，吃两次奶我给你一只母鸡。’

“‘我会来的，要是我还能活到明天的话。’

“‘为什么你不能活到明天呢？’

“‘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什么时候死。把手伸给我，我给你看看手相。’

“‘好象你是说……’

“‘人们说了很多……’”

时间过得快，时间过得非常快。仿佛爸爸昨天还是个半大孩子。仿佛昨天他才成了小伙子，到了可以跳霍拉舞的年龄①。他还没有开始跳霍拉舞，就跟杜米特拉结婚了。

“应该成家了。谁给我们洗涮，谁给我们做饭？你的姐姐们……她们也到了出嫁的年龄。”

仿佛昨天他才和马丽亚结婚。仿佛昨天……仿佛昨天。

“时间过得快，时间过得非常快。”

时间在流逝。假如它流逝，你就无法制止它。

盲人维维似乎睡着了。闭着的眼睑盖着那双没有瞳孔的、变得浑浊的眼睛。

“我再也看不见东西了，有好多年我再也看不见东西了，我一点儿也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除了黑暗以外，别的我一点儿也看不见。无论什么地方我看着都是一片漆黑，只是一片漆黑。尽管如此，我知道什么时候是早晨，什么时候是中午，什么时候太阳快落山，我还知道什么时候是夜晚。”

“我也知道，”阿尼卡舅妈说，“我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

①按照旧时罗马尼亚的农村习俗，男孩子到十八岁才可以跳霍拉舞。

什么时候是晚上，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只是我看不见，我一点儿也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我能给我的孩子们洗澡，做饭给他们吃。一切都是摸索着干的，一切都是猜着干的。”

几个月前开始失明的艾宛杰丽娜姐姐忍不住哭了起来，那是一种深沉的、默默无言的哭泣。

我们沉默不语。我们抽烟。月亮向西方滑去。风轻轻地吹来。好象比蜂蜜还甜的圆乎乎的白桑椹和酸溜溜的蓝桑椹掉在我们身上。

天空是晴朗的。村子的一边，狗在狂吠，村子的另一边，一只公鸡在高傲地啼鸣。灯在冒烟。索列安大哥躺在过道上，枕着一只手睡着了。侏儒们还是背靠背地躬着身，他们也睡着了。爸爸的姐妹们依然没有睡意。乌祖波尔姑姑打着哈欠说：

“哎,拉乌连兹,我困了。”

“我们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上帝饶恕死者吧。”

“上帝接受她吧。”

四天前还活着的……还活着的……妈妈是请求上帝饶恕的死者。

倘若我们—— 她的住在布加勒斯特的儿子们—— 关心她,把她带到城里,带她去看医生,给她药吃,可能现在她还活着。真的,妈妈就是因为缺药才死的,然而,对我来说很清

楚，如果我稍微关心她一点，我是能够延长她的寿命的。那么妈妈现在就不是死者了，她会活着，可能会把手（她的手很美，手指长长的）放在我的前额上，象我小的时候那样问我：

“泽利古察，你的头很热，你是不是头疼？”

“不，妈妈，我的头不疼，一点儿也不疼。”

或是久久地看着我，说：

“你今天有点忧愁，泽利古察，谁惹你生气了？”

好象我能对她说谁惹我生气、谁使我高兴了？没有一个人使我高兴，至于生气，如同现在一样，却有相当多的人惹我生气。

“谁也没惹我生气，妈妈，我在想……生活并不是没有忧愁的。”

“要是没有忧愁，那么生活就不再是生活了。”

从前，比起说话多的孩子来，我算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妈妈，来到这里，来到我们家之前，我原来在什么地方？”

“你哪儿也没在，泽利古察，你能在哪儿呢？!”

“不可能不在，我知道，很久以前就有我了，始终有我……只不过……只不过我不知道原来我在什么地方。……”

“出生以前，谁也不知道自己原来在什么地方，泽利古察。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死去，我们死了以后就要被送到墓地埋葬。你知道墓地在哪儿吗？”

“知道。那儿有很多十字架，晚上猫头鹰睁着大眼睛在那儿叫……我也想有猫头鹰那样的大眼睛。”

“为什么你要有大眼睛呢？”

“为了看得更多，为了看世上所发生的一切。”

“马丽亚,跟你的蛤蟆说,让他住嘴吧。”

“我的儿子是孩子,乌祖波尔姑姑,不是蛤蟆。”

“我是开玩笑。没有玩笑的生活……没有玩笑的生活一点儿也没意思。”

生活有意思也好，没有意思也好，但是现在妈妈的身体里一点活力也没有了。蚂蚁，似乎脏兮兮的黑色大蚂蚁在她僵硬的遗体上爬着，而在这个冰凉的遗体的上方，在棺材盖下面的空间里，几只蜜蜂在嗡嗡地飞舞。蜜蜂将会和妈妈一起在她的棺材里腐烂吗？我不知道。我看见过死蜜蜂，可是没见过它们腐烂。

我们家旁边有几个蜂箱。快入秋的时候，爸爸走到蜂箱跟前。为了不让蜜蜂螫着他，他先用烟熏它们，然后再取出蜂房。由于强烈的烟味，一些蜜蜂突然掉下来，死了。爸爸的一位姐妹带着笤帚来打扫那地方，清扫死蜜蜂和落叶混合在一起的垃圾。它们有多好看的金色翅膀！它们的身子多么娇嫩！它们的躯体死了，与它们的躯体一起死的还有它们的翅膀。

爱丽萨贝塔妹妹走进屋里。她在屋里呆了半天，她出来时在门槛上喊道：

“康斯坦蒂娜……康斯坦蒂娜……你过来……你过来，

我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

“你会看到的。”

康斯坦蒂娜走过去，爱丽萨贝塔妹妹把手背在后面，和紧紧相随的康斯坦蒂娜走到桑树下面，靠近灯的亮光。

“你看，”我妹妹说，“你看我找到什么了！一条黑头巾，一条我们过去一点儿也不知道的黑头巾。是新的，康斯坦蒂娜，新的，几乎是新的。”

我们既不高兴，也不悲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当忧郁。我不明白，爱丽萨贝塔妹妹为什么要翻箱倒柜，找出一条几乎还是新的黑头巾。这样，四天前死去的、我们已经把他安葬在墓地的妈妈的遗产，只不过是那双已经给了康斯坦蒂娜的旧拖鞋和这条几乎还是新的黑头巾。一看到它，我的干姐姐几乎都要晕倒了。

“妹妹，亲爱的妹妹，把它给我吧。我正好需要。一条黑头巾，几乎还是新的！我正好需要，亲爱的妹妹！”

爱丽萨贝塔妹妹有吵架和开玩笑的怪癖。

“你需要！你只不过是这么说说罢了。你要一条黑头巾有什么用？妈妈，我知道，她老了，她早晨去教堂时把头巾系在头上，可是你……你还是年轻的女人……既年轻又热情奔放……”

爸爸的那六位或七位姐妹们都笑了。在漆黑的角落里，她们蜷缩在椅子上，我看不清她们，也数不清她们的人数。裘丽娅姑姑缩作一团，说：

“你讽刺那个不要脸的讽刺得好，讽刺得好！头巾！要是头巾是我的，就是我死了也不把头巾给她。就是我死了，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我妹妹小声说，“听见了，因为我不是聋子。”

我那位住在麦尔齐的古卡姑姑也提高嗓门说：

“姑娘，你知道，我们也不是聋子。”

“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才小声说话。”

康斯坦蒂娜仍不甘休：

“把头巾给我吧，亲爱的妹妹，把它给我吧，我是寡妇，我需要黑头巾，我真的需要一条黑头巾。”

爱丽萨贝塔妹妹又讽刺她说：

“难道你想成为信女？你知道，你戴上这块黑头巾倒挺合适，特别是你尽情风流过以后！”

我闭上眼睛，装作打瞌睡的样子，而我的听觉却很灵敏。决定的时刻到了。可是康斯坦蒂娜姐姐并没有反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她离开我们，走到水井旁边那棵又粗又老又弯的柳树那里，突然大声哭起妈妈来：

“妈妈，妈妈，你为什么死了，妈妈……没有你我们在世上可怎么办啊，妈妈……”

“康斯坦蒂娜的嗓音很好听，”爱丽萨贝塔妹妹说。

她又满怀恶意地加了一句：

“要是她愿意，她本可以成为集市上的歌女。”

爸爸的姐妹们吃吃地笑了。她们当中的一位，古卡姑姑搭腔了：

“在集市上当歌女能挣钱，这可不是开玩笑，尤其是再带上她的侏儒们。”

象几乎所有的老太婆一样，古卡姑姑说话的声音未免太大，甚至连刚刚安静下来的康斯坦蒂娜都听见了。我的干姐姐离开她靠着的那棵柳树，冲古卡姑姑开了火。

“你，姑姑，你别老抓住我的双胞胎不放，你埋葬了三个男人，你也埋葬了尼古察神父，你是第三次当寡妇以后和他胡搞的……”

我们大家都在听着爸爸的一位姐妹的情史。同所有的历史一样，这情史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是捏造的。

我的姐妹们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丑闻变得呆若木鸡。女盲人阿尼卡和她的丈夫杜米特拉凯舅舅一起加入了谈话。

“快住嘴，康斯坦蒂娜，你快住嘴吧，”女盲人对她嚷道。“说不定死者的灵魂就在附近。她在看着你，她在听你说话，她伤心了。她的灵魂出壳还不到一个星期，可是你……”

杜米特拉凯更为激动，说：

“康斯坦蒂娜，外甥女，康斯坦蒂娜外甥女，你该带着你的儿子们回你自己的家了……回你自己的家了……”

康斯坦蒂娜意识到自己说话有点过火，于是心平气和地说：

“我就走，杜米特拉凯，我在等着天亮……”

“哈哈哈！”盲人维维笑着说。“哈哈哈……你在等天

亮！……已经开始天亮了。根据我的感觉，到天亮没有多长时间了。”

爸爸的姐妹们还要酒。盲人维维也要酒。

“那么，”我的干姐姐提高嗓门说，“那么也得给我儿子他们一点酒，要不然他们是不肯空着肚子离开死者的家的。”

说完这些话，康斯坦蒂娜把她的侏儒们叫醒了。无意中她把索列安大哥也叫醒了。他醒了后揉揉眼睛，抻了抻懒腰。起初他的关节巴巴直响，后来响得更厉害。他也要酒喝，如果可能，最好来点烈性酒。

爱丽萨贝塔妹妹说：

“我请大家喝陈年的李子酒。我去把它找出来。”

我跟着她走了。

“我再也受不了。我要到田野上散散步去。太阳出来以后我就回来。”

“你一个人？”

“一个人。咱家的兄弟们到场院里去了。可能他们已经躺下。说不定他们已经睡着了。”

“我不信。”

我悄悄地走出院子，爬上铁路的路基，坐在离铁轨相当远的草地上。或慢或快地从这里经过的火车是不会压着我的，除非我想找死。月亮快落了。空气完全凉下来。我周围的草上凝聚了圆圆的、冰凉的露珠。我有点冷。我本应该站起来在田野上大步流星地走一走，使身子热起来，可

是我却把一只手放在头下，侧身在小路旁边躺下。“我想睡觉，”我想，“我想睡觉……睡觉……睡觉……”我把眼睛闭上了。我感到我的眼睑象冰那么凉，我害怕了。我在想：“我的眼睛会冻伤的……我的眼睛会冻伤的，我也会象艾宛杰丽娜姐姐那样开始变瞎……我也会开始变瞎……”一块烧红的铁把我的心烧焦了。我害怕了，连忙跳起来，睁开眼睛。我又高兴了。我的眼睛安然无恙。我看见夜色正在悄然退去，换言之，曙光即将来临。疯邻居桑杜大哥也醒了，他在用棍子敲打洋槐，把它们骂得很凶。

我从铁路的路基上走下来。疯子看见我，便爬上篱笆，问我：

“你干什么呢？你在等着马丽亚大婶复活吗？你知道，她不会复活了。”

“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复活了，桑杜大哥。死人是不会复活的。”

“那么，”疯子问我，“为什么你不回你们家呢？”

“我就回去。”

“马丽亚大婶好。她不止一次给我吃的。”

我累了。在我们的院子里和我们家里还是一大堆人。曙光越来越明亮。杜米特拉凯舅舅手里还是拿着一杯酒。他不时地喝上一口，品着葡萄酒，舔着嘴唇。

“你看，对面的那个疯子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疯。”

盲人维维回答他说：

“要是我不象人们认为的那么瞎，要是我能看见一点

儿,一点点儿,能看见一点点儿,只要能看见,那对我来说可就太好了。”

阿尼卡舅妈笑弯了腰，说：

“喂,维维,喂,要是你能看见,你就不再是瞎子了,喂,维维,那你就跟大家一样了。”

“我跟大家不一样，因为我一点儿也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一丁点儿也看不见,一丁点儿也看不见。”

他把酒一饮而尽。盲人维维把酒干了以后用手在桌子上找酒瓶子，他拿起酒瓶，又把自己的杯子斟满。

艾宛杰丽娜姐姐又走到我身边。

“你听，泽利古察。一个盲人不再跟大家一样了。你听维维怎么说……”

“当然不再一样。盲人就是盲人,明眼人就是明眼人。”

“我要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我不愿意成为瞎子，泽利古察。我不愿意成为没有眼睛的人，泽利古察……”

我沉默不语。所有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就连乌吉姑姑也是如此。乌吉姑姑一声不吭，但是她还在继续咀嚼烧过的土块，嘎巴嘎巴的咀嚼声相当响，就好象磨盘的磨擦声。乌吉姑姑的槽牙就是磨盘，是磨盘而不是别的。

“我已经开始瞎了，泽利古察，你不明白吗？我已经开始瞎了，马上我就要全瞎了……全瞎了……”

这就是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妈妈死了……我回来了……我看见她……我看见已经死去的她……后来我们把她埋葬了……我们把她安葬以后，蚂蚁包围了她僵硬

的遗体，蜜蜂在她上面飞舞……近亲和远亲……朋友和熟人……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爸爸，他有时窃窃私语，有时号啕痛哭：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现在在场的有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裘丽娅姑姑和乌祖波尔姑姑以及她的男人拉乌连兹，阿高巴姑姑和爸爸那五位，六位或七位姐妹。我的大姐（实际上她是我的姐妹中最大的一位）艾宛杰丽娜一直不停地说着：

“我开始瞎了，泽利古察，马上我就要全瞎了，泽利古察……”

女盲人阿尼卡舅妈，杜米特拉凯舅舅，盲人维维……各种各样的男人！各种各样的女人！……我们家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从康斯坦蒂娜和她的孪生侏儒，到乌祖波尔姑姑，到阿高巴姑姑，到这位除了睡觉嘴里总是嘎巴嘎巴地咀嚼烧过的土块的乌吉姑姑……烧过的土块。

我们聚会既不是为了一次吉祥的命名，也不是为了一次美满的婚礼，而是为了妈妈的逝世。妈妈死了！对每一位母亲来说，死的一天总是要来临的。妈妈死了。我们聚会是为了瞻仰死者，为了最后一次瞻仰死者，为她哭泣，为她哀号，然后把她送到墓地安葬。

为妈妈敲了三天钟。为了别的死者，现在钟又响了。现在是为那个因为吃得太多、再也不能干活并且总也不死而

被孙子打死的老人敲钟。

我完全糊涂了。我不太清楚我出了什么事，别人出了什么事。我跟那个疯子说话了还是没说？我跟康斯坦蒂娜姐姐和她的侏儒们吵架了还是没吵？我跟疯子说话了。我没跟康斯坦蒂娜姐姐吵架。和她的侏儒们我也没吵架。我躺在铁路的路基上。我周围的草叶上凝聚了凉丝丝的、浑圆的露珠。快到黎明了。我感到冷。对，对……我感到冷……我的肌肉冻僵了。我的骨头冻僵了。幸运的是我的眼睛没冻僵！我看见了天空。我看见云层散开，夜晚隐去。我看见繁星变暗和消失。我看见……

附近有一只猫头鹰，这是在墓地里木头教堂的塔楼上筑了巢的那五只、六只或七只猫头鹰当中的一只。这只猫头鹰颇象爸爸那五位、六位或七位姐妹当中的一位。我有点紧张,于是跳起来,可是就在这时,令我吃惊的是,它的眼睛是那么大。它向我伸过一只翅膀，对我说：

“我问了你那么多次，泽利古察，我也问了其他人好多次，为什么我们猫头鹰有一双大眼睛。”

“对,”因为它象一个人似的在跟我说话,所以我毫不惊奇地回答它说，“确实如此。我问过我自己，我也问过别人。我根本没有得到回答,因此,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泽利古察,你想知道吗？”

“我想知道,但不是从你这里。”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有点结巴，“因为你……你的相貌和

声音象我姑姑古卡。”

“你一点儿也不爱你姑姑古卡吗？”

“不，我爱她，但是不怎么爱。我小的时候脖子肿了，长了脓疮。她用手指头把我的脓疮挤破，还让我喝煤油。”

猫头鹰笑了。它笑了好久好久，我以为它再也笑不完了，可是它笑够了以后，说：

“你的思想错乱了，泽利古察，你太疲倦，你的思想开始错乱了。”

我向猫头鹰提出了强烈抗议，可是它对我的抗议并不害怕，继续说道：

“彼特丽亚老太婆用手指挤压你的脖子是为了让你的脓流出来，同样，她强迫你喝了一勺、两勺、三勺或几勺煤油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你看见了吗？就连我也想不大起来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猫头鹰又笑了。笑啊笑啊，我以为它再也笑不完了。它笑完了。笑完以后，它连忙说：

“并不象你认为的那么久。你让我想一想。”

猫头鹰闭上眼睛。当它想什么事的时候就把眼睛闭上。有一些人也是如此。想啊，想啊，它睁开大眼睛时说：

“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三十三秒钟了。”

现在轮到我笑了。我笑啊笑啊，直到笑够了为止。后来我发现，我笑得再也受不了，就说：

“可能你是想说过了三十三年吧。”

“都一样!”猫头鹰说。“都一样。秒也好,年也好,世纪也好，千年也好，都一样……都一样……”

猫头鹰悲哀起来。我也伤心了。我们默默无语。我们一声不吭。只是为了打破沉默，我才又说话：

“你糊涂了。好象我们刚才谈论了眼睛。”

“对,”猫头鹰又清醒过来,“我们谈的恰恰是眼睛。你问我，用我又大又圆的眼睛怎么看人类世界。你还想知道吗?”

“想,怎么不想呢?”

“那你看我的眼睛,但是你可别眨巴眼睛。”

我又笑起来，这回是哈哈大笑。

“你想给我施催眠术。这你办不到。别人也这么试过。”

“谈不到催眠术……”

谈话间，猫头鹰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我试图眨巴眨巴眼睛，可是办不到。猫头鹰挨近我。“我让它站到我的胸脯上,”我心里想,“我要逮住它,拔掉它翅膀上的羽毛,让它再也飞不了。”

猫头鹰笑了。

“我听见了你的心声,我不怕你,你再也不能动弹了。”

我想把它赶走，可是我的手动不了，脚也动不了，毫无办法。我应该同命运和解。

猫头鹰跳到草地上，走动几步，站在我的脑袋前边。它瞧着我……瞧着我……突然，它开始轻轻地啄我右眉上方的额头。我的一只眼睛从眼眶子里蹦出来，象一个小圆球似

的在草地上滚动。

“别害怕，’猫头鹰对我说，“我把我的一只眼睛借给你一会儿。”

它抬起爪子，从眼眶里把右眼珠抠出来，轻轻地放在我的眼眶里。我们互相对视的时候都非常吃惊。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想‘“不论是用我的眼睛，还是用猫头鹰的眼睛，现在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一等，’猫头鹰大声说‘“等一等，你别着急。”

它飞到疯子的院子里，回来时爪子里带了一片苹果叶。它把苹果叶盖在我那只好眼上，天空顿时明亮起来。现在，从四面八方笼罩着我的光线既不是曙光，也不是晚霞；既不是中午的阳光，也不是落日的余辉。这光线时而是黄色的，时而是蓝色的，时而是红色的，而且是明亮的，明亮的，非常明亮。

“你往你们家看一看，”猫头鹰对我说。

“我还不能自如地活动，我怎么看哪？”

“你能看。”

我转过头来向我们家望去，在我们家的上空，我看见无数的人在飘动。那是男人和女人，其中也有孩子。毫无疑问，我脸上现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因为猫头鹰笑起来了。它笑啊笑啊，直到笑够了为止。笑完以后，它问我：

“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吗？”

“不知道，’我回答说‘“不知道。可能那儿有数百人。我不认识他们。”

猫头鹰又开始笑了。

“你说几百人？你再好好看看！”

我又仔细地看了看。我低下头。

“几千人。”

“你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吗？”

“不知道。我没注意。”

“他们是你的先辈。”

“也就是说，是我先辈们的灵魂。”

“灵魂，如果你想这么叫他们的话。”

用移植在我右眼眶里的那只猫头鹰的眼睛，我比先前看得更远了。根据又长又白的胡子，我辨认出格尔劳玛努的外祖父，在他旁边，我也认出了我那位严厉的外祖母。他们抱着胳膊，好象怀抱着孩子似的，在宁静的空中飘荡，仿佛飘荡在清澈平静的海面上。我也想找到并辨认出祖父，有些人硬说我象他，可是我没有找到。相反，我却找到了妈妈。她飘荡在所有那些人的上边，怀抱着阿列克塞，肩驮着拉达。我提高嗓门，冲她喊道：

“妈妈……妈妈……你也看看我，妈妈……”

我不知道妈妈听没听见我的喊声。忽然，人群旋转起来，混在一起，一个一个地消失了，最后形成一团蓝色的云，飘到我的上方。我伸出手去够它。这团令人生畏的云飘远了，散开了，消失了。

“醒醒，泽利古察，火车来了会把你压死的。泽利古察……”

我听到仿佛从远方传来的爱丽萨贝塔妹妹的话。我听见了她的话，可我还是小声地说：

“怎么？为什么火车要压死我？”

“泽利古察，因为你躺在铁路上，睡在铁路上。”

我妹妹抓住我的双手把我拉起来，推了我一下。我从铁路的路基上滚下去，荆棘丛把我扎伤了，脸上流了血。早晨五点钟的火车疯狂地向车站奔去。火车头鸣着汽笛，烟囱里排出滚滚的浓烟。

“你在那儿的草地上睡了几乎两小时。你的背没冻僵？”

“我的背冻僵了。”

她走过来坐在我身后，开始用拳头捶我。她捶得很有劲（幸好她的拳头不大），直到把我的身子捶热了为止。她看我还迷迷糊糊的，便抓起我的胳膊，说：

“走，回家。”

我在想从妈妈死后就呆在我们家的那些亲戚。

“他们走了吗？”

“有些走了，有些还没走。”

索列安大哥睡在门廊上，在打鼾。在他附近，康斯坦蒂娜的侏儒们蜷缩着，也在睡觉和打呼噜。我也瞥了一眼乌祖波尔姑姑的马车。乌祖波尔姑姑在睡觉，她的脸贴着拉乌连兹·彼耶莱毛烘烘的、几乎是一丝不挂的胸脯。我妹妹也看了看乌祖波尔姑姑和她的拉乌连兹，说：

“这儿是谈情说爱的地方，不是开玩笑，大概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立刻听到了拉乌连兹的反驳：

“请问,为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爱丽萨贝塔妹妹真的笑了，我也跟她一块笑起来。

“怎么,拉乌连兹姑父,你没睡着？”

“没睡着，”他回答说“我醒了大概有两三个钟头了,为了不把她弄醒，我还象块一动不动的石头躺在这里……”

“我梦见一只猫头鹰，它把我的一只眼睛啄了出来……”我对妹妹说。

“你没梦见妈妈？”

“我也梦见妈妈了。”

“你不要以为梦不灵。谁家只要死了一个人，活着的人总会经常梦见他,有时每夜都梦到。”

爱丽萨贝塔妹妹把我领进院子里的厨房，那是一座用土坯砌成的房子，有两间小屋。一间小屋里有做饭用的炉子，另一间小屋里摆了一张大床，需要的时候，可以同时睡三、四个人。厚木板床上铺了一条旧毯子，靠墙的地方放了两个揎了干草的枕头。

“从今天晚上开始,爸爸将要睡在这里。”

“而那间小屋……妈妈死在里面的那间小屋……”

“那儿……那儿暂时谁也不住……以后……以后我可能住在那里。”

“和瑟敏泽？”

“不，我一个人……你知道，泽利古察……我多么讨厌

那个人……多么讨厌那个人，所以我想远走高飞……”

“他打你？”

“打我！……打我，这还不算。他一喝醉就打我，还把我赶出家门。”

“真的？……妹夫经常喝醉吗？”

“几乎每天晚上……”

“你太幸运了！”

“是呀，我还真幸运！艾宛杰丽娜姐姐成了瞎子，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阿尔维察打她。他用拳头只打她的头……只打她的头……而可怜的斯苔拉……我们为什么又说起可怜的斯苔拉！……她的司炉……她的弗劳利格……”

“丽察姐姐呢？”

“安捷拉不碰她。在挨打这方面……在挨打这方面，她是我们姐妹中唯一没挨过丈夫打的人……”

康斯坦蒂娜站在门槛上。谁知道我的干姐姐站在那儿听我们说话有多长时间了。她背后是孪生侏儒。

“你们在谈论男人！……哎嗨嗨……不了解我的迪格的女人是不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的。迪格！……我的迪格……他狠狠地打我……直到把我打得皮开肉绽才住手……可是后来他还是爱我……爱我……‘喂，把你的心给我，我要把你的心吃下去。’他对我说，‘把你的心给我，我要把你的心吃下去。’我把嘴伸给他。迪格直咬我的嘴唇……直咬我的嘴唇……”

爱丽萨贝塔妹妹还是不饶她，说：

“而那些侏儒们，两个或是三个，因为只有你知道他们是几个，他们也要你的心，也要把你的心吃下去吗？”

“没要，”康斯坦蒂娜笑着说，“那些亲爱的人没要，他们没要我的心……他们管我要别的。而我……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所以我的双胞胎出世了……”

侏儒们笑了。诺耶说：

“妈妈，我饿了。”

纳耶也马上说：

“妈妈……我也饿了……”

爱丽萨贝塔妹妹把我带到厨房是想给我点热东西吃，让我有点力气。在金属炉台上，一钵牛奶开锅了，我妹妹把它端到一边。她对康斯坦蒂娜说：

“你到另一间屋里去，在过道里找一找。昨天晚上还剩下几个面包圈、一些奶酪和一瓶葡萄酒。把它们给小家伙们吃了喝了吧。”

康斯坦蒂娜走开了。侏儒们也跟在她后面迈着小步走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回过头来，对我妹妹说：

“即使你请我们，我们也不喝牛奶。我们不喜欢牛奶……我们爱喝烈性酒……”

我妹妹没再理他们。她冲我说：

“对这些人，你不能由着他们，你同他们谈不清楚。要是你由着他们，就没完没了。”

我妹妹在搁架上找了一个陶碗和一把木勺，拿去洗了洗。在那个搁架上，她还找到一块用折叠着的餐巾包着的

凉玉米糕。她把圆桌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圆桌旁边有一把三条腿的矮凳。

“坐下，”她对我说，“坐到桌子旁边去，泽利古察，吃吧。”

她把滚烫的牛奶倒在陶碗里，把玉米糕放进去，用木勺把它捣碎。我有好多年没有用陶碗和木勺喝滚烫的牛奶吃玉米糕了！我现在正在吃，而且胃口多大啊！我把一碗都吃光了。爱丽萨贝塔妹妹问我：

“你还要吗？”

“对。还要。”

我坐的那把凳子是矮的，我吃饭用的那张桌子是小的，我在里面吃饭的那个厨房的土坯墙是歪的，墙皮已经脱落。一只矮小的、胖乎乎肉墩墩的小狗走进屋里。它摇着尾巴走到我跟前，闻着我的脚。

“它叫朋道克，”我妹妹对我说，“它才只有三个月。”

我在继续吃饭。后来，我开始抚摩小狗的脊背。这些天来一直打扮得挺整齐的爱丽萨贝塔妹妹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小狗，突然哭起来。她悄悄地啜泣着，大滴的眼泪直往下流。她也不擦眼泪，任凭泪水顺着脸往下流。

“妈妈死了，”她说，“我们给她擦了身，给她穿戴好，把她安葬了，而现在我们开始把她忘记了。告诉我，泽利古察，告诉我，什么是忘记？”

我想笑，我还真笑了。

“从前有人问过我什么是幸福，现在你问我什么是忘

记。我不知道那时我是怎么回答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答复你。”

我妹妹管它叫朋道克的那只小狗还在嗅着我的脚，并且欢快地摇着尾巴。我们家院子里和屋里乱哄哄的时候，它躲起来了。不少人看到一条小狗不一定会感到高兴，他们会出其不意地用脚尖照它的肚子踢一脚。看到小狗嗥嗥叫着滚倒在地，他们就笑。

我抚摩着朋道克的脊背。小狗继续在撒欢和摇尾乞怜，它不再舔我的鞋而开始舔我的手。

我妹妹在哭……在哭。

“要是我能忘记瑟敏泽怎么打我……要是我能忘记，那么……那么我还会象我年轻时那样爱他……你，哥哥，你还记得我年轻时有多么漂亮吗？”

“记得，但是你为什么要哭呢？你还年轻，你的美并没有消失……”

朋道克在舔我的手，在摇尾乞怜。它快活的眼睛在闪光,但是它不会笑,也不会说话。

“你知道,”我对爱丽萨贝塔妹妹说,“我和一只猫头鹰说话了。”

“在梦中？”

“还能在哪儿？”

“梦中不仅仅人说话，鸟也说话，动物也说话。有一次——不，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我梦见我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我听见树木之间怎么说话，花儿之间怎么说话，草

叶之间怎么说话。实际上，说不定它们不仅仅在梦里才说话……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妹妹想让我们人知道得更多。可是谁不想呢？我们知之甚少,我们互相攻击,互相仇视,互相憎恨,彼此希望对方暴死，而死亡……死亡在窥伺着我们所有的人，它嘲笑我们，在我们稍许希望或毫不希望的时候一个一个地夺走我们的生命。

维维说：

“我感到早晨已来临，太阳升起有一竿子高了。空气开始热起来。今天将是晴天。”

“晴不了,’杜米特拉凯舅舅的老婆、女盲人阿尼卡舅妈说。“我的膝盖疼。傍晚要下雨。要是早晨我的膝盖疼，天黑时准下雨。我甚至感到开始阴天了。”

我看了看天空。确实，天空的北部阴上来了。阴云密布，乌云翻滚，天昏地暗。我走到院子里，坐在桑树下别人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从铁路路基那边的田野上刮来一阵狂风。传来一声拖长的雷鸣。大门口的桑树、洋槐和柳树摇晃起来。象蜂蜜那么甜、比蜂蜜还要甜的肥大的白桑椹和酸溜溜的近乎黑色的蓝桑椹，象一场真正的雨，向我们倾泻下来。由于怕弄脏衣服和衬衫，我们进屋了。逐渐传来越来越长、越来越响的雷声。比我预想的还要快，翻滚的乌云遮住了雷鸣电闪的天空，太阳躲到乌云后面，一场罕见的暴雨开始在村子的上空倾盆而下。雷电交加，雨越下越大，顷刻间仿佛就要变成一场真正的、《圣经》传说中的洪水

泛滥。

“给我们点喝的，’乌祖波尔姑姑对爱丽萨贝塔妹妹说。妈妈死后，爱丽萨贝塔成了家里的主妇。

“要是可能的话，最好再来点吃的，因为空着肚子喝酒不好。”乌祖波尔姑姑矮小的老伴拉乌连兹•彼耶莱姑父补充说。

“我们又饿了，’阿高巴姑姑低声说道；“我们又饿了。”

“在丧礼上就是这样，”在战争中死去的巴拉斯基伏表哥的妈妈、波卡姑姑补充说，“在丧礼上就是这样。你哭泣，哀号，呜咽。你老是饿。要是你饿了，就应该吃东西……就应该吃东西……要是不吃不喝，你就死了。我们当中有谁愿意死吗？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盲人维维笑了。和他一起笑的还有女盲人阿尼卡。

“虽然我是瞎子，连我都不愿意死，更何况好人。”

爱丽萨贝塔妹妹和瑟敏泽妹夫把一切都为他们准备得非常好。在家里还能找到吃的，还能找到喝的。所有那些还没有回家的人又喝起来，又吃起来。康斯坦蒂娜是又喝又吃。她的侏儒们也是又喝又吃。基督复临教教徒、伊昂哥哥只吃饭不喝酒，他只喝井水。爱丽萨贝塔妹妹也在关心我，给我送来一缸滚烫的牛奶。我感到惊奇。奶牛没有了。而母山羊，比考依把她的母山羊偷去吃了。她怎么会有这么多奶，几乎有两公升。我问了她，她脸上挂着那种人们刚刚安葬了亲人以后常有的笑容，回答我说：

“你想象不出来吧！……从菲丽蒙娜那儿弄来的。你在

场院里散步的时候，她一大清早就来了。“你拿着这些奶……你知道为了谁……我给母山羊挤了奶，把两只母山羊的奶都挤出来了……我把挤出来的奶都给你拿来了……为了他……为了我的……我一点儿都没留……你听见了吗？……我一点儿都没留。”

我妹妹又笑了，还是方才那种笑法。这种笑几乎要了我的命。

“菲丽蒙娜……菲丽蒙娜还在爱着你……”

“现在我不愿意谈论菲丽蒙娜……”

“那你愿意谈论谁呢？谈论妈妈？妈妈死了。妈妈死了，我们也把她安葬了。以后我们再谈论她吧，等我们开始忘了她以后……”

我们忘了她！我们忘了妈妈！忘了生育我们、抚养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担惊受怕的妈妈。现在她死了。对每一个人来说，死亡的时刻总是要来临的……当他死的时候！……

妈妈死了，我们应该把她忘记。

“什么是忘记,泽利古察？”

侏儒们在喝酒，索列安大哥在喝酒，乌祖波尔姑姑和她的拉乌连兹在喝酒，裘丽娅姑姑在喝酒，爸爸那五位、六位或七位姐妹也在喝酒。康斯坦蒂娜也不甘落后。雨向我们的房舍、村庄和村子周围的田野倾泻。

“洪水泛滥的时候可能就这样下雨。”

“可能。”

“哈哈，’盲人维维笑道，“哈哈哈！洪水泛滥的时候下雨，这不是开玩笑！…… 下雨，不是开玩笑。”

小狗朋道克向我们跑过来。它在外面呆了一会儿，被雨淋湿了。雨把它淋湿了，它冷了，于是靠近炉灶。它知道，有时那儿窜动着一种能使它暖和起来的火红色的翅膀。可能火是一种长着大翅膀、烟鼻子和火炭脚的公鸡。公鸡在挣扎，在扇动翅膀，在扭动，但是它飞不了。它的脚掌被粘在炉灶上了。

“我们的儿子去打仗的时候，我男人波乌奈·瓦格每天晚上都哭：‘老伴呀，老伴呀，我们的儿子还活着吗？’‘活着，怎么不活着，一个征兆也没向我显现，我的右眼也没跳，做梦的时候也没梦见吃葡萄①。’”

我有点吃惊地看着乌基姑姑。

“啊……”她说，“你忘了！……你梦见吃葡萄的时候，你碰到一件不幸的事……葡萄核是眼泪，是大滴的、真正的眼泪，泽利古察……”

“我一点儿也没忘，乌基姑姑。”

她继续吃着烧焦的土块。嘎巴嘎巴地嚼着……嘎巴嘎巴地嚼着……艾宛杰丽娜姐姐躲在一个角落里，丽察姐姐躲在另一个角落里。

“为什么我的女儿死了？死神为什么容不下我的女儿？而上帝为什么也容不得我的女儿，恰恰是我的女儿？它把

①从前，某些罗马尼亚人认为做梦时吃葡萄表示不吉利。

我的女儿带走了，可是没有再给我另外的女儿。而我男人安捷拉从战场上回来时病了……他病着回来了，成了病人，他气喘，只能拖着腿走路，成了个半死不活的人……谁给我们干活？我们靠什么过日子？男孩子们都还小……”

“可是斯苔拉呢？……斯苔拉怎么生活？……”

还没有回家的那些亲戚和熟人在吃喝，一直又吃又喝。

被我忘记的爸爸浑身湿淋淋的走进屋里。他在抖身上的雨水。莫非他在颤抖？他一直在颤抖。

“你们猜一猜！……我在场院里的草上睡着了，雷没把我震醒，闪电没把我惊醒，雨也没把我淋醒。是朋道克把我弄醒的。”

小狗在门槛上摇着尾巴，象爸爸一样，它也在徒劳地试图抖掉身上的雨水。

爱丽萨贝塔妹妹在箱子里翻找着，她拿出几件瑟敏泽妹夫的衣服,把它们递给爸爸,说：

“你到妈妈咽气的那间屋里去，把衣服换一换……”

“我怎么能到那里去,偏偏是那里?”

我妹妹把衣服递给他，说：

“把它们保存好,这是瑟敏泽的衣服。”

外面在下雨。雨下得很可怕。雷鸣电闪，地动天摇。雨下得很可怕。在我们家旁边的路上，一条真正的河在流动。爸爸到廊子上去了，他找来一抱干柴，放到我们大家坐着的过道上,再塞进炉灶,往上面浇一勺煤油,把柴点着。火苗直往上窜，发出红黄色的光。他坐在火旁的一个小凳上，

烤着手和脚，慢慢地烘着衣服。朋道克在他旁边烘烤着自己的毛。烟升起来，从烟囱里冒出去，它一出烟囱，立刻散开，在下得越来越猛、越来越可怕的雨中消失了。躺在我们欧米达村（它坐落在狭长而贫困的格尔莫祖依河谷）墓地里的那些死者在一动不动地长眠，而墓地就在从他们身子下边流过的水和雨水之间……没有尽头……生命有开端，有尽头……死亡带来的长眠也有开端，但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

爸爸忘记我们也在那里。他以为只是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和火。他望着他那时而是黄色、时而是蓝色的火苗，低声说着简单的话语，仿佛在祈祷：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大家都听到了他的话。大家都在想念妈妈。大家都在想念已经死去的妈妈，我们已经把她安葬在墓地里，现在她的遗体正被在她的棺材下面流淌并和渗到地里的雨水汇合在一起的水所淹没。

“马丽亚……马丽亚……”

我们沉默不语。突然，我们忍不住哭起来。

“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

火在继续抖动它时而是黄色、时而是红色的翅膀。我们望着火。我们大家都感到火象一只公鸡。

公鸡在鼓动翅膀，它想飞，然而它的火炭脚掌被粘在炉灶上了。它不可能飞……它不可能飞……

译　后　记

罗马尼亚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无疑是与著名作家扎哈里亚。斯坦库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法西斯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罗马尼亚历史的新纪元。翻天覆地的社会政治变革，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强烈愿望，使作家们面临着新的课题，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一九四八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绝大多数老作家都在学习观察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以适应时代的要求；青年作家尚未成长起来；文学创作领域中大量涌现的是报告文学作品。就在这一年，斯坦库以深刻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娴熟的艺术技巧，创作出了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赤脚》，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以《赤脚》为起点，斯坦库在二十年间相继创作出版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其中主要有:《猎狗》(1952)、《康斯坦蒂娜》(1952)、《苦根》(1959,四卷)、《铃铛与葡萄》(1960)、《火车》(1960)、《死亡的游戏》(1962)、《疯狂的森林》(1963)、

《我多么爱你》（1968）。这些作品组成一个系列，故事多通过“我”的回忆、叙述而展开。作家以一九〇七年罗马尼亚农民大起义前后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家乡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解放前罗马尼亚农村的面貌，阶级压迫、饥荒和瘟疫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他们对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渴望，构成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社会历史图画。

《我多么爱你》是斯坦库这一组系列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部，也是他的小说创作中“内容最深刻、艺术上炉火纯青的作品”①，是“民间风俗和自然景色描写的典范”②。

《我多么爱你》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作品写的是“我”回到家乡参加母亲葬礼期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我”回忆起的人物和事件，在叙事中抒发了作家的激情，表达了作家的观点。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赤脚》里所描写的多瑙河边贫穷的欧米达村，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有的老人已经死去。但是，从本质上讲，人们并没有变。古老的风俗，乡亲们刚强、勤劳、诚实、善良的性格，团结友爱的精神，都依然如故。一百多位本家、亲戚和朋友前来参加‘我’的母亲的葬礼，他们聚集在院子里、场院上，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衷心地分担“我”的痛苦。

《我多么爱你》的主题是死亡，是对生命与死亡的涵义

① 尼·马诺列斯库：《小说的诗意》（《现代报》，1969年1月10日）。

② 安·特纳塞斯库：《小说中的小说》（《我多么爱你》1983年罗马尼亚文版序言）。

的深刻思考。它不仅是作者为母亲的逝世而写的一首哀伤的挽歌，同时也是一支爱的回旋曲。作品中充满了真挚深厚的爱;“我”对母亲的爱,父亲对妻子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读来感人肺腑。对“我”来说,“妈妈死了,面包、葡萄和葡萄酒还有什么滋味？语言还有什么意义?”① 父亲呢，当妻子在世时，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爱她的话，没有做过一个爱她的表示,可是,当妻子去世后,他却反复地、如泣如诉地说：“马丽亚，马丽亚……我多么爱你！马丽亚，马丽亚……”对“我”来说,对父亲来说,母亲平凡的一生,包括她的欢乐与痛苦、爱与恨、忧虑与希望、勤劳与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她那刚强的性格，只有死亡才赋予其深刻的涵义。

《我多么爱你》的最大特点和艺术价值，在于它的朴实无华，亲切自然，字里行间充满美好的感情，洋溢着忧郁的抒情气息。小说没有矫揉造作的铺陈渲染，没有故弄玄虚的情节安排,一切都是按照“我”的回忆、叙述而展开。随着“我”的思绪变化,书中的人物交替出现而又忽然消失,结构也就显得回环曲折、起伏跌宕。正因为如此，作者本人认为,《我多么爱你》“是我最心爱的一部作品”②。

扎哈里亚·斯坦库一九〇二年十月五日生于罗马尼亚

① 欧·斯·克劳赫莫尔尼恰努,《论〈我多么爱你〉》(《罗马尼亚生活》,1969年2月,第二期)。

② 安·特纳塞斯库:《小说中的小说》(《我多么爱你》1983年罗马尼亚文版序言)。

南部特列奥尔曼县萨尔奇亚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九岁开始上学，五年后辍学。当过皮革作坊的学徒、报童和小职员。后来，由于刻苦自学，当上报社的编辑，并主编过《今日》(1932)、《罗马尼亚世界》(1937)、《罗马尼亚杂志》(1941) 等报刊。一九四三年，斯坦库曾因其反法西斯的民主进步思想被关进特尔古日乌集中营。罗马尼亚解放后，斯坦库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同时用他的笔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曾担任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院长，连任四届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还曾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代表、国务委员会委员和罗共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斯坦库于布加勒斯特病逝。

斯坦库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以外，他还著有诗集《朴素的诗》(1929)、《金钟》(1939)、《硝烟岁月》(1944)、《沉吟集》(1970)、《时代的剑》(1972);长篇小说《台风》(1937)、《风雨》(1969,三卷)、《沙特拉》(1971)，短篇小说集《犁沟》(1949)、《为了生活》(1951)、《野草》(1957)、《爱情的故事》(1970)，等等。由于他对发展和繁荣罗马尼亚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奖金、国家奖金和赫德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张 增 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